漢文學講義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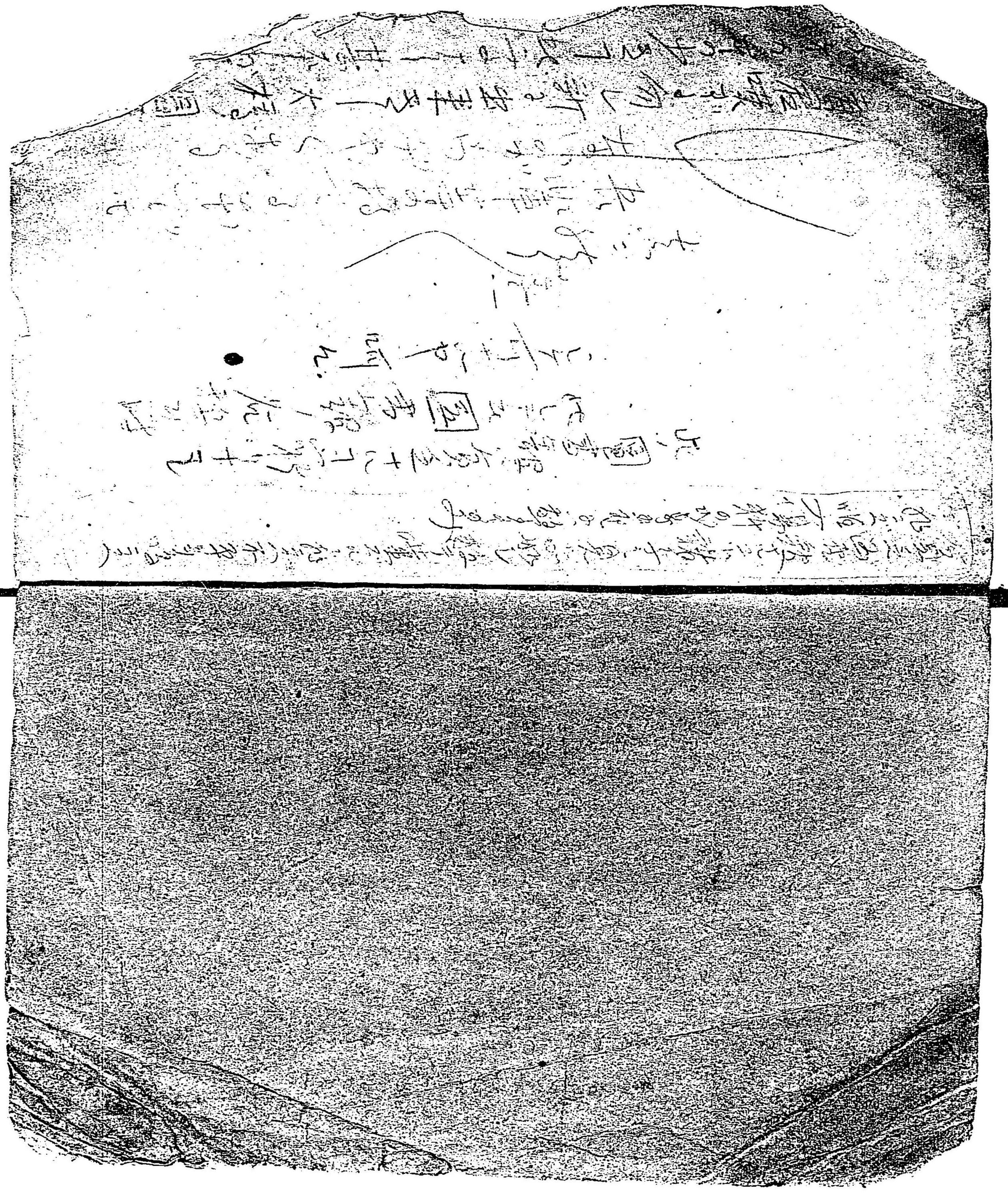
第六編

唐宋大家文講義

從二位伯爵勝安芳公題辭

鴻齋石川英先生講述

東京　興文社藏版



特22

漢文學講義

唐宋大家文講義

從二位伯爵勝安芳公題辭
鴻齋石川英先生講述

東京　興文社藏版

一

近代名人書畫

珍藏

唐宋八大家文講義序

福黃中

余嚮纂鼇頭唐宋八大家文，合為八卷，為尋措正解，合為廿卷，應梓河某需，繇柳河某浸，而其學至韓文廢矣，會有目黑氏續梓之，今亦石川氏著講義錄，其詳密如繒篩漉物，其鍛練如盤丸走珠，句挾風霜，字吐白鳳，且為童蒙易解，夸坦而簡深，雄辨而雅健，實可謂機文喻悟，潘藻如江矣，余嘗評八家文，其畧曰，韓子文若三井晚鐘，鏗鏘遠響，松林森森，望寺不見，忽發感情，柳子乃荅比，暮雪遠樓望，形不出常，早至乃盈，寥寥異特絕，不可軼緣，歐子乃若天橋歸帆，朶風破霞，雲幽青岫，月照綠湖，老蘇乃若堅田落雁，霜夜驚月，飛集蒹

葭、澁、蘆、翔、南、大、蘇、乃、若、后、山、秋、月、照、仙、界、來、錦、林、玲、瓏、鶴、唳、風、霄、心、豆、霜、晚、忘、世、羽、化、飛、過、鏡、湖、小、蘇、乃、若、唐、崎、夜、雨、瀟、湘、不、已、雲、乱、鋪、地、濤、高、在、空、磥、砢、千、尋、特、絕、獨、立、森、森、勁、直、不、可、褻、近、曹、子、乃、若、棗、津、晴、嵐、吹、送、錦、帆、萬、里、澄、空、湖、面、景、尤、不、可、虛、擲、王、子、乃、若、瀨、田、夕、照、遙、對、蜈、山、近、並、漁、村、水、綠、霞、紅、汗、心、忽、駭、詠、八、花、去、悉、終、品、話、收、篋、底、久、矣、偶、應、興、文、社、主、人、求、冠、首、端、云、爾、時、春、王、三、月、撰、於、梅、花、書、屋、經、室、盆、梅、開、唇、似、笑、余、迂、余、亦、嘲、蕪、寓、迂、矣、

淡堂　土田泰　識

唐宋八大家文講義序

宋明已來學文者、以八家為矜式、八家之選、蓋始於茅鹿門、爾來儲同人高梅亭沈確士等又選之、本邦多傳沈選、遂以為庠序學課、恨少詳註解者、獨韓柳二氏、僅有蔣註而已、余曩著精註、管窺之見、雖不能探古人蘊奥、其解字釋義、悉取確證、然猶有為隔靴之思者、因雜國字解之、以便獨學、名曰唐宋八大家文講義、蓋古人有此選、充後進作文之規

獲爾、方今學業多端、如漢籍、所讀僅不過五六種、而學者妄取捷徑、故不詳其解、則不能通曉事實、此復所以有斯著也、昔延天諸生、務學昭明之選、是以取作為自有齊梁之體、今之學徒、以八家為宗、雖資力單弱、亦自有唐宋之風、不懈而及於古、造昌黎之堂廬陵之室、亦不甚難也、剞成、乃書此以冒焉、

明治二十五年三月　鴻齋居士石川　英撰

序

唐宋八家文始於茅氏鹿門、撰次後儲氏同人病其疎漏、因增益之、倍有加矣、予賦性謭陋、少時誦習秖十之三四、年既長、亦嘗綜覽兩家選本并八家、金文、而精神貫注仍在少時誦習者、既因門弟子請、出向時讀本、粗加點定、俾讀者視為入門軌涂、志發軔也、或謂八家之文、果皆以言載道、有醇無駁者乎、應之曰、文之與道為一者、理則天人性命、倫則君臣父子、治則禮樂刑政、欲稍增損而不得者、六經四子是也、後此宋五子庶能表章之、餘如賈董匡劉馬班、猶且醇駁相參、奈何於唐宋八家、遽求其備乎、今就八家言之、固多因事立言、因文見道者、然如昌黎上書時相、不無蹉急、柳州論封建、挾私意窺測聖人、廬陵彈狄青、以過激沒其忠愛、老泉雜於霸術、東坡論用兵、潁濱論理財、前後發議自相違背、而南豐半山於揚雄之仕莽、一以為合於箕子之明夷、一以為得乎聖人無可無不可之至意、此尤繆戾之顯然者、然則八家之文、亦醇駁參焉者也、或謂如子言、後之學者唯應於宋五子書是求、而迺問途於唐宋八家之文、則何也、應之、

曰、宋五子書、秋實也、唐宋八家之文、春華也、天下無驚春華而棄秋實者、亦即無舍春華而求秋實者、惟從事於韓柳以下之文、而熟復焉、深造焉、將恠怪奇奇渾涵變化、與夫紆餘深厚清隽逍折、悉融會於一心一手之間、以是上窺賈董匡劉馬班、幾可縱橫貫穿、而摩其壘者、夫而後去華就實、歸根返約、宋五子之學、行且徐驅而轔其庭矣、若舍華就實、而徒敝敝焉、約取夫樸學之指歸、窮其流弊、恐有等於獸皮之鞟者、吾未見獸皮之鞟、或賢於虛車之飾者也、文刪存三十卷、鈎畫點讀、稍分眉目、初學者熟讀深思、有得於心、由此以覽茅氏儲氏所葺、并窺八家全文、更有曠然心目間者、治經義者有得於此、治古文者亦未必不有得於此、外此、唐則有李習之杜牧之孫可之、宋則有李泰伯司馬文正公王梅溪陳同甫文信國諸公文、俱當蒐討畋漁者、學者尚究心焉、

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仲冬月、

長洲後學沈德潛撰

凡例十則

一昌黎出入孟子、陶鎔司馬子長、六朝後故爲文字、中興、維時雄深雅健、力與之角者柳州也、廬陵得力昌黎、上親孟子、老泉之才橫、矯如龍蛇、東坡之才大、一瀉千里、純以氣勝、潁濱淳蓄淵涵、南豐深湛經術、又一變矣、要皆正人君子維持文運、半山之文、純粹狠戾互見、芟而存之、勿以人廢言可也、讀八家文、如見其學問心術、并其所際之時事、推論之、方不屬泛、一賦爲古詩之流、主文譎諫、卒歸於正、然既爲韻語、則與散體文自別、雖前人撰本有采入者、茲仍舍旃、論體裁也、

一是編爲初學讀本、故槩從其簡、且半屬家塾中誦習者、第上書表奏劄子、學者他日拜獻之具、而碑版墓表墓誌特備、作史家蒐討采擇者、不可不講求於平日、故韓歐王蘇諸大篇、選擇增入、志古者宜究心焉、

一文中事有關係者、每考諸史傳、旁及諸文籍記載、或錄爲總評、或列於旁批、俾讀者兩相証印、亦尚友古人之一助焉、若稗官野乘、不敢泛入、

一文有評點、以清眉目、有勾乙截住、段落井然、然必親其立言之意、與前後提掇照應、往來順逆、斷續離合諸法、本文中固有者、一爲指畫、非敢取古人之文、强就臆說也、且恐覼縷紛紜、轉岐學者心目、故語從其簡、

一前人評論、故宜采入、然必議論精當、有知人論世之識者、始搜擇之、無

容ニ誇レ多ニ圖レ靡也、至下於徵ニ引典故一、語ニ屬ニ艱深一、及關ニ切時事一、有レ待ニ考核一者上亦注ニ釋一ニ、若ニ人人意中語一、胥從ニ闕如一、

一文不レ嫌ニ於熟一、然太熟而薄、則不レ能レ味ニ美於回一、昌黎如下與ニ張僕射一書、與ニ李秀才一書、送ニ何堅序之類上、盧陵如ニ醉翁亭記一、東坡如ニ喜雨亭記之類一、編中汰レ之、嫌ニ其熟一、實嫌ニ其薄一也、若下昌黎上ニ于襄陽一書、後二次上ニ宰相一書、與ニ陳給事一書、代ニ張籍一與ニ李淵東一書之類上、此又因ニ其推ニ挫浩然之氣一、當ニ分別觀レ之、

一字有ニ四聲一、初學誤讀者多矣、茲按ニ其平上去入一、加ニ一小圈一、閱時心目了然、然此爲ニ黃小計也、若ニ大雅君子一、亦何需ニ乎此一、

一八家文中相沿譌字譌音一、習而不レ察、如下中興之誤ニ中興一、蒼黃之誤ニ倉皇一、疑丞之誤ニ凝丞一、閣下之誤ニ閣下一、孤負之誤ニ辜負一、刺刺○從來音七不レ能レ休、誤爲ニ刺刺○從東音辣汨汨音聿然來矣、誤爲中汨汨上音骨如此之類、不レ可ニ枚舉一、已於ニ本文中一更定注明、復滙ニ錄於此一、學者反求ニ其元本一思レ之、則爽然矣、

一是編爲ニ少時所レ讀、隨レ手點定、共書二十四卷、雍正乙卯攜之ニ京師一、又增ニ八卷一、評點略有ニ更易一、乾隆巳未復之ニ京師一、又刪ニ去二卷一、已巳歸レ吳、顧子祿百見レ之謂、是書簡而明、可ニ以問レ世、惜乎鋟レ版多レ費、未レ能也、與ニ陸太守闇亭一商レ之、闇亭損ニ貲力一任ニ其事一、十閱月告レ成、中間斟酌參訂、兩君爲ニ將伯之助一云、

凡例

一唐宋ノ法ルベキ者四、古ヲ韓ニ法リ、奇ヲ柳ニ法リ、純粹ヲ歐陽ニ法リ、汗漫ヲ東波ニ法ル、餘文以ヲ博ク觀ル、法ヲ取ルニ事ナキナリ、故ニ四家者尤モ詳細ヲ加フ、四家則ヲ之ニ次ク、然モ韓ヲ講スル稍ヤ簡略タルモ、法ニ於テハ、頗ル精密ヲ竭ス、多ク林蔣儲胡ヲ參考シ、文法ハ謝吳楚梅ヲ引用ス、評ハ則特リ沈ナリ、此ハ八大家文ハ、沈ノ定本ニ緣レハナリ、柳ヨリ以下ハ子詞モ漏スナク、反覆詳密、八家講義大全ト稱スルモ僭ト爲サンルナリ、以下悉ク之ニ準ス、最モ段落ハ梅氏ナリ、

一韓柳文多ク相似タリ、韓ニ平淮西アリ、柳ニ平淮雅アリ、韓ニ進學解アリ、柳ニ起廢答アリ、韓ニ張中丞傳ノ後序アリ、柳ニ段大尉逸事アリ、韓ノ原道佛骨表毛穎ノ傳ノ若キニ至テハ、則チ柳爲ス能ハザル所ナリ、柳ノ封建論、梓人傳、晉問ハ則チ韓ノ作ル能ハザル所ナリ、故ニ柳ノ淮夷ニ韓カ淮西ノ字句ヲ挿ヲ之ヲ說キ、韓カ復讐ノ狀ニハ柳カ駮讐ノ字句ヲ用ヲ之ヲ明ニス、梁悅徐元慶ハ爲ス所ハ同シカラザルモ、其復讐ヲ議スルニ於テハ、公羊ヲ須ルモ皆同キナリ、假令ハ韓ハ美玉ノ如

ク、柳ハ精金ノ如ク、韓ハ靜女ノ如ク、柳ハ名珠ノ如シ、故ニ韓柳ヲ合シ一卷ト爲ス

一　古事舊法ノ如キハ解釋ニ詳ニスト雖モ、尚ホ講義ニ於テ反覆之ヲ說クハ童蒙ノ解シ易カラシ爲メナリ、其前後重複ノ如キハ、幸ニ讀者咎ムル勿ランヲ、惟此舉ハ童蒙ノ爲ニ謀ルノ而已、又邊鄉師ニ乏キモノ、爲メニ謀ル耳、

一　唐初ノ文章ハ尚ホ江左ノ餘習アリ、元和ノ間ニ至テ、始テ能ク粹然トシテ一ニ正ニ反ル者、韓柳ノ力ナリ、故ニ韓柳ヲ推シテ文宗ト爲ス、因テ文法等ヲ悉ク施ス、鐵浮圖拐子馬、八股制藝、冒頭双關、浮圖三層順逆對環、草蛇回線、蜘蛛逐影、回護頓挫等悉ク之ヲ解ク、猶ホ庖丁文惠君ノ爲ニ牛ヲ解クカ如シ、

一　唐ニ詩文ヲ以テ士ヲ取ル、三百年中、文ヲ能クスル者、啻千餘家ノミナラズ、特リ其美ヲ專ニスルモノハ、獨リ韓柳二人而已、柳稍及ハズ、止又一韓ノミナリ故ニ文法ヲ與フルモノハ、韓ヲ原ト爲ス耳

明治廿五年春王三月

講者識

唐宋八大家文講義目錄

韓愈退之

卷一

○原道　○原性　○原人　○原鬼
○原毀　○對禹問　○伯夷頌　○師說
○讀荀子　○雜說一　○雜說四　○獲麟解
○進學解　○愛直贈李君房別

卷二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爲裴相公讓官表
○論今年停舉選狀　○復讐狀　○祔祫議
○爭臣論　○諱辯　○張中丞傳後序　○釋言

卷三

○上宰相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答元侍御書　○與孟尚書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孟東野書 ○上襄陽于相公書 ○與衛中行書
○答崖立之書 ○與崔群書 ○答劉正夫書 ○答李翊書
○答尉遲生書 ○答呂毅山人書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卷四

○送鄭尚書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治所序 ○送殷員外序 ○送區冊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楊少尹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王塤序 ○送王秀才序
○送許郢州序 ○贈崔復州序 ○送孟東野序 ○送董邵南序
○送齊皞下第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鄆州谿堂詩序 ○荆潭唱和詩序

卷五

○河南府同官記 ○新修滕王閣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畫記 ○太學生何蕃傳 ○圬者王承福傳 ○毛穎傳
○平淮西碑 ○南海神廟碑 ○黃陵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曹成王碑 ○烏氏廟碑銘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唐故相權公墓碑

卷六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唐中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施先生墓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祭馬僕射文 ○祭柳子厚文
○祭河南張員外文 ○祭十二郎文 ○鱷魚文

柳宗元子厚

卷七

○獻平淮夷雅表 ○駁復讐議 ○桐葉封弟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捕蛇者說 ○觀八駿圖說 ○貧子碑 ○封建論

○劍門銘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卷八

○送澥序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送薛存義之任序
⊗愚溪詩序　○序飲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興州江運記　○四門助教廳壁記
○道州毀鼻亭神祠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三亭記　○永州龍興寺東邱記　○永州新堂記

卷九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鈷鉧潭記　⊗鈷鉧潭西小邱記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山水近始可遊者記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唐故御史周君碣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陸文通先生墓表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段太尉逸事狀　○梓人傳
⊗種樹郭橐駝傳　○宋清傳　○童區寄傳

歐陽修永叔

卷十

○論選皇子疏　○論讖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論臺官諫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論修河第三狀　○本論中　○春秋論上　○春秋論中
○春秋論下　⊗朋黨論　⊗縱囚論

卷十一

○上范司諫書　○與高司諫書　○答吳充秀才書　○答祖擇之書
○與張秀才第二書　○帝王世次圖序　○後序
○蘇氏文集序　○梅聖俞詩集序　○江隣幾文集序　○釋秘演詩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內制集序　○刪正黃庭經序　○集古錄目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楊寘序
卷十二
⊗吉州學記　⊗豐樂亭記　○偃虹隄記　○有美堂記
○峴山亭記　○眞州東園記　⊗王彥章畫像記　○樊侯廟災記
○記舊本韓文後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卷十三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張子野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覇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卷十四
○胡先生墓表　○石曼卿墓表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瀧岡阡表　○禮樂志論　○食貨志論　○藝文志論

○伶官傳叙論　○宦官傳論　○周臣列傳贊　○一行傳叙論
○唐六臣傳後論
蘇洵明允
卷十五
○議修禮書狀　○上歐陽內翰書　○上田樞密書　⊗上韓樞密書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禮論　○易論
○樂論　○詩論　○書論　○春秋論
卷十六
○史論上　○史論中　○史論下　○六國
○高帝　○明論　○諫論上　○諫論下
○嚳妃論　○管仲論　○辨姦論
卷十七
○審勢　○審敵　○任相　○御將
○養才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蘇氏族譜引
○張益州畫像記　⊗木假山記　○仲兄字文甫說　○名二子說

蘇軾子瞻

卷十八
○議學校貢舉劄子　○諫買浙燈狀　○上神宗皇帝書
○再上皇帝書
卷十九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論積欠狀　○杭州名還乞郡狀
○狄山論匈奴和親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到黃州謝表　○謝量移汝州表　○到昌化軍謝表　○乞常州居住表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卷二十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中　○正統論下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刑賞忠厚之至論　○既醉備五福論
○伊尹論　○論周東遷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宋襄公論　○范文子論
卷二十一
○屈到嗜芰論　○論商鞅　○荀卿論　○韓非論
○論養士　○論始皇漢宣　○論范增　●留侯論
○賈誼論　●鼂錯論
卷二十二
○策略一　○策略四　○策略五　○決壅蔽
○無沮善　○敦教化　○敎戰守　○蓄材用
○倡勇敢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卷二十三
●上梅直講書　○答李端叔書　○答張文潛縣丞書
○與謝民師推官書　○與李公擇　○范文正公文集序
○六一居士集序　○鼂君成詩集序　○韓魏公醉白堂記
○李氏山房藏書記　○寶繪堂記　○眉州遠景樓記
○凌虛臺記　○超然臺記　○放鶴亭記　○石鐘山記
卷二十四
○潮州韓文公廟碑　○表忠觀碑　○司馬溫公神道碑

○日喻 ○稼說送張琥 ○剛說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書吳道子畫後 ○書蒲永昇畫後
○方山子傳 ○亡妻王氏墓志銘 ○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轍子由

卷二十五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爲兄軾下獄上書
○自齊州回時事書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乞責降韓縝第七狀 ○乞誅竄呂惠卿狀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商論 ○六國論
○三國論 ○隋論 ○唐論

卷二十六
○臣事策一 ○臣事策四 ○民政策二 ○元祐會計錄序
○古今家誡序 ○齊州閔子廟記 ○武昌九曲亭記 ○黃州快哉亭記
○上樞密韓太尉書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曾鞏子固

卷二十七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福州上執政書 ○寄歐陽舍人書
○與孫司封書 ○戰國策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陳書目錄序
○禮閣目錄序新儀 ○先大夫集後
○范貫之奏議集後

卷二十八
○送江任序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宜黃縣學記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越州趙公救菑記
○思政堂記 ○墨池記 ○道山亭記 ○分寧縣雲峯院記
○書魏公傳

王安石介甫

卷二十九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進戒疏
○性情 ○原過

卷三十

○周公論　○禮論　○上田正言第一書
○答韶州張殿臣書　○與趙疏書　○周禮義序
○慈谿縣學記　○桂州新城記　○芝閣記　○遊褒禪山記
○楊州龍興講院記　○讀孟嘗君傳　○讀孔子世家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祭范潁州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傷仲永

韓退之文集

韓昌黎系譜略

公諱ハ愈字ハ退之、鄧州南陽ノ人、七世ノ祖茂、後魏ニ功アリ、安定王ニ封ラル、祖叡素ハ桂州ノ長史、父仲卿、武昌令ト爲ル、美政アリ、秘書郎ニ終フ、代宗大曆三年、戊申、公生ル、五年、庚戌三歲ニシテ父仲卿卒ス、甲寅、七歲ニシテ自ラ書ヲ讀ムヲ知リ、日ニ數千百言ヲ記ス、言成テ文ヲ成ス、伯兄會ニ隨フテ秦ニ至ル、德宗建中元年、己未、十二歲、伯兄會カ官ニ貶セラルヽニ隨テ、韶州ノ曲江ニ至ル、兄卒シテ嫂鄭氏ニ依リ、北ニ旋リ、中原事アルヲ以テ、食ニ江南ニ就キ、盡ク六經百家ノ言ニ通ス、貞元二年、丙寅、十九歲、京師ニ至リ、三年、丁卯、二十歲進士ノ試ニ應ス、報アリテ罷ラル、四年、戊辰、二十一歲、進士ノ試ニ應ス、報アツテ罷ラル、五年、己巳、二十二歲、進士ノ試ニ應ス、報アツテ罷ラル、六年、庚午、二十三歲、江南ニ歸テ、家ヲ省ス、七年、辛未、二十四歲、又京師ニ至ル、是時齊皞カ下第スルヲ送ル序ヲ作ル、八年、壬申、二十五歲、進士第ニ登ル、是歲吏部ノ博學宏詞試ニ

應ス、報アッテ罷ラル、是時明水ノ賦、爭臣論ヲ作ル、九年、癸酉、二十六歲、吏部ノ博學宏試ニ應ス、報アッテ罷ラル、是時科目ニ應スル時人ニ與フル書、及ヒ考功崔虞部ニ上ル書ヲ作ル、十年、甲戌、二十七歲、吏部ノ博學宏詞賦ニ應ス、報アッテ罷ラル、學生齋郎ニ代テ議ス、崔立之ニ答フル書、李元賓墓銘ヲ作ル、十一年、乙亥、二十八歲、五日京師ヲ去リ東都ニ如キ、河陽ニ至リ、墳墓ヲ省ス、嫂鄭氏ノ卒ニ値テ、服期ノ以テ報ス、宰相ニ上ル三書、侯繼ニ答フルノ書、田橫ノ墓ヲ祭ルノ文、張童子ヲ送ルノ序、畫記、董邵南ヲ送ルノ序、十二年、丙子二十九歲、七月宣武節度使董晉汴ニ至ル、辟ノ觀察推官ト爲ス、秘書省校書郎ニ試ラル、十三年、丁丑、三十歲、汴ニ在テ軍ニ佐タリ、十四年、戊寅、三十一歲、汴ニ在テ軍ニ佐タリ、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十五年、己卯、三十二歲、二月董晉薨ス、喪ニ從テ而ノ出ツ、四月マテ汴ノ軍亂ル、往テ武寧ノ節度使張建ニ徐州ニ依ル、辟ノ節度推官ト爲ス、冬京師ニ朝正ス、是ノ年子昶生ル、張僕射ニ上ル書、掌書記廳石ノ記、

大學生何蕃ガ傳、崔評事ガ墓誌ヲ作ル、十六年、庚辰、三十三歲、張建封符離睢上ニ居ラシム、旋リテ罷メ去ル、是ノ年、建封薨シ、徐州ノ軍亂ル、公難ニ與カラズ、李翺ニ答フルノ書馮宿ニ與テ文ヲ論スルノ書、孟車野ニ與フルノ書、張籍ニ答フル書、重テ張籍ニ答フルノ書ヲ作ル、十七年、辛巳、三十四歲、洛陽ニ居ル、即チ眷ヲ挈テ京師ニ入ル、衛中行ニ與フルノ書、孟東野ヲ送ルノ序、陳給事ニ與フルノ書、故ノ貝州ノ司法參軍李君ノ墓誌ノ銘、十八年、壬午、三十五歲、春、國子監四門博士ニ調セラル、祭義ニ曰ク、天子ハ四學ヲ設クト、周ノ四郊ノ虞庠ナリ、其遼遠ナルヲ以テ、故ニ四門ニ置ク、隋ニ至テ國子ニ隸ス、唐移ノ大學ト同ク處ク、博士六人ヲ設ク、秩國子博士ノ序ニアリ、禘祫ノ議、今年權ニ擧撰ヲ停ルノ狀、陸歙州ヲ送ルノ序、何堅ヲ送ル序、施先生ノ墓銘、十九年、癸未、三十六歲、四門博士ヨリ、監察御史ニ遷サル、十二月、天旱人饑ニ因テ、徵ヲ緩クセント請フテ、京兆ノ尹李實ニ忤ス、陽山ノ令ニ貶ラル、浮屠文暢師ヲ送ルノ序、十二郎ヲ祭

ルノ文、御史臺上ツリ天旱人飢ヲ論スル狀、風伯ヲ訟フ、二十年、甲申、三十七歲、春陽山ニ至ル、竇秀才ニ答フルノ書、燕喜亭ノ記、區册ヲ送ル序、楊支使ヲ送ル序、順宗ノ永貞六年、乙酉、三十八歲春、恩赦ヲ以テ召シ回サレ、江陵府ノ法曹參軍ニ改ラル、裴均カ從事ト爲ル、衡陽ニ至テ候スル〻三閱月、詔ヲ得テ、始テ職ニ就ク、知名箴、兵部李侍郎ニ上ルノ書、于襄陽ニ與フルノ書、荆潭唱和ノ詩ノ序、憲宗ノ元和元年、丙戌、三十九歲、六月權知國子博士タリ、許郢州ヲ送ルノ序、崔復州ニ贈ルノ序、二年、丁亥、四十歲、東都ニ分司タリ、張中丞傳ノ後序、汝州ノ盧郎中ニ與テ侯喜ヲ薦ムルヲ論スルノ狀、考功員外盧君ノ墓ノ銘、處士盧君ノ墓誌ノ銘、三年、戊子、四十一歲、博士ヲ守テ、東都ニアリ、釋言崔群ニ與フルノ書、四年、己丑、四十二歲、六月眞ノ博士ト爲リ、都官員外郎ニ改ラル、小室山人李拾遺ニ與フルノ書、幽州ノ李端公ヲ送ルノ序、國子助教河東薛公ノ墓誌ノ銘、五年、庚寅、四十三歲河南ノ令ニ拜ス、石處士ヲ送ルノ序、溫處士ヲ送ルノ序、湖南李正字ヲ送ルノ序、鄭

丁カ校理ト爲ルヲ送ルノ序、河南ノ同官ノ記、贈司勳員外郎ノ孔君ノ墓誌銘、河中ノ法曹張君ノ墓碣ノ銘、六年、辛卯、四十四歲、職方員外郎ニ遷リ、復タ博士ト爲ル、是ヨリ先キ華陰ノ令柳澗罪アリ、前ノ刺史之ヲ劾奏ス、未タ報アラズ、而シテ刺史罷ラル、澗百姓ニ諷シテ軍頓ノ役直ヲ遮リ索ム、後ノ刺史之ヲ惡ミ、其獄ヲ按シ、澗ヲ房州ノ司馬ニ貶ス、公華ヲ過キテ以爲ラク、刺史陰ニ相黨スト上疏シテ之ヲ治ム、既ニシテ御史覆問シテ澗カ贓ヲ得タリ、再タヒ封溪ノ尉ニ貶ス、公是ニ坐シテ復タ博士ト爲ル、是時ニ復讐狀、進學解、窮ヲ送ルノ文、王屋縣ノ尉畢君ノ墓誌銘、江西觀察韋公墓誌ノ銘、襄陽郡王路公ノ神道碑ノ銘、七年、壬辰、四十五歲、此部郎中、史館修撰ニ改メラル、(石鼎聯句ノ詩ノ序、劉秀才ニ答テ史ヲ論スルノ書、河南ノ少尹李公ノ墓誌ノ銘、)八年、癸巳、四十六歲、考功郎中知制誥ニ轉ス、(元侍御ニ答フルノ書、水陸運使韓侍御治所ニ歸ルヲ送ル序、藍田ノ丞壁ノ記、魏博ノ節度沂國公先廟ノ碑銘、烏氏廟ノ碑銘、河東ノ節度鄭公神道碑ノ文、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ノ銘、)

九年、甲午、四十七歲、中書舍人ニ進ム、徐ノ偃王廟ノ碑、劉統軍ノ碑、貞曜先生ノ墓誌ノ銘)十年、乙未、四十八歲、五月、太子ノ右庶子ニ改メラル、(淮西取ル可キヲ論ズ、執政ノ疾ム所ト爲ルヲ以テ、故ニ淮西ノ事宜ヲ論スルノ狀、裴公ニ代ル官ヲ讓ルノ表、鄂州柳中丞ニ與フル書、再ヒ鄂州ノ柳中丞ニ與フルノ書ヲ作ル、)十一年、丙申、四十九歲、太子ノ右庶子ヲ改ラル、(曹ノ成王ノ碑、袁氏先廟ノ碑、李愿カ盤谷ニ歸ルヲ送ルノ序、河南ノ令張君ノ墓誌ノ銘、)十二年、丁酉、五十歲、七月彰義軍、行司馬ヲ授カリ、御史中丞ヲ兼ネ、裴度ニ從テ淮西ヲ征ス、還ル、刑部侍郎ニ遷ル、(張員外ヲ祭ルノ文、殷員外カ回鶻ニ使スルヲ送ル序ヲ作ル、)十三年、戊戌、五十一歲、刑部侍郎ヲ守ル、(淮西ヲ平クルノ碑、故ノ相權公ノ墓碑、鳳翔節度使李公ノ墓誌ノ銘)十四年、己亥、五十二歲、春、佛骨ヲ迎ルヲ諫テ、潮州ノ刺史ニ貶セラル、(鱷魚ノ患ヲ除ク、)冬、袁州ノ刺史ニ移サル、(袁州ノ人男女ヲ以テ隷ト爲ス、期ヲ過キテ贖ハザレハ則チ之ヲ沒入ス、公悉ク傭ヲ計リ、沒スル所ヲ贖フテ、之ヲ父母ニ歸ヘスヲ得タル者、七百餘人、奏請ノ著ノ令ト爲シ、之ヲ天下ニ布ク、佛骨ヲ迎フルヲ諫ルノ表、潮州謝上表、大湖ノ神ヲ祭ルノ文、鱷魚ノ文、大顛師ニ與ルノ書、少府監胡良公ノ墓神道ノ碑、)十五年、庚子、五十三歲、袁州ニ在リ、九月召ノ國子監ノ祭酒ニ拜ス、(孟尚書ニ答フル書、南海神廟ノ碑、新ニ滕王閣ヲ修ムルノ記、柳子厚ヲ祭ルノ文、柳子厚墓誌ノ銘、穆宗ノ長慶元年、辛丑、五十四歲、兵部侍郎ニ轉ス、(黃陵ノ廟碑、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ノ銘、韋侍講、盛山十二詩ノ序、庫部郎中鄭君ノ墓誌ノ銘、)二年、壬寅、五十五歲、二月、使ヲ奉ノ王庭湊ヲ宣慰ス、吏部侍郎ニ轉ス、(鎭州亂ル、田弘正ヲ殺ノ王庭湊ヲ立ツ、公ニ詔ノ宣撫セシム、既ニ行ク、衆皆之ヲ危ム、元愼言ス、韓某惜ム可シ、穆宗モ亦タ悔テ、公ニ詔ノ事ヲ謀リ、宜ニ從テ必シモ入ルヿ無ラシム、公至ル、庭湊兵ヲ嚴ノ之ヲ迓ス、甲士庭ニ陣ノ、公大聲ノ爲ニ順逆禍福ヲ陳ノ、庭湊甲士ヲ麾退シ、即チ圍ヲ撤ノ神策ノ將牛元翼ヲ出ス、帝大ニ悅ブ、故ニ是ノ命アリ、侯主簿ヲ祭ルノ文、司業竇公ノ墓誌ノ銘、)三年、癸卯、五十六歲、六月、

京兆ノ尹ト爲ス、李逢吉臺府協ハサルヲ以テ、罷ラレテ兵部侍郎ト爲リ、後ヲ復タ吏部侍郎ト爲ル（鄆州谿堂詩ノ序、鄭尚書ヲ送ルノ序、馬僕射ヲ祭ルノ文、女拏女ヲ祭ルノ文、許國公ノ神道ノ碑、羅池ノ柳侯廟ノ銘、江南兩道觀察使太原王公ノ神道碑ノ銘、幽州判官贈給事張君ノ墓誌ノ銘）四年、甲辰、五十七歲、子昶進士ノ第ニ登ル、八月疾ヲ以テ官ヲ免ス、十二月丙子靖安里第ニ薨ス、天子之カ爲ニ朝ヲ輟メ、禮部尚書ヲ贈リ、諡ノ文ト曰フ、次年、柩河南ニ回リ、三月癸酉、孟縣ノ先塋ニ葬ル、皇甫湜墓誌ヲ作リ、又神道ノ碑銘ヲ作ル（湜字ハ持正、睦州ノ人、進士ヲ以テ仕テ工部郎中ニ至ル、文名アリ、）夫人ハ高平郡君范陽ノ盧氏婿李漢詩文共ニ四十卷ヲ編輯ス、唐書藝文志ニ載ス（漢字ハ南紀、宗室雍王緪八代ノ孫、業ヲ公ニ受ク、文名アリ、進士ヲ以テ吏部侍郎ニ歷官シ、憲宗實錄ヲ修ム）子昶館及ヒ袞ヲ生ム、館ハ咸通四年ノ進士ノ第ニ登リ、袞ハ咸通七年進士ノ第ニ登ル、唐ノ末皮日休、上書ノ配饗ヲ請フ、未タ行フニ及ハズ、宋ノ神宗元豐七年、孔子ノ廟庭ニ從祀シ、昌黎ニ封ス、明ノ嘉靖九年、改メテ先儒韓子ト稱ス

唐宋八大家文講義卷之一

韓愈退之著　　清國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土田淡堂校正

日本　石川鴻齋講述

原道題意

（淮南子ト云フ書ニ原道ト云フ篇アリ、蓋シ韓文公淮南子ニ本ツキ、此篇ヲ著スモノナリ、當時佛老ノ學ガ盛ンニ行ハレ、聖人ノ道ガ頗ル微ニ成ルヲ、原ノ道ト云フモノハ、老ヤ佛ノ如キモノニアラズ、夫レ原ハ本ツキ眞（マコト）ニ根ザシ、天地ヲ包ミテ以テ萬物ニ渡リ、一トシテ其道ヲ蒙ラザルナク、篇法（其ノ大旨ハ首メニ仁義道德ノ既ヲ推シ明ニシ、次ニ帝王生民維持スルノ法ヲ敘ス、之ニ古ヘ聖賢相承ノ統ニ終フ、其佛老ヲ闢リ、孟子楊朱墨翟ヲ拒グト功ヲ同フス、其言中庸首章孟子卒章ニ摸ス、政ヲ皆世ニ垂レ教ヲ立ルノ語ナリ、特リ文ヲ以テ論スルニアラザルナリ、）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其小之也亦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

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

(解釋)仁。汎ヒロク衆クノモノヲ愛シテ仁アルモノニ親シム、又曰フ仁者ハ人ヲ愛スト、孟子曰フ仁ハ人ノ心ナリト、義。釋名ニ義ハ宜ナリ、孟子ノ曰ク、義ハ人ノ正路ナリ、朱子曰フ、義ハ心ノ制ニシテ事ノ宜キナリ、德。朱子ノ曰フ、德ハ得ナリ、道ヲ行フテ而シテ心ニ得ルナリ、又曰フ、心ニ得ルトハ失ハザルナリ、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易ノ彖傳ニ云フ、君子凶德ノ彼レガ如キニ感ジ、吉德ノ此ノ如キヲ行ヘハ君子ノ道トナリ、小人之見ル、朱子曰ク吉人ハ吉德ナリ、凶人ハ凶德タリ、君子凶德ノ彼レガ如キニ感ジ、吉德ノ此ノ如キヲ行ヘハ君子ノ道トナリ、小人之ヘハ小人ノ道トナルモノナリ、曰天小者。戸子ト云フ書ニ曰フ、井中ニ星ヲ視ル、數里ニ過キズ、煦煦。煦ハ溫潤ノカタチ、煦煦ハ小惠ノカタチ、子子。子子ハ特出ノカタチ、獨立ノ意ナリ、楊朱墨翟。(講義)博ク愛スルヲ仁トナス、故ニ仁字ハ人ヘンニ二字ヲ合ス、是レ我モト云フ義ナリ、是ニテ匪則ハ雖ヲ附ケテ行フモノナリ、本末ノ分チガナイ、故ニ其仁ノ道ヲキリモリメロシキヤウニテ孟子ハ仁義ヲ指スナリ、是ニ由テ而シテ行トハ、仁義ニ由テ陷ミ行クトナリ、故ニ用ユルナリ、宜之ノ之字ハ仁字ヲ指スレハ外ニ待ツノ、ナキヲ之ヲ德ト云ニ道ヲ之ヲ又已ニ足リ、假令ヘハ飲食ノ腹ニ盈レハ、外ニ待モノナキガゴトキナリ、人ガ知ラザルモ、慍セズ、自分サヘ德ヲ得レバ、是ニテ足ルト云フ意ナリ、仁ト義トハ定名ナリ、道ト德トハ虛位ナリ、道ハ虛位ナル所以ナリ、易云フ其德ヲ恒ニス、貞也、婦人ハ吉德タリ、凶人ハ凶德タリ、故ニ君子之ヲ行ヘバ吉ナリ、闕ワ吉人ハ吉德タリ、凶人ハ凶德タリ、故ニ君子之ヲ行ヘバ小人之ヲ行ヘバ小人ノ道タリ、假令ヘハ舜ハ是レ生ナガラノ吉德アリ、湯武ハ生ナガラノ凶德アリ、故ニ君子之ヲ行ヘバ小人之ヲ行ヘバ小人ノ道タリ、假令ヘハ堯ハ是レ生ナガラノ吉德アリ、桀紂

丘ト名ノ樂ンデ、而シテ自ラ孔聖ノ道ヲ小ナスナリ、亦タ曾テ老聃ニ學ブニハ、吾カ師ノ孔子モ亦タ嘗テ老聃ニ師ト云フノミ、惟ヒトリ之ヲ其口ニ問フノ類ノコトシ、嗚呼後ノ人、仁義道德ノ說ヲ聞ン欲スルモ、其端緒ヲ求メズ、其末終ヲタヅネ其說ヲ求メコトヤ、甚シカナ、人ノ怪ムヤ好ムヤ、其ノ主ツテナス、此レ短刀ニ斬リ入ルノ分ヲ出ダシテ案ヲ作ル、之ヲ聞クニ非ナリ、至テ、吾カ道ノ大旨ハ、一人ノ私言ナリ、篇首ニ單(タン)ニ老子ヲ言フナリ、黃老ハ西漢ニ盛ンニ、佛ハ東漢ニ始アリ、時ニ佛法未ダ中國ニ入ラズ、故ニ單ニ老子ヲ言フナリ、首段ハ四句ヲ提起ス、即チ是レ原ノ字、二句ハ根ニシテ、二句ハ項ナリ、仁義ヲ離レテ而シテ之ヲ道德ト謂フヲ得ベキモノ無キ所以ノ故ヲ言フナリ、

古之爲民者

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解釋〕古之爲民者四。士農工商 今之爲民者六。佛老ヲ加フ、驅其蟲蛇禽獸。孟子ニ禹ハ地ヲ掘ツテ而シテ之ヲ海ニ注ス、蛇龍ヲ驅テ而シテ之ヲ菹ニ放ツ、尚書泰誓ニ天ガ下民ヲ佐ケ、之ガ君トナシ、之ガ師トナスト、菹衣黃帝元妃ニ命シテ、始テ民ニ蠶ヲ教ユ、絲ヲ治メテ以テ衣服ニ供ス、而シテ天下皆寒ヲ免ルル所ノ家ハ一軒ニ蠶者俞合升斛ナリ、白虎通ニ量者俞合升斛ナリ、多少ヲ量ル所以ナリ、無羽毛鱗介。羽毛ハ禽獸ナリ、鱗ハ魚ノ國家ニ益ナキヲ說ク、夫ノ古ノ教ユルモノハ、儒道ノ一ツナリ、今ノ教ユルモノハ、佛老ノ二ツトナス、古ノ教ユルモノハ、士農工商ト四ツアリ、今ノ民タルモノハ、佛老ヲ加ヘテ六ツトナス、古ノ民タルモノハ、士農ノ家ハ一軒ニシテ、而シテ其工匠ノ作ル所ノ器械ヲ用ユルモノ家ハ六軒ナリ、器物ヲ買フノ家ハ六軒ナリ、之ヲ爲スモノカ少フシテ而シテ之ヲ用ユルモノカ多シ、故ニ之ヲイカンソシテ民百姓カ困窮シテ且ツ盜マサランヤ、古ノ時ハ人ノ害ヲ除クモノカ多クアル、故ニ聖人ナルモノヲ位ニ立ツ、然シテ後ニ聖人カ民百姓ニ教ヘナサルトキハ、相生スルノ道ナリ、相養フ魚肉及飲食ノ道ナリ、然レドモ民百姓カ爭フテ、强キモノハ弱キモノヲ制シ、大ナルモノハ小ナリ、之ニ道ヲ教ヘテ、上下ノ分ヲ作リ、其ノ强梗ヲ抑サヘ、又師匠

シテ以テ其器品ヲ膽ハス、易傳ニ結繩ヲ作リテ而シテ繩罔ヲナシ、以テ佃シ以テ漁ス、蓋ハ之カ賈商ヲナシ、以テ其有無ヲ通ス、是人ヲシテ其所ヲ得シメ、交易シテ百草而シテ嘗メテ始メテ醫藥アリト、之カ醫者ノ藥リヲ爲シテ以テ其天死ヲ夭ヲ埋葬祭祀ヲナス、是具ハ傳ニ古ノ葬ルモノハ厚ク之ニ衣ヲ而シテ薪ヲ以テ其恩ヲ致シ、之ヲ中野ニ葬ル、封セズ樹ナセズ、喪期放ナシ、後世忘レズモノナリ、之カ禮ヲ以テ長者ニ先ツ之ヲ不弟トナスノ類ヲ得リ、之カ樂ヲ爲リテ長者少者ノ先後ヲ次第シ、宣孟子ノ云フ、浚ク行テ長者ニ先ツ、運轉ハ塞滯ナリ、其氣分ノ塞滯メ泄ルヽヲ得ザルカ如ク、聖人之ニ易フルニ棺槨ヲ以テ、其恩ヲ致シ、之ヲ中野ニ葬ル、封セズ樹ナセズ、喪期放ナシ、後世忘レズモノナリ、之カ禮ヲ以テ長者ニ先ツ、其氣分ノ塞滯メ泄ルヽヲ得ザルカ如ク、聖人カ生ルヽ間ダハ大盜賊カ止マズト、故ニ莊子ハ老子ノ道ヲ主トシテ說ク、聖人カ生ルヽ間ダハ大盜賊カ止マズト、莊子ノ言ニシテ老子ノ言ニアラズ、然ルニ老子ノ言ニシテ老子ノ言ニアラズ、然ルニ老子ノ言ニシテ說ク、故ニ莊子ハ篋篇ニ聖人死セズンバ大盜止マズト、是聖人ヲ重シテ而シテ天下ヲ治ムト雖トモ、則チ是レ重ク大泥棒ノ盜跖ヲ利スル、爲ノミナリ、故ニ一斗升ヲ衡ノ目カチ爭ハズト、嗚呼(ヤアヽヽ)コンナ馬鹿ゲタユトヲ人ヲ剖(ハカリ)テ折リテ而シテ民カ升ヲ衡(ハカリ)ノ目カチ爭ハズト、嗚呼(ヤアヽヽ)矣、若シ古ヘノ聖人ガ、人ノ頻ハ亡ク、人間ハ鳥ノ如ク羽モ毛(ニヨウモウ)ノ如ク獸ノ如キ牙(キバ)ニテ食物ヲ爭フコトナキモノナリ、故ニハダカニテハ、寒ヤ熱ニ居ルコトガデキヌ、又獸ノ如キ牙(キバ)ニテ食物ヲ爭フコトモデキズ、又魚ノ如ク鱗モナク、龜ヤ鼈ノ如ク介(ヨロヒ)モナク、食物ヲ爭フコトモデキズ、又獸ノ如キ牙(キバ)ニテハ、寒ヤ熱ニ居ルコトガデキヌ、故ニ入手ニ先ツ特ニ用テ掲ケ明ニシ、吾カ儒ハ仁義ヲ大ニシ、之ヲ天下國家ニ施ス、審ニメ而メ日用タリ、大ニ所仁ト義ト倫紀ヲ合メ之ヲ言フ、以テ道ト、即チ中幅ニ今其言ニ曰ク、其法ニ曰ク、其法ニ曰ク、其法

醜裔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左傳僖二十七年養杞ノ桓公來朝ス、故ニ貶シテ子ト曰フ、夷禮ヲ用ユ、進中國則中國之。梁穀傳ニ文九年楚子萩ヲシテ來聘セシム、楚大夫ナシ、其萩ト曰フハ何ソヤ、其ノ我ニ來ルヲ以テ之ヲ褒スルナリ、十二年杞伯來朝ス、杜註ニ伯ト稱スルハ夷禮ヲ舍ツルナリ、荆舒是懲。詩ノ魯頌閟宮篇、西戎ハ北狄ナリ、荆ハ楚ノ本號、舒ハ楚ニ近キ國ナリ、

●〔講義〕サテ是マリハ佛法ノ害ヲ說ク、今其佛ノ法ニ曰ニハ、吃度（キツト）而（ナシテ）ザ等カ君臣ノ道ヲ棄テ仕舞而（ナシテ）ザ等ノ父子ノ間モ棄テ仕舞、只出家（シユツケ）ダノ、遁世ダノト云フ、又汝ヲノ相生スル夫婦ノ道、及ビ魚肉ニテ相養育スルノ道ヲ禁シメテ以テ、其謂フ所ハ是ヨリ老ト佛トヲ指シテ言フナリ、清淨ハ老子ヲ指シ、寂滅ハ佛ヲ指ス、謂フ所無爲ニシテ自ラ化シ、清淨自ラ正キモノハ又諸行（シヨギヨウ）無常（ムジヤウ）是生（セシヤウ）滅法（メツホウ）生滅（シヤウメツ）滅已（メツイ）寂滅（シヤクメツ）爲樂（ヰラク）ナルモノヲ、サテ〳〵其レ亦タ幸ニシテ三代ノ後ニ出デ來テ、禹王湯王文王武王ヲ周公旦孔子欺ケラレザルナリ、又思フニ亦タ不幸ニシテ周公旦孔子ニ其心遠ヒノ法ヲ正トサレテ而シテ三代ノ前ニ出デズ、禹王ヤ湯王ヤ文王武王モ、亦タ中國ニ來ラズ、漸ク後漢ノ明帝ノ時ニ始メテ中國ニ通スルナリ、故ニ三代ノ前ニ出テ聖人ズト云フ、今之ヲ考フルニ五帝ト三王トハ、其號名ハ殊ナリ、其ノ天下ヲ治ムルニ聖人ズト雖トモ、其ノ天下ヲ治ムルニ出テ

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

郊焉（郊ノ祭ノ名、冬至ハ則チ天ヲ南郊ニ祀リ、爾雅ニ邑外ヲ郊ト曰フ、夏至ハ則チ地ヲ北郊ニ祀ル、荀卿、楊子皆ナリ、）上而爲君（堯舜禹湯文武皆君タリ、）下而爲臣（孔子孟子ハ臣タリ、）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老ノ說塞カサレハ、聖人ノ道カ流レズ、佛老ノ道カ止マラサレハ、聖人ノ道カ行ハレズ）人其人（佛老ナスナリ、）火其書（道佛ノ書燒クナリ、）廬其居（寺觀ヲ四民ノ廬舍トナスナリ）鰥寡孤獨（老テ妻ナキヲ鰥ト曰ヒ、老テ夫ナキヲ寡ト曰ヒ、幼ニシテ父母ナキヲ孤ト曰ヒ、老テ子ナキヲ獨ト曰フ、）

●〔講義〕此レヨリ以下前文ヲ以テ、一齊ニ收メ拾フ、夫レ謂フ所ノ先王ノ教ト、何ソヤ、博ク愛スルヲ仁ト云ヒ、其仁ヲ行フヲ之ヲ宜スルヲ義ト曰フ、仁義ニ由テ而シテ踏ク行フヲ之ヲ道ト曰フ、已レニ足ツテ外ニ待ツナキヲ之ヲ德ト曰フ、其文ハ詩書易春秋、其法ハ禮樂刑政、其民ハ士農工商、是ニ至テ四民ヲ說キ出シ上文民タルノ四ヲ言ヒ破ル、其位ハ君臣父子師

●〔解釋〕其食粟米果蔬魚肉（粟米ノ二字五穀ヲ兼ヌ、蔬ハ野菜、果ハ五果、魚ハ水族、肉ハ禽獸ヲ兼ル）

友賓主昆弟夫婦、其衣服ハ麻ヤ絲ナリ、其居ハ宮室ナスコトニヲ誰ニテ明ニスルコトヤ、其食ハ五穀、野菜、五果、魚族、禽獸ノ肉ナリ、其道ハ宮室、其食ハ老佛ノ如ク、女ヲ禁シテ肉ヲ食ハズ、又ハ無爲ニシテ、物欲ヲ絕ツ等ノ雖キモノニアラズ、其教タルモ亦タ行ヒ易キナリ、老佛ノ如キ雖ニアラズト、是ノ故ニ之ノ道ヲ爲（ナサム）レバ則チ順ニシテ而シテ吉祥ナリ、之ノ道ヲ以テ人ヲ爲（ナサム）レバ則チ愛ニシテ而シテ公ナリ、之ノ道ヲ以テ天下國家ヲ爲ムレバ、則チ行フ處トシテ而シテ公ハ隱隱トシテ而シテ行フヲ宜シ、博ク愛スルノ義ヲ見ルナリ、處ル所ニ生テハ則チ其情愛ハ天神ガ祭レバ則チ其常道ヲ盡ス、是裏葬ノ禮ヲ祭祀ノ福ナリ、日用倫紀ハ身心國家、一齊ニ綜ベ結ブ、是ノ故ニ之ノ道ヲ以テ人ヲ爲レバ、則チ行フ處トシテ而シテ其心ヲ爲ムレバ、則チ和ニシテ而シテ平ナリ、愛ニシテ而シテ公ナリ、廟ニシテ而シテ其常道ヲ盡ス、是裏葬ノ禮ヲ祭祀ノ福ナリ、日用倫紀ハ身心國家、一齊ニ綜ベ結ブ、是ノ故ニ之ノ道ヲ以テ天下國家ヲ爲ムレバ、則チ行フ處トシテ而シテ其心ヲ爲ムレバ、則チ和ニシテ而シテ平ナリ、愛ニシテ而シテ公ナリ、廟ニシテ而シテ其常道ヲ盡ス、是裏葬ノ禮ヲ祭祀ノ福ナリ、日用倫紀ハ身心國家、一齊ニ綜ベ結ブ、是ノ故ニ之ノ道ヲ以テ天下國家ヲ爲ムレバ、則チ行フ處トシ

ハ性シニ善ナク不善カナク、善道ニ專ケハ善人而テ却テ精ラカナラズ、語テモ而シテ派ノ意別チナル處ニ正傳チ得ル以テ貫通スルモノナリト、是チ以テ突然トシテ上ニシテ一區ニ夾テサ君ト前後照應ナキ堯舜ニ禹湯似タリ文武只ニ孔子ニ命チ奉ゼザルモノ臣タレハ少ナケレバ君上ノ命令ナレバ下ダリ周公能ハ孔子ノ命令

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解釋〕主於一。一トハ信ナリ、信ハ即チ誠存ス、誠ニシテ四端立ツ、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盡ク道ヲ失ハズ、亦タ盡ク道ヲ得ズ、反於一。而悖於四。誠ナラズシテ四善皆ナ虛シ、動而處其中。發シテ皆節ニ中タル、怒ルベキハ哀ミ樂ベキハ樂ム、皆節ニ過レバ則チ甚シ、是レ罪フカコトシ、及ハザレハ則チ亡シ、是レ悲ムヘキヲ喜ブベキヲ喜バザルノ類ナリ、有所甚有所亡。過レバ則チ甚シ、是レ罪フ所内ニ怒テ市ニ色スト云コトモノ、故ニナス失策多シ、

人之性善。孟子道フ堯舜ヲ稱ス、言ヘ法言脩身篇、

〔講義〕夫レ性ナリ、何ンソモノハ生トイフ俱ニ生スルモノナリ、凡ソ人タルモノナリ、人ノ生セサルヤ空漠タル一元ノミニ何ホド結構ナルモノナリ、情ナルモノハ物カスモ接シテ而シテ感セザルモノナリ、夫レ人生ナカラ愛憎ノ心起ルヤ、萬物ニ接ハリテ而シテ氣質ノ性ナリ、而シテ其ノ性タル所以ノモノハ七ツ、自ラ問チ設ケテ曰ク、其レハ何ゾヤ、曰ク性ノ品ニモ上中下ノ三アリ、上等ナリ、中等ナル性ハ善ハカリニテ、惡心ハ少モナキモノナリ、其ニ於ケルヤ信義智ノ五ツ、是天命ノ性、情ノ品ニモ三ツアリ、其ノ情タル所以ノモノハ七ツ、自ラ問チ設ケテ曰ク、其レハ何ゾヤ、曰ク性ノ品ニモ上中下ノ三アリ、上

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解釋〕

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

晉語ニ叔魚ノ生ル、其母視之曰フ、是レ虎目豺喙、蓋肩ニシテ而シテ牛腹、豺喙盈ツ可ク、是レ嬰シム可カラズ、

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

食音異、字傳昭二十八年、叔向子ノ伯石生ス、叔向ノ母、之ヲ視テ堂ニ及ブ、其聲ヲ聞テ而シテ還テ曰ク、是豺狼ノ聲ナリ、狼子野心、是ニ非レハ羊舌氏ヲ滅ス、此ニ至テ果シテ滅ス、

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

左傳宣四年、楚司馬子良子ノ越椒ヲ生ム、子文曰ク必ス之ヲ殺セ、是ノ子ヤ熊虎ノ狀ニシテ而シテ豺狼ノ聲ナリ、殺サヽレハ必ス若敖氏ヲ滅セン、子良可(キ)カス、子文以テ大ニ戚ヘト爲ス、曰フ鬼猶ヲ食ヲ求ム、若敖氏ノ鬼其レ餒エザランヤ、

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甸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

史記ニ姜原巨人ノ跡ヲ踐ンテ身動ク孕ムモノヽ如シ、居ル期ニシテ而シテ子ヲ生ム、詩ノ大雅ニ誕(コ)ニ厥月ヲ彌(チ)テ、先生遠(ヤフル)ナク害(ヤフル)ナシ、苗(ウサハイ)ヲ(ハシメテウマルヒツジノコノ)スルガ如シ、圻(サ)ケズ、副(サケ)セズ、菑(ワ

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解釋〕夷狄 東夷ト曰ヒ、北狄ト曰フ、西戎ト曰フ、南蠻ト曰フ、此ニ夷狄ト曰フハ、四方ヲ兼ルナリ

〔講義〕 凡ソ上ニ形ハルヽモノヲ天ト名ケ、下ニ形ハルヽモノヲ地ト名ツク、其天地ニ間ニ生ルヽハ、草木山川皆地ナリ、其天地ノ間ニ命セラレテ生ルヽハ、夷狄ヤ禽獸モ皆人ナリ」、蓋シ俗ニ天地人ノ三才ト曰フ、故ニ天地人ヲ以テ總括ス、因テ退之ハ下條ニ委シク其分ヲ言フ、自ラ則チ吾レハ禽獸ヲ人ト名ケテ可ナランカ、答テ曰ク、夫レ上ニ形ルヽハ、夷狄ヤ禽獸モ皆星辰ノ乃チ山ト曰ハ甚ハタ非ニ、然レトモ山ニ草木ノ一本ノ草ヲ指シテ而シテ日月星辰、其行ヲ落道ヲカ亂レテハ而シテ夷狄禽獸モ其情愛ヲ出テ、列屋ヲ撞キ倒スノ及フ所腥血四モニソヽケ、又或ハ人形ニ丈餘彷彿タル怪物ノ如シ、地道亂ルヽハ、地大ニ震シ、大水アリ、流レテ柳ルニ出類ノ如シ、地道亂ルヽハ、物アリ大サ席ノ如ク見星ノ主ナリ、地ハ草木山川ノ主ナリ、夷狄禽獸ハ人ノ主ナリ、何ンゾ安ンジテ其情愛ヲ得ラレンヤ、是ノ故ニ天ハ日月星辰ノ之ヲ主タルノ道ヲ得ス、是ノ故ニ聖人ハ一視シテ篤ク愛スルヲ宜フセザレハ、墨氏ノ仁ニ近シ、故ニ同仁ス、是レ博ク愛スルヲ云フ、是吾ノ仁ト曰フ、然トモ墨氏ニ異ナル所ノ老ニ及ホシ、吾カ幼ヲ以テ幼ヲ以テシ、而シテ人ノ幼ニ及ホスノ類ナリ、或ハ曰フ聖人ノ道ヲ以テ爾ヲ、今一視同仁ト曰ハヽ、則チ是レ人ヲ待ツノ道ヲ以テ禽獸ヲ待ツノ道ヲ以テ人ヲ待ツナリ、嗟(ガナシ)カ予カ上下神ヲ乎、曰ク然ラズ、舜九官ニ命シテ水鳥獸ニ若(シタガハシ)、則チ益ニ命シテ朕ガ虞トナレト、其終リニ及ンテハ則チ魂ヲ之ニ命シテ曰ク、咨(アヽ)汝チ二十有二人、欽(ツヽシメ)哉惟レ時天功ヲ亮カニセヨト、其官ニ命スル殊ナリト雖トモ、然レトモ其ノ仁政ヲ天下ニ施スハ則チ一ナリト、

評曰

上ハ中庸ヲヒラキ、下モ四銘ヲ包ヌ、是宋ノ張横渠四銘ヲ作ル、五原ハ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毀、故ニ五原ノ中、奇トシテ而シテ法アルモノ、東坡ハ一視同仁ヲ駁シテ墨氏ニ近シシトナス、其論ニ甚ハタ辨ス、然レトモ一視ハ用ナリ、即チ天地萬物本ト吾カ一體ナリ、近ヲ篤フシテ而シテ遠キヲ舉ルハ、親ヲ親トシテ而シテ民ヲ仁シ、民ヲ仁シテ而シテ物ヲ愛スルナリ、本ト歸ノ攻ムベキナシ、歸亦タ顯ナリ、顯シテ而シテ物ヲ愛スルナリ、本ト歸ノ攻ムベキナシ、歸亦タ顯ナリ、

西銘

乾ノ父ト稱シ、坤ヲ母ト稱ス、予レ茲ニ藐焉タリ、乃チ混然トシテ中カニ處レリ、故ニ天地ノ塞ハ吾カ其體ナリ、天地ノ帥ハ吾カ其性ナリ、民ハ吾カ同胞ナリ、物ハ吾カ與ナリ、大君ハ吾カ父母ノ宗子ナリ、其大臣ハ宗子ノ家相ナリ、高年ハ尊ブハ其長ヲ長トスル所以ナリ、孤弱ヲ慈スルハ、吾カ幼ヲ幼トスル所以ナリ、聖ハ其レ德ヲ合ハス、賢ハ其秀ナリ、凡ソ天下ノ疲癃(ヒリウ)殘疾、惸獨鰥寡(クヮイクヮクハンクヮ)ハ皆吾カ兄弟ニシテ顚連(テンレン)シテ而シテ告クル無キモノナリ、時ニ之ヲ保ツハ、子ノ翼ミナリ、樂テ且ツ憂ヘザルハ孝ニ純ナルモノナリ、違フヲ悖德ト曰ヒ、仁ヲ害スルヲ賊ト曰フ、惡ヲ濟(ナス)スモノハ不才ナリ、其形ヲ踐ムモノハ、惟レ當タルナリ、化ヲ知ルハ則チ善ク其事ヲ述ブ、神ヲ窮ルハ不才ナリ、其志ヲ繼ク、屋漏ニ愧ヒザルナリ、忝ヲ養フ、懈タルニアラズトナス、心ヲ育スルハ、顯ノ封人ノ類ヲ錫フナリ、勞ヲ弛ベズシテ而シテ瘝(ヨロコビナク)ヲ底(イタ)スハ舜ノ其功ナリ、逃ルヽ所ハナク、參カ從フニ勇ンテ而シテ令ヲ待ツモノハ、申生カ其恭ナリ、其受ルニ體シテ而シテ全セ歸スルヽ所ハ參カ從フニ勇ンテ而シテ令ヲ待ツモノハ、伯奇ナリ、富貴福澤ハ將ニ吾ヲ之生ヲ厚セントス、貧賤憂戚ト庸テ女ヲ成ナルニ玉ニスルナリ、存スレハ吾レ順テ事フ、沒スレハ吾レ寧ンスルナリ、

原鬼〔題意〕

說文ニ人ノ歸スルヲ鬼ノ言タルヲ所鬼トナス、从人鬼頭ニ象ル、鬼ハ陰氣賊害ス、从ム厲ノ歸ナリ、禮記ノ禮運ニ鬼神ニ列ス、註ニ鬼ハ精魂ノ歸スル所ナリ、其眞宅ニ歸ス、列子天端ノ篇ニ精神形ヲ離レ、各ヽ其眞ニ歸ス、故ニ之ヲ鬼ト謂フ、鬼ハ歸ナリ、神ハ荒忽トシテ形ナキモノナリ、程子ノ曰ク、鬼神ハ二氣ノ良能ナリ、徐岩泉カ曰フ、鬼神ハ天地ノ功用ニ屬シ、鬼ハ歸ナリ、神ハ造化ノ迹ナリ、強子曰フ、鬼神ハ往ニ屬シ、神ハ來ニ屬ス、鬼ハ靜ニ屬シ、神ハ動ニ屬ス、鬼ハ無ニ屬シ、神ハ有ニ屬ス、鬼中神アリ、神中鬼アリ、生者ハ死ス、未タ嘗テ亡ビズ、息者ハ消ス、而シテ息者ハ未タ嘗テ泯ビズ、朱子

曰ク、二氣ヲ以テ言ヘハ、則チ鬼者陰ノ靈ナリ、神者陽ノ靈ナリ、一氣ヲ以テ言ヘハ則チ至テ而シテ伸ブモノヲ神トナシ、反テ而シテ歸スルモノヲ鬼トナス、其實一物ノミ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之爲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之爲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解釋〕鬼有形。於形。左傳莊公八年齊侯貝丘ニ田ス、大豕ヲ見ル、從者ノ曰ク、公子彭生ナリ、之ヲ射ル、豕ハ人ノ如ク立テ而シテ啼ク、有馮於聲。左傳僖公三十二年、晉ノ文公卒ス、絳ヲ出ル、柩ニ聲アリ、牛如シ、亦有動於民而爲禍。武王兵ヲ觀シテ盟津ニ至ル、白魚躍テ舟ニ入ルノ類、周語、惠王十五年、神アリ莘ニ降ル、王諸ヲ內史過ニ問フ、對テ曰ク神ヲ得テ以テ興ルアリ、亦ダ以テ亡ブルアリ、亦有動於民而爲福。武王殷ニ問ヒ星ヲ見テ曰ク、若ヲ國ニ妖アリヤ、曰ク、螢而シテ天血ヲ雨ラス、故有動於民而爲禍。

◉〔講義〕梁ニ嘯グモノアリ、何物ナラント、從フテ而シテ之ヲ燭ス、ニ見ルナキナリ、斯レ鬼乎、曰ク非ナリ、鬼ニ聲アリ、何物ナラント、從テ而シテ之ヲ視ル、ニ見ルナキナリ、斯レ鬼乎、曰ク非ナリ、鬼ニ形アリ、何物ナラント、從テ而シテ之ヲ執ル、ニ見ルナキナリ、斯レ鬼乎、曰ク非ナリ、鬼ニ聲アリ、何物ナラント、從テ而シテ之ヲ觸ル、ニ見ルナキナリ、斯レ鬼乎、曰ク非ナリ、鬼ニ聲ト形トナシ、安ンソ氣アラン、曰ク然ラハ則チ鬼ニハ聲ナキ乎、曰ク夫レ形アッテ而シテ聲ナキモノハ物ニ之レアリ、物ニ之レアリ、風霆（カミナリノコト）是ナリ、聲ト形トアルモノハ物ニ之レアリ、物ニ之レアリ、風霆（カミナリノコト）是ナリ、聲ト形トアルモノハ物ニ之レアリ、人ト獸ト是ナリ、聲ト形トアッテ而シテ無キモノハ物ニ之レアリ、鬼神是ナリ、曰ク然ラハ則チ怪ナリ、物ニ之レアリ、人ト獸ト是ナリ、聲ト形トアッテ而シテ無キモノハ物ニ之レアリ、鬼神是ナリ、曰ク然ラハ則チ怪ナリ、以テ沓シテ依ルナシ、故ニ曰フ鬼アリト者ハ何ゾヤ、曰ク是レ二ツアリ、鬼アリト者ハ鬼ノ常ナリ、夫レ漢然トシテ形ト聲トナキ者ハ物ノ常ナリ、民カ天理ニ忤フアリ、民情ニ逆フアリ、又物ニ爽（タカ）ヒ人倫ニ逆フアッテ、而シテ氣ニ感ス、是ニ於テカ、鬼形ニ忤フアリ、此民氣ノ召ス所鬼實ニ心ニ生ス、先ッ鬼ノ形ハルアッテ、而シテ氣ニ感ス、是ニ於テカ、鬼形ニ形ハルアリ、又物ニ爽（タカ）ヒ人倫ニ逆フアッテ、而シテ氣ニ感ス、是ニ於テカ、鬼形ニ形ハル

ニ因テ新城ニ繼ル、今太子ガ登デ僕御ガラシム、故ニ復タ車ニ登ラシム、是等ハ皆物怪ナリ、然レ𪜈夢如ニシテ而メ相見ル、狐兎本ト申ザシルナリ、故ニ其作リテ而シテ物ノ怪異ナリ、故ニ人ニ勝テ而シテ人ニ接スルヤ、恒ニ勝テ而シテ人ニ接スルモノハ物怪ナリ、故ニ人ニ勝テ而シテ人ニ接スルモノハ物怪ナリ、武王ノ殷ニ居リテ、周ニ歸ス、王諸ノ兆ナリ、故ニ問フ、是レ何以テ人事ヲ監ミルナリ、將ニ亡ビントスル、殷夏商周皆ト之ヲ神ノ降ル、其德ヲ以テ興ルニ降リ、亦タ以テ亡ビルナリ、將ニ興ラントスル、明神之ニ降リ

マス、其身ヲ修ムルモノ、能ク修シテ且ツ人ノ修ムルヲ貴ムルナリ、務ク人ノ修ムルヲ貴ムルナリ故ニ忌マス、ソコデ善ヲナスヲ樂ミ、是樂ハ分散シテ外ニ舞ハ古ノ人ニ所ト云フモノガアルモ、其ノ舞ノ人ヲ貴メテ曰フリニハ、仁義ノ人ナリ、彼モ人ナリ、予モ人ナリ、ソコデ君子カ其言フト所ナル所以ノモノヲ求メテ已レダノ身ヲ貴ムルナリ、我モ亦タ人ナリ、我モ亦タ人ナリ、舜ハ法ヲ如何ン、舜ノ如ク天下ニ爲シ而シ後世ニ傳フ可シ、我尚ホ鄉人タル君子カ免レズ、是則チ同キナリ、ソコデ君子カ思フ所ノ行フヌ、所舜ノ如クナラザルモノハ、是レ自ラ棄ルナリ、其ノ日ノ行フヌ

ハ、必ス其士ニ非スト、言バニ怒リ、懦弱者ハ言バニ怒ル、能ハス、故ニ必ス顏色ニ怒ル、又譬テ衆人ハ、必ス其士ニ非スト、言バナイト、イカニモ其士デハナイ、衆ハ其士デハナイト、イカニモ其士ニ非スト、言バニ怒リ、懦弱者ハ言バニ怒ル、能ハス、故ニ必ス顏色ニ怒ル、又譬テ衆人ハ、必ス

ハザレハ、堯ハ人ヲ知ラズトナス、禹カ天下ヲ以テ子ニ傳フルハ、後世ノ事ヲ慮ルヤ則チ深シ、然レトモ若シ其子不善ニ傳ヘ、之ヲ子ニ傳フルハ能ハザレハ、舜ト人ヲ知ラズトナス、禹カ天下ヲ以テ子ニ傳フルハ、後世ノ事ヲ慮ルヤ則チ深シ、然レトモ若シ其子不善ニ傳ヘ、之ヲ子ニ傳フルハ、則チ奈何セン、曰ク禹ノ時ハ益ヲ以テ治メ難シ、之ヲ人ニ傳ヘ、啓ハ賢ニ遇ハザレハ、則チ爭ハス、前ニ定マラレハ、假令(タトヒ)其子カ賢人ノ位ニ當ラズト雖トモ、猶チ以テ法ヲ守ルヘシ、前ニ定マルナリ、前ニ定マラスシテ而シテ若シ賢人ニ遇ハザレハ、則チ爭ソヒ且ツ亂ル、是孟子ノ言フ所、之ニ從フ、堯崩スルノ後、天ニ薦ム、十有七年、舜崩ス、三年ノ喪畢リ、禹舜ノ子ニ陽城ニ避ク、天ニ薦ム、下ノ民、之ニ從フ、昔シ舜禹ノ後チ、堯ノ子ニ從ハス、而シテ舜ノ喪畢リ、禹ノ子ニ陽城ニ避ク、天ニ薦ム、七年、啓ニ薦シテ、三年ノ喪畢リ、益禹ノ子ニ避ク、朝覲訟獄スルモノ益ニ之カスシテ啓ヲ謳歌セズ、而シテ啓ヲ謳歌スルモノハ、益

接迹於後世矣。◎〔解釋〕卒乎（危高ノ說）巍巍乎（獨高ノ說）微子（帝乙ノ首子ニシテ而シテ微子祭器ヲ抱イテ而シテ從フ之ヲ去リ周ニ殷ニ往テ殷之ヲ祀リ攻ムヲ存ス武王周公聖人ナリ且ツ散宜生ノ類ガ未曰フ天下ノ諸侯ハ是時諸侯期トスズメルモノアルカ聞カルナリ然ルニ彼ノキ伯夷叔齊ノ歷歷（レキレキ）ズ一意貫ズヌキタ文底ヲ泛カフラ行ナルモノハ乃チ獨リ以テ不可ト乃チ獨リ其事ハ解釋ニ解ク、說ミ合スベシ、武王既ニ殷ヲ亡シ、天下ニ遂ニ周國ヲ宗トス、然ルニ彼ノ二子ハ乃チ獨リ其粟ヲ食フ、是ニ君ノ食ヲ食セサルナリ、遂ニ首陽山ニ隱レテ餓死シテ而シテ自ラ道ヲ知ルコトカ爲ク守リテ而シテ而シテ自ラ道ヲ知ルノ明ナルニ比スレハ豈ニ人ニ名ヲ求ムルアラン乎ノ胸タルヲ奏山ナルニモ伯夷ノ氣象ノ高キニ比スレハ容ルヽ廣大ナルモノ此ノ如シト、故ニ上一等ノ人ナリ、又是別ニ昭乎タル日月ト故ニ彼ノ明者ニ比シテ論ハス可カラス、其ノ身分ノ高卑サヲ云ヒ、是孟子ノ心胸ノ言フ所伯夷ハ狹シト云フ、夫レ殷ガ反對ス、故ニ仕舞周カ勃興之ヲ惑ニフ、孟子ノ當リ、微子ハ伯夷ハ賢潔人ナリ氣象ヲ見ル、武王紂ヲ伐ツハ天下ノ諸侯ハ皆千人ニ如キハ心ノ定規ニ明カ云フヲ顧ミザル

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解釋〕郯子（左傳昭十七年、郯子來朝、公之享之、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雲名、故雲師而雲也、炎帝氏火名、故火師而火也、共工氏水名、故水師而水也、大皞氏龍名、故龍師而龍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也、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丹鳥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鳩氏司空也、鶻鳩氏司馬也、五鳩氏司徒也、五雉爲五工正、鳳鳥氏爲曆正、玄鳥氏爲司分、丹鳥氏爲司至、青鳥氏爲司啓、祝鳩氏爲司徒、雎鳩氏爲司馬、鳲鳩氏爲司空、鶻鳩氏爲司寇、鳲鳩氏爲司空、鶻鳩氏爲司馬、五鳩氏爲司徒、五雉爲五工正、五鳩氏爲五工正、五雉爲五工正、五鳩氏爲五工正、五雉爲五工正、五鳩氏爲五工正

ル、母レカ則チ惑ヘナリ、彼ノ童子ノ師ハ、之ニ書物ヲ授ケテ其句讀ヲ習ハシムルナリ、是則チ業ノ小ナルモノ、吾カ謂フ所ノ其道ヲ傳ヘ其惑ヒヲ解クモノニ非サルナリ、是則チ業ノ大ナルモノ、夫レ句讀(トウ)ノ說ヲ言ハン、世人句ヲ則チ未タ讀ヲ知レト、字ノ中間ニ點ス、又語ノ絕ル處之ヲ句ト謂フ、語ノ時ハ則チ字ノ旁ラニ點ス、而メ之ヲ分ツトキハ則チ字ノ音ヲ讀ト謂フ、讀ノ知ラサルモノハ或ハ師匠ニ從ハス、此レハ是レ其身ニ於ケルナリ、是レ今ノ人子ヲ愛シテ、小人ノ解ケサルモノハ學ヲ捨テ而シテ大人ニハ學ハ或ハ師匠ニ從ハス、道ノ明カナルヲ見サルナリ、則チ今ノ人子ヲ愛シテ、小人ノ則チ師ヲ擇テ之ヲ敬ヘ、謂フ所ノ師ハ書ヲ授ケ句讀ヲ習フニ過キサルノ知ラス、則チ師匠ニ從フ、是レ恥ツ、是レ道ヲ傳ヘ惑ヒヲ解クヲ以テ急トセス、童子句讀ノ知ラ、則チ身ニ至テハ爲メニ師ヲ擇ビ、其身ノ惑ヒノ解ケサルハ、則チ師ヲ擇ハス、是其小人ハ學テ而シテ其大人ハ遺忘ス、明カナラス、巫醫樂師百工ノ人ハ相師トスルヲ恥ヂス、此ハ學テ雜技ハ却テ師アルヲ可シ、巫醫樂師百工ノ人ハ相師ヲ擇ハス、是其身ノ惑ヒノ解ケサルハ、則チ師ヲ擇ビ、其身ノ惑ヒノ解ケサルハ、則チ師ヲ擇ハス、是其小人ハ學テ雜技ハ却テ師アルヲ可シ、巫醫樂師百工ノ人ハ相師トスルヲ恥ヂス、此ハ學テ雜技ハ却テ師アルヲ可シ、巫醫樂師百工ノ人ハ相師トスルヲ以テ況ンヤ士大夫ノ族ノ師トナリ、何ニ故ニ之ヲ恥ヂサ

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解釋〕覇易覇（覇ハ踏侯ノ長カトナスナリ、郭康成カ云フ、覇ハ把ナリ、言ハ王者ノ政教ヲ把持ス、故ニ其字或ハ伯ニツクル、或ハ覇ニ作ル、楊雄（楊雄字ハ子雲、楊子法言ヲ著ハス、）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ナリ、）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史記孔子ノ時周室微ナリ、而シテ禮樂廢ス、詩書缺ク、三代ノ禮ヲ追迹シ、古者詩二千餘篇、孔子ニ至ル、禮樂ヲ去リ、又史記ニシ、因リ、春秋ヲ作リ、上隱公ニ、至リ、下哀公十四年ニ訖ハル、）

◉〔講義〕文公始メ孟軻ノ書ヲ讀ミ、軻ハ孟子ノ名ナリ、字ハ子輿、然シテ後チ孔子ノ道カ尊フ、王トナル、モノハ王トナリ、易ク、覇トナルモノハ覇ト、聖人ヲ尊アモノハ覇孟氏バカリト、喚ク楊雄カ書ニ因テ孟氏カ益ミ尊ケレハ則チ雄ハ亦タ聖人ノ徒カ、是レ楊雄ヲ以テ賓中ノ主ハ荀氏ナリ、是レ雄カ好ム取ルベキハ、孟氏ノ說ヲ尊信スルヲ以テ、楊朱墨翟蘇秦張儀ノ類ヲ、聖人ノ道カ世界ニ傳ハラス、周ノ衰フルヤ、亦チ紛紛籍籍（イトクチノヲ、キヲ）ト、在リ、夫レ聖人ノ棄ニ火ヲ相亂リ、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ト流行ス、其存シテ聖人ノ道ニ醇ナルモノハ大儒猶ホ黃帝老子ノ說ト錯雜ス、然レトモ其存シテ而シテ其ノ統ヲ知ラス、性惡篇等ノ人ノ性ハ惡、禮義ハ聖人ノ僞ヨリ生ス、此ノ止耳、是ヨリ題ニ入ル、方入正言ト云フカ如シ、其後荀氏ノ書ヲ得ルニ及ンテ、是レ荀子ノ粹ナル、故ニ厚シテ、讀ム、且ツ楊雄氏ノ上而ハ孟軻氏而止（ノミ）耳、蓋シ醇ハ酒ノ未ダ漉（ロ、シ）カザル、其ノ糟ヲ、去ル、故ニ詩書春秋ハ疵（カ）蓋シ、荀子非十二子ノ篇ニ合ハサルモノヲ削リ聖人ノ書ニ附セ、孟子ノ道ニ合ハサルモノヲ削リ、孟子ノ道ニ合ハサルモノヲ削リ、孟子ノ道ニ合ハサルモノヲ削リ

ノ爲ス所其ノ靈自ラ當ニ龍ニ讀ル可シ、蓋シ堯帝ガ舜ノ聰明ヲ聞キ、畎ヨリ擧ケ、婺ニ娵ニ任ス、堯ノ舜ニ任スルカコトモ、龍ハ是ノ女英ヲ以スルガコトシ、然レトモ龍ハ是ノ黃氏日抄ニ雜說四首ニ龍ハ喻テ君ハ以テ臣ナカル可カラズ、蓋シ稱シテ言フ者ハ、談生ノ崖圃居カ傳ヲツクルニ、龍ハ喻テ人ハ以テ取ル可カラズト言フ、龍ハ喻テ人ハ以テ取ル可カラズト言フ、或ハ云フ、此ノ篇ハ伯樂ハ馬ノ

リ推シ、茫洋(ハット)トシテ支間ヲ窮ム、玄ハ天地ト云フコトヲ稱シ、黃ハ日月ノ光氣ヲ伏シ藏クシ、靈ハ天地ト雷ナリヤ稱光リニテ天ヲ感シテ、日月ノ高妙ヲ不思議ニ測シ、下土ヲ水ニシ、陵谷泊(コツ)亂ス、此レ聖君ガ賢臣ニ任シ、以テ天下ノ勳業ヲ成スニ、變化ヲ示シテ、而シテ通シ、神ニシテ而シテ明カナリ、許多ノ大事ヲ謂フ、雲モ亦タ靈ト謂フ、能ク龍ノ能ク靈ノ若キハ則チ雲ノ能ク之ヲ用ユルニ因テ賢臣ハ聖君ノ賢ニ遇ヒテ見ルヲ謂フ、後ニ其ノ任用

于里ナルモノハ、一食ニ或ハ粟米チ一石ホト、食ヒ盡ス、是レオノ人ニ異ナルモノハ、其能ク千里ナルヲ知ツテ而シテ食養セザルモノハ、必ス尊位重祿、以テ之ニ任使ス、馬ヲ食養(ヤシナフ)モノハ、君子ハ成スヲ養フ、其異才タルヲ知テ禮養セス、此謂フ英雄豪傑ヲ養フモノハ、其能ク大事ヲ辨シ、大功ヲ成スヲ知テ

レス、其ノ形タルヤ諸獸ニ類セズ、蓋シ麟ノ形尋常山澤ノ獸ト相類セズ、馬牛犬豕ニアラズ、六畜ニ馬牛犬豕アリ、野獸ニ豺狼麋鹿アリ、常ニ其ノ形チ見ハシ、辨認シ難カラザルニアラズ、然ルニ世間ニ出テズ、吾レ亦其ノ麟タルヲ知ルヲ可カラズ、故ニ吾レ其ノ犬豕豺狼麋鹿ニ類スルモノハ、吾レ其ノ形狀皆辨認スル可シ、而シテ犬豕豺狼麋鹿ノ六ノ者ハ、吾レ其ノ麟字ヲ識ク、麟也ハ知ル可カラザレハ則チ其ノ麟タルヲ知ル可カラズ、惟リ其麟常ニ天下ノ物トナス、其ノ見ルナリ於テ麟ノ告ニチ之レナリ、然リト雖モ聖人ノ爲メニ出ルナリ、然リト雖モ聖人ノ爲メニ出ルナリ、之レニ至テ不祥トナラルハ聖人ノ爲ニ蓋シ不祥ノ邊ヲ重ンズ、德アツテモ而シテ不時ニ非サルモノハ、俱ニ不祥ニ近キヲ見ル、孔子曰ク、麟ハ獸ノ長ナリ、人ノ以テ爲ス、不祥ト雖トモ、而シテ聖人ハ麟ヲ知ル可カラザルノ物ニアラズ、形ヲ以テ知ル可キ知ル可カラザルノ物ニアラズ、形ヲ以テ知ル可キ知ル可カラザルノ德アルノ物ニアラズ、以テ形ヲ

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

〔解釋〕國子先生　元和七年、公復爲國子博士。往博士アリ。漢多ク數十人ニ至ル。晉武ノ初メ國子學ヲ立ツ。始テ國子博士ハ官ヲ置ク、漢ノ百官表ニ曰ク博士ハ奉宮古今ニ通ス、爬羅剔抉　爬ハ把ト同シ、又掻ナリ、羅ハ網羅ナリ、剔ハ解ナリ、抉ハ挑ナリ、搜抉餘スラナキナリ、鉤其玄　淵幽玄ノ理ヲ鉤索ス、猶ホ深フ、補苴罅漏皇張幽眇　苴ハ藉ナリ、字藁ニ曰ク、苴ハ草ノ英ヲ含ミ、百花ノ精華ヲ咀フ、咀ハ食ナリ、自ラ文章ヲ作ルノ法　上規姚姒渾渾無涯　渾渾ハ姚姓、禹ハ姒姓、渾渾ハ極リナキノ貌、周誥殷盤牙　誥ハ殷盤ハ盤庚ノ誥ナリ、佶屈聱牙　佶屈ハ聱牙ハ讀ミ難ク意ナリ、英咀華　英ヲ含ミ、百花ノ精華ヲ咀フ、咀ハ食ナリ、自ラ文章ヲ作ルノ法　上規姚姒渾渾無涯　渾渾ハ姚姓、禹ハ姒姓、渾渾ハ極リナキノ貌、周誥殷盤牙　誥ハ殷盤ハ盤庚ノ誥ナリ、佶屈聱牙　佶屈ハ聱牙ハ讀ミ難ク意ナリ、春秋謹嚴　春秋ハ一字ニテ褒貶ス、謹テ而シテ殺ス、左氏浮誇　左氏ノ文ハ浮虛ニシテ而シテ跨大ナリ、易奇而法　周易ノ文甚ハタ奇ニシテ而シテ正當ノ理法ルベシ、詩正而葩　詩ノ義理甚ハタ正フシテ而シテ辭モ亦タ藻麗ナリ、下逮莊騷　莊子屈原ノ騷ナリ、太史所錄　史記、子雲相如　揚雄字ハ子雲、司馬相如、通於方　方ハ義方ナリ、義ノアル所ナリ、左右具宜　左右原ニ遂フ、又文武ナリ、跋前躓後　詩ノ狼跋ノ篇、狼其胡アリ、進メハ則チ其胡ヲ跋ミ、退ケハ則チ其尾ニ躓ク、跋躓同シ、註退雖フアルナリ、遂竄南夷　貞元十九年、監察御史ニ拜セラル、又連州ノ令ニ貶セラル、

〔講義〕國子先生　先生トハ退之自ラ稱スル、國ノ高官ノ子ニ集メテ教ル館下ニ國子ト曰フ、蓋シ朝ノ蚤ニ起テ大學ノ學問所ニ入リ、諸弟子ニ招テ、自ラ諸弟子ニ教テ曰ハル、夫レ館ハ館記ニ五十里ニシテ市アリ、市ニ館アリ、館ニ積アリ、以テ學ハ勤聽ルニ客ヲ待ツ、古ヘハ學校ニテ賓客ヲ待テ國子先生ノ館辭ナス、學業ハ朝聽ルニ客

精シクナリ、嬉（タノシミ）遊山等ヲナスト雖モ、破ルト雖モ、友ナトニ隨フニ毀（ヤブ）レテ仕舞フヲ、方今ハ聖宗ノ代ヲ曰フ、聖賢相ヒ遭ヘハ行跡ノ事ヲ思フニ成リシテ、小賢ハ宰相ノコトニテ李逢吉ナンドヲ斥ス、治具必ラズ張ルト刑名賞罰治マリ言ヲ意ラズ、兇邪ノ人ヲ必ラ登ケテ崇尊（ムツトフ）ス、又治具ノ言ヲ意ラズ、兇邪ノ人ヲ官ニ引キ登ケテ崇尊（ムツトフ）ス、刑名賞罰治ヲナル故ニ、小シノ善ヲ以テ仁義ヲ守リ治ヲナス道ニ分ツ、莊子、天道篇ニ見タリ、今ハ治平ノ世ヲ占（シ）メ有スルモノモ、率（ヒ）ムネ以テ錄（シルサル）ヒ、一藝ニ名アルモノハ、必ズ其玄ヲ鉤索スルヲハ猶ホ深キヲ得ザルモノハ、悉ク登庸シ無材ノモノハ、黜ケテ人才アルモノハ、磨（ミガ）キ出スナリ、登庸スルコトモノ云フ、叔登庸セラレサルナシ、爬羅剔抉（ハラテキケツ）トテ是ハ前漢ノ貢禹カ傳ニ山ヲ梓ヲ土ヲ把（トル）ル、晉書ノ傳ニ把テ已ム無シ、把ハ爬ト通ズトアリ、韓文ノ序ニ賭子百生搜抉（シウケツ）シテ餘スナシト、是レハ總テ人才ヲ刮（ケツ）リテ惡キモノヲ除ケツリサリ、光リノ好キトコロヲ磨（ミガ）キ出スナリ、悉ク登庸シ無材ノモノヲ云フ、業ハ動メ精キ能ハザルヲ患ヘヨ、官位百司ノ明カニシテ而シテ選（エラヒ）テ獲モノアルモ、タレカ多材ニシテ而シテ揚登セラレズトイハン、踏生ノ學ハ動メ精キ能ハザルヲ患ヘヨ、官位百司ノ明カニシテ而シテ揚登セラレズトイハン、踏生ノ學行ハ迹ハ學問ノ成ル能ハザルヲ患ヘテ、官位有司ノ公（オホヤケ）ナラザルヲ患ヘテ、文章ハ末ハタ終ハラザルニ末座ノ列ニアザ笑フモノアリ、曰クト毀ケテ弟子ノ辭ヲナスト、退之ノ言ヲ給ヒ仕ヘ云フ、ソコト、是ヨリ先生ノ事ヲ美ス、夫レ先生ハ口ニ六藝ノ文ヲ吟スルコト絃ニ年アリ、敗年ス、六藝ハ師古曰フ六經ナリ、學者功ヲ積ミ披ク六經ニ用ユル、猶ホ農者ノ功ヲ種藝ニ用ルカコトシ、故ニ曰フ、猶ホ種ユルカコトキナリ、學者ノ編ニハ諸史百家ノ編ニ、必ズ其玄ヲ鉤索スルヲハ猶ホ深キヲ得ザルモノハ、悉ク登庸シ無材ノモノヲ云フ、業

ヲ食フ、所ハ胸中ニ美才ヲ蓄フル云フ、文章作リナク、周誥殷盤ハ退之ノ家ニ滿ツ、上古ニ沂リテハ舜ヤ禹ノ言フ所ノ渾渾トシテ廣大ニシテ極リナク、周誥殷盤ハ解釋サ難ミ合スベシ、信屈聱牙ノ書マデモ書シ明カニシ、又春秋ノ譏嫉シナクル、是レ左丘明カ筆ノ浮誇ナル、是レ左氏ノ浮誇ナルヲ加フ、又左氏ノ浮誇ナル、是レ左丘明カ筆ノ浮誇ナル、是レ左氏ノ浮誇ナル、是レ左丘明カ筆ノ浮誇ナル

ト、一字ニテ褒貶(ホメトコ)ヲ以テ故ニ譏(カタ)クシテ牙ニ入ラサルノ書マデモ書シ明カニシ、又春秋ノ譏嫉シナクル、是レ左丘明カ筆ノ浮誇ナル、是レ左氏ノ浮誇ナル、是レ左丘明カ筆ノ浮誇ナル

師テ文ヲ作リシヲ云フナリ、左傳ノ文ハ經ヲ釋イテ而シテ修飾ス、浮華ニシテ而シテ誇大ナカ若キヲ曰フ、又易經ノ奇妙ニシテ而シテ法ニシテ而シテ誇大ナル

當ノ理ハ法トルベキナリ、又詩經ノ正ニシテ莊子ヤ屈原ノ葩(ハナヒラ)カナリ、詩ノ理ハ法ル可シ、而シテ下モ莊子ヤ屈原ノ葩(ハナヒラ)カナリ、詩ノ理ハ法ル可シ、而シテ

ルモノハ宰相ノ方ナリト、是レ聖賢ノ不遇ニシテ其車轍ガ天下中ニ滿チタリ、然ルニ不遇ニシテ用ユル能ハズ、梁ニ適ク、梁ノ惠王モ言フ所モ果サズ、則チ孟軻ハ鄒人ナリ、齊ノ宣王ニ游事ス、宣王用ユル能ハズ、又荀卿ハ楚ニ適ク、楚ノ頃王ニ游事ス、宣王ノ情ニ溷ナリト、是レ聖賢ノ不遇ニシテ而ノ事ノ見テ以爲ク迂遠ニシテ正チ守リテ大儒論ノ以テ興ル、讒言ヲ遠ニ逃レテ聞合ニ廢死セリ、蓋シ荀卿ハ濁世ノ政カ國ヲ亡シ、君相ヲ亂リ、儒墨道德ノ行ヲ興壞ヲ拘ハリ莊周等カ如キ、又滑稽ニメ俗ヲ亂ル、サテ是ノ孟荀ノ二儒ハ、辭ニヲ吐ケハ而ノ推道テ序列シテ敷萬言ヲ著ハシ、而シテ卒ス、因テ聖人ノ域塲ニ入ル、而ノ經道ト列ナリ、足ヲ舉ケレハ法度トナシテ群類ヲ絕チ、衆倫ヲ離レテ、儕（タグヒ）ニ聖人ノ域塲ニ入ル、而ノ

メルニ、其世界モ必ス遇セラルヽヤ、如何ハカリ、二儒猶ヲ遇セラルヽヤ、期スル能ハズ、然ルニ今先生學問ハ勤タリト雖モ、而シテ中道ノ用ヲ由ラナサズ、言辭ハ多シト雖モ、而シテ衆人ニ顯ハレズ、文章ハ奇妙ナリト雖モ、而シテ天下自ノ大學者ニ比スレバ、之ヲ孟荀ニ顯ハレズ、文章ハ奇妙ナリト雖モ、而シテ天下自ノ大學者ニ比スレバ、之ヲ孟荀ニ比スレハ、汪ニハ吾レ云フ、我レハ荀孟ニ比ス、然ルニ吾レ云フ、蓋シ當キマリノコトニ奔走スルコトニ、以下何ノ六ケシキコトハナキ解ク云フ、役役ハ經營ノ貌ト古疏ノ三年博士トナルコトハナキ、只其博士タル時ニ、陳ノ職ニ其幸ヒトヲ以テ好句ヲ盜ス、然リ而シテ人ニ信セラレズ、拔レ、解キ、

拙ラナリトモ、以下足ルノ說ヲ云フ、役ハ俸祿ヲ費ヤシ、歲ミニハ倉米ヲ糶（ウリ）ス、然ルニ吾レ云フ子、蓋シ當キマリノコトニ奔走スルコトニ、以下何ノ六ケシキコトハナキ解ク云フ、役役ハ經營ノ貌ト古疏ノ三年博士トナルコトハナキ、只其博士タル時ニ、陳ノ職ニ其幸ヒトヲ以テ好句ヲ盜ス、然リ而シテ人ニ信セラレズ、拔レ、解キ、

ルニ、其世界モ必ス遇セラルヽヤ、如何ハカリ、二儒猶ヲ遇セラルヽヤ、期スル能ハズ、然ルニ今先生學問ハ勤タリト雖モ、而シテ中道ノ用ヲ由ラナサズ、言辭ハ多シト雖モ、而シテ衆人ニ顯ハレズ、文章ハ奇妙ナリト雖モ、而シテ天下自ノ大學者ニ比スレバ、之ヲ孟荀ニ顯ハレズ、文章ハ奇妙ナリト雖モ、而シテ天下自ノ大學者ニ比スレバ、之ヲ孟荀ニ

拙ラナリトモ、以下足ルノ說ヲ云フ、役ハ俸祿ヲ費ヤシ、歲ミニハ倉米ヲ糶（ウリ）ス、然ルニ吾レ云フ子、蓋シ當キマリノコトニ奔走スルコトニ、以下何ノ六ケシキコトハナキ解ク云フ、役役ハ經營ノ貌ト古疏ノ三年博士トナルコトハナキ、只其博士タル時ニ、陳ノ職ニ其幸ヒトヲ以テ好句ヲ盜ス、然リ而シテ人ニ信セラレズ、拔レ、解キ、

〔文法〕此韓公正正ノ旗堂堂ノ陣ナリ、其主意ハ專ハ憤懣無聊（ウラミウラムヤスンセズ）ノ辭ヲ以テ、之ヲ人ニ托ス、自ラ咎メ自ラ責ムルノ辭、之ヲ已レニ托ス、最モ體ヲ得タリ、前段ハ端ヲ起ス、此レ獨リ進學ノ教ヲ以テ以起シ、後ヲ文義ハ

ル、恨ミナキ能ハズ、而シテ怨懟無聊（ウラミウラムヤスンセズ）ノ辭ヲ以テ、之ヲ人ニ托ス、自ラ咎メ自ラ責ムルノ辭、之ヲ已レニ托ス、最モ體ヲ得タリ、前段ハ端ヲ起ス、此レ獨リ進學ノ教ヲ以テ以起シ、後ヲ文義ハ

◎

ス法變ス解嘲ハ揚雄ト云フ人カ作フル、答戲ハ班孟堅ト云フ人カ作フル、是赤手長蛇ヲ捕フルノ法ナリ、

評曰　前段ハ發端、中段ハ是歐ス、後段ハ是解ク、胸中抑鬱反テ他人ヲ借テ說キ出スヲ以テ已レ則チ心和ラキ氣平ラキ、以テ之レヲ解ス宜ナリ、當時ノ宰相之レヲ讀テ旋（タヽ）チ悔ユル心ヲ生シ、公ヲ敬メテ史館修撰トナス、李絳（カウ）タリ、本ト才ヲ愛スルノ心アリ、故ニ其言入リ易シ、多ク韻語ヲ用ユ、楊子雲ノ解嘲已ニ然リ、蓋シ韻語ヲ用ユレハ則チ經緯タリ、金石聲ハ晉ノ孫綽ノ大守楚ノ子、碑ヲ天台山ノ賦ヲ作ル、辭致甚ハタ工ナリ、初テ成ル以テ友人范榮期ニ示ス、卿試ニ地ニ擲テ、當ニ金石ノ聲ヲ作スベシ、韻語ハ、

〔嬉隨〕〔張良〕〔庸光〕〔楊明〕〔成公〕〔年編〕〔玄捐〕〔年勤〕〔老眇〕〔紹倒〕〔勞華〕〔家涯〕〔禾誇〕〔葩錄〕〔曲矣〕〔爲方〕〔成友〕〔咎史〕〔夷士〕〔治時〕〔裨爲〕〔榊楔〕〔室砂〕〔芝皮〕〔遺拙〕〔傑長〕〔方明〕〔行弘〕〔陵經〕〔統中〕〔用衆〕〔粟織〕〔食促〕〔縮斥〕〔之宜〕〔庫疵〕〔楹苓〕

愛直贈李君房別〔題意〕

南陽公ハ張建封ナリ、時ニ徐ノ帥トナル、韓文公其幕ニ佐タリ、李昌封ハ張建封ノ壻ナリ、真元六年、進士タリ、公ノ此文ハ十五年徐ニアツテ作ル、按スルニ李君房ハ正直ノ人ニシテ且ツ南陽公ノ國ニ之ノ婿トナス、然ルニ南陽公カ李君房ヲ厚ク待セル、故ニ李君房ハ左右ヲ去テ他ノ國ニ之ク、韓文公其去ルニ臨ンテ君房ノ直臣ナル、借ンテ之ヲ以テ南陽公ナ諛動スル可カリ、此文賦子成ハ韓公ノ手筆ニ非ストモ字句ノ意長、句句奇健ノ處ハ韓公ニ非レハザルナリ、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於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

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娣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講義〕

其君ノ左右ニ居ルモノヤ、又ハ其君ノ前ニ居ルモノヤ、皆正キ人ナラバ、ト忠レ漢ノ蘇仲舒ガ對策ノ文ヲ用テ起チナス、其君ノ身分ガ正シカラザルヲ思タトコロガ、ドウシカ自ラ言フニハ、李君房先生ガ、平生南陽公張建封ノ左ヤ右ヤ前(イヤ)ヤ後(シリヘ)ニ居ルモノヤ受ケ合ナリト、サテ吾レカ退之ノ側(カタハラ)ニ在ルヲ觀ルニ、李生カ知ラザル所アレバ、思ハザルモ、何(ナニ)カ一事ニテモ心ニスマザルコトアレバ、疑ハザルコトナシ、又道理ニ叶フ事アレバ、疑ハザルコトナシ、其事ヲ指シテ待(アシラフ)所ノ李生ヲ指シテ惜ムナリ」、然以其所ノ言ハ、其直ナルヲ知ラヌ人タチハ、將サニ以テ自分ガ高官ニ登ラントスル所ノ志ヲ充(ミテ)テ、而シテ止マントスルノミノコトニテ、外ハ何ニモナキ人ナリト曰クハ、故ニ吾レカ天下ノ人事ノ決シテ左樣ナリトアラジト道(イヘ)ハ、李生ノ左右ニ居ルモノヤ、又ハ其君ノ前(イヤ)ヤ後(シリヘ)ニ居ルモノヤ、皆正キ人ナラバ、ト忠レ漢ノ蘇仲舒ガ對策ノ文ヲ用テ起チナス、其君ノ身分ガ正シカラザルヲ思タトコロガ、ドウシカ自ラ言フニハ、李君房先生ガ、平生南陽公張建封ノ左ヤ右ヤ前(イヤ)ヤ後(シリヘ)ニ居ルモノヤ、皆正キ人ナラバ、ト忠レ漢ノ蘇仲舒ガ對策ノ文ヲ用テ起チナス、其君ノ身分ガ正シカラザルヲ思タトコロガ、ドウシカ自ラ言フニハ、李君房先生ガ、平生南陽公張建封ノ左ヤ右ヤ前(イヤ)ヤ後(シリヘ)ノ側(カタハラ)ニ在ルヲ觀ルニ、李生カ知ラザル所アレバ、思ハザルモ、何(ナニ)カ一事ニテモ心ニスマザルコトアレバ、疑ハザルコトナシ、又道理ニ叶フ事アレバ、疑ハザルコトナシ、其事ヲ指シテ待(アシラフ)所ノ李生ヲ指シテ惜ムナリ」、然以其所ノ言ハ、其直ナルヲ知ラヌ人タチハ、將サニ以テ自分ガ高官ニ登ラントスル所ノ志ヲ充(ミテ)テ、而シテ止マントスルノミノコトニテ、外ハ何ニモナキ人ナリト曰クハ、故ニ吾レカ天下ノ人事ノ決シテ左樣ナリトアラジト道(イヘ)ハ、李生ノ左右ニ居ルモノヤ、又ハ其君ノ

唐宋八大家文講義卷二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石川鴻齋講義
上田淡堂校正

韓愈退之著

論佛骨表

題意　鳳翔法門寺ニ護國眞身塔アリ、塔内ニ釋迦文佛ノ指骨一節アリ、其法ヲ開ケバ則チ歳豐ニ人泰カナリト、是ニ至テ憲宗中使杜英奇ヲ遣リ、宦人三十ヲ押ヘ、香花ヲ持シ、迎ヘテ大門ニ入レ、禁中ニ留ル三日、公上表ノ極諫ス、帝大ニ怒リ、死ニ抵イタサント欲ス、崔群裴度公ノ爲メニ言フ、乃チ潮州ニ貶ス、時ノ宰相馮宿カ草スル所ト疑ヒ、宿チ歇州ニ貶ス、時ノ宰相皇鎮ハク識鑒ナキト謂フベシ、表ハ標ナリ、明也、釋名ニ云フ下モ上ニ言フヲ表ト曰フ、又法苑珠林ニ、舍利ハ西域ノ梵語ニ、舍利ニ三種アリ、一ニ骨舍利、白色ナリ、二ニ髮舍利、色黑、三ニ肉舍利、色赤ク、佛舍利ノ如キハ推打（スイダ）シモ破レズ、弟子舍利ノコトキハ、推擊スレハ便チ破ル、案スルニ佛骨ハ即チ舍利ナリ、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

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解釋】 後漢ノ明帝夢ニ金人ノ長大サ見ル、頂ニ光明アリ、以テ群臣ニ問フ、或人曰ク、西方ニ神アリ、佛ト名ク、其形長ケ丈六尺ニシテ而シテ黄金色、帝是ニ於テ使チヲ天竺ニ遣リ、佛道法ヲ問フ、遂ニ中國ニ於テ形像ヲ圖畫シ、楚王英始テ其術ヲ信ジ、桓帝神ヲ好ム、數々浮圖老子ヲ祀ル、百姓稍ヽ奉スルモノアリ、後ニ中國ニ於テ佛寺ニ捨ツル三タビ、嘗テ裘裟ヲ披テ自ラ度シ、敬放ス、此ノ事ヲ記ス、中國此ニ因テ頗ル其法ヲ奉ス、轉ヽ盛ナリ、

前後三度捨身。梁主身ヲ同泰寺ニ捨ツル三タビ、嘗テ裘裟ヲ披テ自ラ度シ、敬放ス、昔シ黄帝ハ在位百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ヒ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ニシテ、百姓安樂ス、帝堯考、然リ而シテ禪メ中國未タ佛ヲ上古未タ嘗テアラザルナリ、君民福祥皆佛ト興ス、湯ノ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ニ在位ノ年數ヲ推シモミル、佛法亦タ盛ナリ、周ノ文王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ノ時モ佛法亦タ盛ナリ、周ノ末ニ至テ、中國ニ入ル、佛ニ事フルト興ルナシ、上ノ中國ニ因テ而シテ入ルノ句ニ驚ク、致スニ非アラザルナリ、漢ノ明帝ノ時始テ佛法アリ、君ノ國ニ享ル在位總カトモニ十八年ノミ、其後亂亡相繼キ、逆祚モ長カラズ、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佛ニ事フルヽ漸ク盛ミテ、年代同泰寺ニ捨テ、凡ソ三度ナリ、其身ヲ裘裟ヲキテ、敬放ス、人心天子ト謂フ、萬事皆佛ニ施シ、宗廟ノ祭ニ牲牢ヲ用ヒズ、晝日三食モ野菜ヲ菜ト物ニ餓死ス、蓋シ晉宋ノ間、朝廷禁肉ヲ食ヒ、其後竟ニ侯景ニ禁城ニ攻ル、其他ハ一切ニ魚肉ヲ謂テ、蔬ト云フモノヽ、蔬城ト攻ル、所ナス、其國ナモツ亦タ亡ス、佛ハ事フルニ足ラザルヲ、是ノ一端ニ事ヘテ福ヲ求メテ而シテ禍ヲ得ル、此ニ由テ之ヲ觀レハ、佛ノ事ヘテ福ヲ求メテ而シテ禍ヲ得ルヲ、以上乃チ俱ニ佛ニ事ヘテ福ヲ得ルヲ書ニ

ヲ、佛ハ事フルニ足ラザルノ證トナス、

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聞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悉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狎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止於一時。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斷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

【解釋】 當時群臣材識不遠（蕭瑀ノ類ノ如キハ傳奕官ヨリ度ス）以テ釋教ヲ抑スル能ハズ之ニ勝ツ能ハザルナリ、然ルニ傳奕モ亦タ道教ヲ扱ケテ所以ナリ、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功德使上言ス、鳳翔法門寺塔ニ佛ノ指骨アリ、相傳フ三十年一タヒ開ケハ、必有斷身臂身以爲供養。碧巖ニ昔人道ヲ求メ骨ヲ敲キ髓ヲ出タス、血ヲ刺ス機ヲ瀝ブ、髮ヲ布キ泥ヲ掩フ、虜ニ投シ虎ニ飼ス、古尚ヲ此ノ若シ又タ云フ、二祖滑利刀ヲ求メ、自ラ左臂ヲ斷チ、達摩ノ前ニ致ス、報恩經ニ轉輪聖王爲メニ佛法ヲ求ム、一婆羅門アリ、言フ若シ能ク王ノ身ノ上ニ就キ、割テ千瘡ヲ腕ニ、古人ノ長大サ見ル、頂ニ光明アリ、以テ群臣ニ問フ、佛ト名ク、其形長ケ丈六尺ニシテ而シテ黄金色、楚王英始テ其術ヲ信ジ、百姓稍ヽ奉スルモノアリ、後ニ中國ニ於テ形像ヲ圖畫シ

チ作サバ、薪ニ油ニ滿テ、安メ燈炷ヲ施シ以テ供養スルモノハ、我レ當ニ汝カ爲メニ佛法ヲ解脫ケシメ、スベシト、

●〔講義〕我カ高祖ハ始テ隋ノ禮ニ則チ佛法ヲ除カテン聖明ナル高祖皇帝ノ智識ヲ推シ闡ヒラキテ以テ斯惡弊ヲ救フ能ハズ、其佛法ヲ除キ去ルノ議スルモ、當時群臣蕭瑀ヤ傅奕等ノモノ以テ人ノ心ニシタガフテ、京都ノ士庶人ノタメニ說異ノ觀ヲナスヲ觀ハ、將ニ陛下カ本トウノ心ニ敬信ス、百姓ナルモノハ何ン佛事ノ事ニ身命ヲ惜ムベケンヤ、頂ヲ焚キ指ヲ燒キ、百十群ヲ爲シ、衣ヲ解キ棄テ、錢ヲ散シ擲チ、朝ヨリ暮ニ至ルマデ、轉タ相焚ヒ見傷ヲ

◎〔文法〕惑ノ字ハ是レ通篇ノ眼目、宗ス、是レ下棋倒跌（カキダウテツ）ノ法ナリ、一味回護ニ止タ、佛骨コツヲ迎フルヲ迎ヘ及ヒ諸寺ヲメタ玩ト作ス、宗實ニ佛法ニ惑フ、反リテ其カヒニ迎ヘテ供養セシムル上ニ就テ、佛ニ事フルリテ菩フ百姓誤リルノ流弊、只百姓ヲ以テ訓トス可カラザル痛發ス、惑亦タ倒跌法（タウテツノハウ）ヲ用ユ、

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以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以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解釋〕宣政（唐ノ時四夷朝貢スレハ、皆宣政殿ニ見ル、）一見禮賓（唐ニ禮賓院アリ、凡ソ胡客入朝メ宴ヲ設ケ、元和元年禮賓ヒン院ヲ長興里ノ北ニ設ク、此ニ證ス、）

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篇ニ見タリ、）尚令巫祝先以桃茢（二十九年、公巫ヲメ桃茢先ヲ桃茢ノ檀弓ノ注ニ茢ハ萑ノ左傳襄ヲ祓（ハツ）セシム、爾雅ニ茢ハ勃茢、註ニ一名ハ蕭茢、又紫茢、染草ニ一名ハ蕭茢、本草ニ一名ハ茢、是言語通セザルヲ以テナリ、身先王ノ法服ヲ服セズ、衣服製ヲ殊ニスルヲ以テ、君臣ノ義、父子ノ情ヲ知ラズ、如何トナレバ臣下ノハ其君ヲ其父ヲ、子トノハ其父ヲ、軌度ハ出家ナル故ナリ、假令（タトヒ）其身ガ今ニ至リテ倘チ存在メ、其國命ヲ奉メ京師ニ來朝セシ、ニ陛下之ヲ容レテ而メ之ヲ接セン、宣政殿ニ一タビ見テ禮賓院ニ一タビ見テ禮賓ヲ設ケテ、衣一襲ヒトカサネ（ヲ）賜ヒ之ヲ警衛メ而メ之ヲ相見ルニ只當ニ待ツニ遠國使臣ノ禮出サリ、佛生テ以ス、且ツ異言異服ニメ衆人倫ヲ惑サシメザルヲ以テ、其ヲ戒メテ境內ニ留ルヲ況ンヤ其身ハ死スルヲカモハヤ久シク、且ツ其利ナレバ、凶シク穢レタルノ餘リナルヲヤ、豈ニヨロシク其骨ヲ宮禁ニ入レシムベケンヤ、此レ畀テ大內ニ入ノ上ニ就テ、其過ヲ痛發ス、孔子ノ曰ク、鬼神ヲ敬メ而メ之ヲ遠ヒサク、古ノ諸侯弔テ大內ニ行フモノ尙ヒ巫祝ヲ先タチテ桃ヤ茢ヲ以テ不祥ノ氣之ヲ祓ヒサ

除カシメ、然ノ後ニ進ミテ甲ス、然ルニ今マ故ヘナク臨親シ、巫祝モ先ダ、桃茢モ用ヒザレ、群臣ハ其非ナルヲ責タハズ、御史モ其失ヲ糾ダカラ之ニ言ハズ、御史聖ケザルハ朝有識ノ人ナキヲ恥ツルナリ、此レ實ニ憲宗ノ非、憲宗ノ失ニメ、止ダ、群臣ノ上ニ恥ツ、恥ケザルハ朝有識ノ人ナキヲ恥ツ可シト爲ス、ト說ク、(又倒跌法用ヒテ、此段樓ニ御メ以テ觀ルノ流弊以テ副トス可カラザルヲ痛發メ、反リテ言反ニ就テ、其過當ヲ痛發ス、妙ハ逐段翻駁メ、却テ一氣呵成スルニ似タルニアリ、乞ラクハ此骨舍利ニ以テ之ヲ百司ノ役人ニ付シ、踏ヲ水火ニ投ジ、永ク根本ドダイヲ絕チ、天下ノ人ノ疑ヲ斷チ切リ、後代ノ惑ヲ絕チ亡シ、天下ノ人ヲシテ大聖人ノ作爲スラルル所ハ尋常ツネナミノ人ニ出ヘテ、京師ニ至ル、若シ鳳翔ヲ發遣セハ、百姓ノ惑猶ホ解ケズ、此ノ如クニ措メ置メバ、凡ソ殃ハ作ナサ、ル可シ、上天モ歷ミ臨ムアリ、臣殃咎ヲ以テ福祥ヲ祈ルトスレハ、則チ必ス怨ミ海マズ、(殃咎ヲ毀ル上ノ人ニ)加フ可シ、上天モ歷ミ臨ムアリ、臣殃咎ヲ以テ福祥ノ二字ト相應ス、既ニ佛骨ヲ迎フヲ置以ステル殃咎ヲ招クト、ナサン、身ヲ以テ代リ受ケンヲ願フモ畏レサラシム(カンシコロヲハゲマシテコロニマコトナアカス)ルナリ、此段ハ佛骨ヲ奉メ以聞ス、慮ハ京師ニ至ル、若シ鳳翔ヲ發遣セハ、百姓ノ惑猶ホ解ケズ、此ノ如クニ措メ置メバ、凡ソ殃ハ作ナサ、ル可シ、上天モ歷ミ臨ムアリ、臣殃咎ヲ以テ福祥ノ二字ト相應ス、既ニ佛骨ヲ迎フヲ置以ステル殃咎ヲ招クト、ナサン、身ヲ以テ代リ受ケンヲ願フモ畏レサラシム(カンシコロヲハゲマシテコロニマコトナアカス)ルナリ、此段ハ佛骨ヲ奉メ以聞ス、慮ハ

◎〔文法〕初メ棋倒跌法ヲ用ヒ、次ニ倒跌法ヲ用ヒテ、又倒跌法用ヒ、尖レ倒跌法トハ、上文ヲ痛發メ、反リテ言反ハ、翻ヘテ說ク、假令ハ佛ニ事フルノ百姓誤リ認ムト、只百姓ヲ把テ、說作ス、是ト倒跌ノ法トナス、

評曰

此ノ表ハ、淮西ヲ平ケ、侍郎トナル時ヨリ後ニ上キルナリ、詞ハ嚴正シ、千載ノ下尚ホ生氣アリ、明儒其ノ未タ佛ノ宗旨ヲ論ヲ以テ說ニ到ラスト謂フ、當時憲宗ノ意ハ、齋ヲ祈ル論ニアリ、則チ直ニ佛ニ事ヘ、言ハ禍ニ得テル而メ言ヲ緊要ニ關スルナキモノアリ、何ソ佛ノ宗旨ニ喂ヒ、ヲ破テ可ナリ、此ノ類是ナリ、

潮州刺史謝上表

◎〔題意〕憲宗表ヲ得テ宰相ニ謂テ曰ク、愈カ表ヲ得テ因フ、大ニ是レ我ヲ愛ス、我豈ニ知ラザラシヤ、然レ共愈ヲ用ヒン、ト欲ス、皇甫鎛其ノ人主佛ニ事フルヲ恐ル、乃チ年促(チ)マルヲ先ツ對テ曰ク、愈終ニ疎ズ、復タ用ヒラレンヲ恐ル、一郡ニ衰州ノ刺史トナス、狂ナリ、遂ニ衰州ノ刺史移スベシト、

臣以狂妄戀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萬里之外。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

◎〔解釋〕幾何之間。天子ノ環內ハ地方千里、周領ニ邦畿千里、甸ハ五百里、禹貢ニ五百里ハ甸服ス、雖在蠻荒。蠻夷ハ荒服、九州ノ外ナリ、

◎〔講義〕臣ハ狂妄(キチガヒムチヤ)愚(ダウ)(チロカニ)ニメ禮儀作法ヲ知ラズ、表ヲ上リテ佛骨ノ事ヲ陳ベ、其言葉ガ不敬ニ涉レリ、名義ヲ正シ刑罰ヲ定メハ、萬死スルモ猶ホ輕シ、上初メ公ニ加フルナス、然ルニ陛下臣カ愚忠ヲ哀レミ、臣ガ狂直ナルニ極刑ヲ以テセヤリ、臣カ言ハ罪スベシト雖モ、心ハ亦タ他ノ邪(ヨコシマ)ナシト思フテ、特(コト)ニ刑章ヲ屈カ、メテ(マゲテルスナイフ)臣ヲ以テ潮州ノ刺史トナス、蓋シ褒度崔群言フ公ハ狂ナリト雖、忠悃(マコト)ヨリ出ツト、上之ニ從フ、故ニ之ヲ君恩ニ歸スソコテ言フ、ハ臣既ニ刑誅ヲ免(マヌカレ)ルヲ又祿食ヲ獲セシム、聖恩ノ弘大ナル、天地ノ弘大ト量リ、豈ニ謝ヲナス、(已カ罪)ヲ破リ心ヲ刳(ヘル)モ、豈ニ謝ヲナス、感メ而メ之ヲ謝

オシナベテ畿内ノ間、薩殺ノ如クニテ、善アレバ必ス聞キ、惡アレバ必ス見ル、早ク朝シ晩チ遣ハ、蔬菜トメ、惟タ、恐ル四海ノ内、天地ノ中、一物モ其安ンスル所ヲ得ザラン、故ニ刺史ハ百姓ニ便ナラザルコトアレバ、以テ上陳スルコトヲ得セシムト、蓋シ近臣出デ、刺史トナル、德意ヲ宣布スルハ大體固ヨリ然リ、君ノ德ヲ宣揚スルハ、是刺史ノ職ナリ、以上潮ニアツテ吏民ト相ヒ見ル大守縣令ハ詔條ヲ承奉メ、之ニ違犯スルモノ鮮ナリ、蠻夷荒服ニアリト雖モ、安樂セザルナシ、其所ノ百姓トモ、臣カ稱スルノ聖德ヲ聞テ、惟ミ自己鼓舞歡呼スルコトヲ知レハ、臣カ施爲ヲ勞セズメ、坐ノ以テ事ナシ、（先ツ公事ヲ言ヒ、再ヒ轉メ自己ノ意ニ入テ、方ニ大體ヲ得タリ）、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鰐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詩歌。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

◎解釋（颶風）颶ハ海風ナリ、其四方ノ風ニ具フルヲ以テ颶ト曰フ、瘴氣ハ瘴厲ナリ、疫ナリ、南方瘴熱ノ氣多シ、

與魑魅爲群。（魑魅ハ山林ノ異氣ノ生スル所ニメ人ノ害ヲナス、或人曰ク、人面獸身、四足好ク人ヲ惑ハス、）白玉之牒。（牒ハ玉牒ナリ、史記封禪ノ書ニ出ツ、）閼休。（閼ハ大ナリ、休ハ美ナリ、）

◎（講義）臣某誠ニ惶レ誠ニ恐レ、頓首頓首、臣カ君ニ對メ云フ、扱私カ領スル所ノ潮州ハ廣府ノ極東ノ界ノ上ニアリ、故ニ廣府ヲ去ル纔カニ二千里ホドノ雖ト極ク遠ノ所故ニ來往ホツトスレハ、皆月ヲ經ル、海口ヲ過キントシ、惡水ヲ下レハ、濤瀧ト云フカ壯猛ニメ、日ノ程期ヲ計リ難ク、且ツ颶風ヤ鰐魚ノ厲ノ氣ガ、日夕ニ發作ス、地カ測ハカラレズ、州南ノ近界ハ、漲ミナギル海波ガ天ニ連ツナリ、毒霧ヤ瘴厲ノ氣ガ、日夕ニ發作ス、地カ遠惡ナル故ナリ、臣ハ亦タ少クメ多病ニテ、年纔カニ五十ニメ、髮カ白クナリ、齒カ落レバ道理ヲ以テ推セハ、久長ハ生イ難キ、身ノ衰タル故ナリ、其上罪ヲ犯ス至重ニテ、處ル所又極メテ遠惡ナルヲ以テ、常ニ憂ヒ惶レ慚悸シ、（ヒ）ヒ、心ヲ勞スレバ、吾カ死ニ亡アルヲ如キ、此ノ如キ人モナク、單立ノ一身、朝ニ親黨ナク、此ノ如キ蠻夷ノ地ニ居リナシ、愁ノ甚キ故ニ、外ニ助ケテ、魑魅ノ樣ナルモノト群聚ヲナレ、單立ノ一身朝ニ親黨ナキヲ以テ言ヲ立ル所多シ、惟タ、甚ハタ學問文章ヲ好ミ、未タ嘗テ一日モ暫ラク廢シタルコトハナク、實ニ學問文章タケハ、時ノ輩ニ推シ許スヲ所トナル、然レトモ臣當時ノ文ニ於テハ、亦タ未タ人ニ過タルモノアラズ、唯タ、陛下ノ功德ヲ論述ン、詩經ヤ書經トナリ、又歌カ詩ヲ作リ爲ツ、（法）先ツ郊廟ニ薦ス、（法）先ツ郊廟ヲ祭ルヲ曰フ、白玉ノ牒ニ鏤ホリツケテ、其歌詩ヲ郊廟ニ薦ス、（法）先ツ郊廟ヲ祭ルヲ曰フ、白玉ノ牒ニ鏤ホリツケテ、其歌詩ヲ天地ノ間ニ措オイテモ而メ虧ケ損ス、云フ越テ天ニアルニ對フト、又無前ノ偉（ヒ）ナル績ヲ編デモ而メ心ニ愧（ハヂ）ルコトナク、其歌詩ヲ天地ノ間ニ措オイテモ而メ虧ケ損ス、經ヤ書經ノ策簡ニ編デモ而メ心ニ愧（ハヂ）ルコトナキニ至リテハ、古人ヲ復（フタヽ）ヒ生レシムト雖モ、臣亦タ未タ肯テ多ク讓ラズト思フナリ、（法）以上ハ自ラ長スル所ヲ疏メ以テ下文ヲ起ス、先ツ人事ノ通セザル所多クノ句ヲ以テ引キ起キシ、罪犯ノ原スベキヲ見得ス妙、

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威不剛。孽臣姦隸。竊居碁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才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

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魏魏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咸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技於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解釋　自天寶之後　天寶ノ年、安祿山反ス、　盡居碁處　蟲ハ水中ニ居ル、　制據碁ヲ圍ム、カコトシ、　四聖傳序　德宗、順宗、代宗、　旋乾轉坤　ヒツミカヘリキニ、　關機闔開　天地ノ運行ニ作リ、　自拘海島　潮州ニ指ス、

講義　伏メ思フニ大唐命ヲ受テ天下ヲ有ツ、女ハ妾ト為リ、臣ハ男ト為リ、内ハ外ヲ制シ、南面ノ位ニ即キ、諸事萬端ヲ指揮シ、武勇ノ士ハ高祖ニ從ヒ、文致ノ人ハ太宗ニ奉ス、家ヲ齊シ、國ヲ治メ、心ヲ内デハ悖逆ヲ除キ、外ニ赫然トシテ、世ヲ興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陛下怒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己益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迨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譏謗有邱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奬待踰量。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歷。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群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爲。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兇逆所讐。缺於防虞。幾至斃踣。恩私所被。性命獲全。

◎解釋

遂掌絲綸之重。（禮記緇衣ニ王ノ言ハ絲ノ如ク其出ルハ綸ノ如ク、絲ハ詔命ヲ謂フナリ、裴度元和六年司封員外郎知制誥ヲ以テ中書舍人ニ拜ス、）既領臺綱。（元和九年裴度御史中丞トナル、十年刑部侍郎トナル、）又毗邦憲。（輔クル國家ノ政憲ヲ、）

●〔講義〕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陛下怒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己益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迨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譏謗有邱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奬待踰量。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歷。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群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爲。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兇逆所讐。缺於防虞。幾至斃踣。恩私所被。性命獲全。

◎解釋

遂掌絲綸之重。（禮記緇衣ニ王ノ言ハ絲ノ如ク其出ルハ綸ノ如ク、絲ハ詔命ヲ謂フナリ、裴度元和六年司封員外郎知制誥ヲ以テ中書舍人ニ拜ス、）既領臺綱。（元和九年裴度御史中丞トナル、十年刑部侍郎トナル、）又毗邦憲。（輔クル國家ノ政憲ヲ、）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陛下怒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己益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迨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譏謗有邱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奬待踰量。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歷。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群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爲。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兇逆所讐。缺於防虞。幾至斃踣。恩私所被。性命獲全。

◎解釋

遂掌絲綸之重。（禮記緇衣ニ王ノ言ハ絲ノ如ク其出ルハ綸ノ如ク、絲ハ詔命ヲ謂フナリ、裴度元和六年司封員外郎知制誥ヲ以テ中書舍人ニ拜ス、）既領臺綱。（元和九年裴度御史中丞トナル、十年刑部侍郎トナル、）又毗邦憲。（輔クル國家ノ政憲ヲ、）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陛下怒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己益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迨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譏謗有邱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奬待踰量。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歷。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群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爲。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兇逆所讐。缺於防虞。幾至斃踣。恩私所被。性命獲全。

◎解釋

遂掌絲綸之重。（禮記緇衣ニ王ノ言ハ絲ノ如ク其出ルハ綸ノ如ク、絲ハ詔命ヲ謂フナリ、裴度元和六年司封員外郎知制誥ヲ以テ中書舍人ニ拜ス、）既領臺綱。（元和九年裴度御史中丞トナル、十年刑部侍郎トナル、）又毗邦憲。（輔クル國家ノ政憲ヲ、）

愚直ナリ、故ニ君ニ事ヘルニ道ヲ以テスルヲ求メズ、アマリ正直ナル故ニ人ニ拙シトナス、臣ハ行フテ疑ハフヲ慕フテ、已レ利スルヲ求メズ、（法自紀ノ處、句下文ノ忌ヲトル筋ケラル、爲メノ張本ナリ、）元和ノ初メ始テ御史ニ拜セラレ、旋リテ權嬖ノ事ヲ論スルヲカ過キ切キヒシキ（ナル）以テ、宰臣ニ非トセラルヽ、因テ戎幕ニ佐タリ、蓋シ忌ミヲ一人ニトル、故ニ官府廷ニ移サレ、出サレテ、河南ノ功曹參軍トナス、而ルニ陛下ガ臣ノ卑ヲ恕量（オモヒヤリ）シ、臣ノ心ヲ憐レミ、拔キ出メ侍從ノ中ニ居ラシム、元和六年司封員外郎知制誥ヲ以テ、中書舍人ニ進ム、恩ヲ受ルヲガ益ヽ大シ、（法）上ノ已ニ聞知スル所、心力ノ迨及スル所、少シクモ政（法）上ノ裨補ニ關シ、恩ニ感メ已カ身ヲ顧ル益ヽ輕シ、（法）上ノ已ニ陳聞スル所、是下ノ令ニ違ヒ、人ニ上ル、而ルニ陛下其孤立（イッポンガチ）ヲ知リ、其微誠ヲ賞シ、獨斷メ衆ニ謀ラズ、奬待分量ヘ、神聖ノ具ナル文武ノ德ヲ見ル、陛下ノ隆ナル恩ヲ受ケテ、中興ノ宏圖ヲ啓ラキ、大唐ノ太平ノ昌（サカン）ナル歷ニ當リ、身ヲ勤ムルニ儉約ヲ以テシ、物ハ私ノ心ナク、威怒ナルハ雷霆ノ如ク、容覆ハ天地ノ如ク、實ニ群臣節操ヲ盡スノ日ニ、才智アル人ハ能ヲ效ヒ、故ニ心ヲ報ユベシ、故ニ恩ヲ焦カシ、日ヲ以テ夜ニ繼キ、苟モ國家ニ利アルヲ命ヲ奉メ行營ノ諸軍ヲ視テ、逆ヲ攻取ノ策ヲ獨リ討ヲ決メ衆ノ議ニ應ズ、然ルニ陛下卑賤ミ、故ニ妄ト曰ヘズ、更ニ寵光ヲ極メム、帝獨リ度カ言ヲ聽ク、既ニ裴公行營ヲ視ル時ニ、已ニ御史中丞トナル、又邦憲ヲ毗ケシム、刑部侍郎トナル、曰フ、按スルニ裴公ハ而ルニ逆ヲ抽シトナス、臣ハ行フテ疑ハ出スクスルニトコロナキニ因リテ、此ノ處一ノ既ノ字又ノ字ヲ加フ、則チ新恩ノ銜了然タリ妙、聖君ノ厚クスル所、凶逆ノ讐トスル所、是レ忌ムヲ逆賊ニ賊ノ字ヲ加ヘ、其逆賊ノ刺ス所ノ防キ虞オモンハカルヲ獲ニ氣ガツカズ、幾ント身ヲ斃シ、陪スルヲ獲タリ、李師道カ刺客武元衡ヲ殺也、併セテ度ヲ擊ツ、刀三タヒ進ケテ靴ヲ斷ツ、度ヲ刺ス、中昭ヲ裂キ、又其首ニ傷ツク、幸ニ毡帽厚クメ、溝ニ墜テ死セズ、

丞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明。此雖成湯

舉伊尹於庖厨、高宗舉傅說於版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管戚於飯牛、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爲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廻所授、以叶群情、無任懇欵之至。

◎〔解釋〕玷塵班列（玷ハ點ニ同シ、又缺ルナリ、大雅ニ白圭之玷タルト、不オ以テ班列ニ汙ス、猶ホ玷ノコトキナリ、）變和之任（變ハ和調ナリ、周官ニ陰陽ヲ變理ス、）成湯舉伊尹於庖厨（史記ニ伊尹湯ニ求メント欲ス、而メ由シナク、乃チ有莘氏ノ媵臣トナリ、鼎俎ヲ負テ滋味ヲ以テ湯ニ說キ王道ヲ致ス、）高宗舉傅說於版築（武丁夜夢ラク聖人ヲ得テ名ヲ說ト曰フ、乃チ有士ヲ傅險ニ築キ、得テ而メ之ヲ舉ス、）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管戚於飯牛（施イテ三王ニ及ハント、文王齊ス、三日、渭陽ニ田リス、卒ニ太公ノ茅メ以テ漁スルヲ見ル、乃チ載テ與ニ歸リ、立テ師トナス、）彰非據（易ノ繫辭ニ據ル所ニ非ラズ、而メ據レバ身必ス危ク、其牛角ニ繫キ、アラス、）齊桓起管戚於飯牛（三齊略記ニ齊桓公夜近舍ニ出ツ、寧戚疾ク其牛角ニ繫キ、歌フ、齊桓公召ン與ニ歸リ、之ヲ說ビ以テ大夫トナス、）

◎〔講義〕縱令塵（タトヒ性命ハ全キヲ獲ルト雖モ、吾カ祖先ヲ忝ハツカシメ累ハシ、君ノ班列ヲ玷カス、未タ身ヲ措（オカ）ン所ヲ知ラズ、祇ニ自ラ心ノ內ニ愧ツ、身ヲ保ツ疎漏ナリ、擅ニ父ヲ辱シムルアルヲ媿ルナリ、豈ニ愈（チモ）ンヤ陛下カ臣ヲ傷（キズ）ケ殘ハレタルナリヲ以テ、臣ニ委スルニ變和ノ任ヲ以シ、其ノ私ノ陋イヤシク汙ケレタルヲモ忘レタルナリ、）

私カ聖明ヲ佐ケシメントハ、實ニ留外ニ出ツ、此レコソガ殷ノ成湯カ伊尹ヲ庖厨ヨリ起スト雖モ、高宗カ傅說ヲ版築ヨリ登ケ、周文カ呂望ヲ屠釣ヨリ用ヒ、齊ノ桓公カ管仲成ヲ飯牛ヨリ起スト雖モ、心恥ヲ雪キ、寵光ヲ蒙ムリ、侮辱ヲ去リ、榮貴ニ居ル、今ヲ以テ古ニ準フルニ、擬議ニ倫ヒ、四君ノ事迹ヲ行ヒナサルノモ、微臣ハ四子ノ美ヲ、遭ヒテ來ラズ、陛下ハ四君ノ明德アツテ、可シヤ、叨ハ濫ナリ、以上自ラ必ス敢テ非倫ト謂フ所以ナリ、豈ニ叨リニ高キニ居テ非擢ヲ彰ハスヲ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絶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與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

◉解釋　人失職與　公羊傳桓五年九雩曰何以旱祭曰雩曰何以一曰政也郊之記曰雩祭用之注云君親雩注云南郊也雩之言遠也遠而求之也雩者遠也遠而求之也雩者遠也遠而求之也雩者

ノ公孫弘ナ承ケ牧ヤシナフヨリ取ルガ如クニ、齊ノ閑シ餘リ、時ニ召シ問ヒナ賜フベシ、必スシモ能ク王ニ足ラズ、其出身最モ賤キニ因リ、故之ニ類及ス、清弘ハ曲學ノ世ニ阿ナモチフル、本ト重ンスルニ化ナ致ス輔宣シ、旱災ナ銷珍セン、君アリ臣アリ獨陽ノ象ナケレハ、則チ旱災自ラ弭ヤム、〔法〕以上言ハ旱ノ由アリ、但舉選宜シクナ停ムベカラザルノミナラズ、尚ホ當ニ祿常舉選ノ外ニ求ムベシ、是ハ、致テ進一層ノ法、臣朝官ニ非ズト雖モ、月々俸錢ナ受ケ、歲ミ祿粟ナ受ク、苟モ知ル所アレ聞シ、伏ノ聖旨ナ聽ク、

◎文法〕太公三タビ書ナ宰相ニ奉ル、玉衍ヲ售ルナ求ムル能ハサリシニ、太公嘗威ナ以テ、自ラ許ス、隱隱トメ末タ其臭味ナ脫スル能ハサリシニ、似タリ、故ニ末尾ニ於テ嫌ナ避ク、筆端ニ神アリト謂フ可シ、

〔評曰〕宋子考異ニ云フ、貞元十九年、正月ヨリ五月ニ至マテ、雨ラズ、分チ命メ山川ナ祈禱ス、秋七月戊午、閻輔飢ルナ以テ、吏部ノ選、禮部ノ貢舉ナ罷ム、公時ニ四門博士タリ、抗疏メ、停ム、之ナ論ス、選舉ナ停ムルナ以テ荒ナ救フノ奇策トナス、舉朝人ナキ知ル可シ、文先ツ選舉ナ停ムルニ以テ旱ナ言フ、然ル所ノ旨ハ、太ハタ露ハル、既ニ君アリ臣ナキ、以テ旱ナ致スニ足ルナ說キ、痛切之レナ言フ、然ル所ノ旨ハ、太ハタ露ハル、既ニ君アリ臣ナキ、以テ旱ナ致スニ足ルナ說キ、痛切ノ議ニ從ハズ、卒ニ科舉ナ停ム、唐代登科記中ニメ見而タリ、

復讐狀

〔題意〕元和六年、富平ノ梁悅父ノ爲メニ讐ナ報ス、乃チ人ナ殺ス、自ラ縣憲宗ノ紀ニ見タリ、又曰ク富平ノ人梁悅ノ爲メニ讐ナ報ス、秦果ナ殺シ、自ラ縣詣テ罪ナ請フ、卒ニ退之ノ議ナ用ヒテ悅ナ杖ムケテ、一百、循州ニ流セリ、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敎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將使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

◎〔解釋〕義不同天、君父ノ讐ニハ俱ニ天ヲ戴カズ、天ヲ同フセサルモ、猶同キナリ、見於春秋、公羊傳ニ定四年ニ父誅ヲ受ケズ、子讐ヲ復ノ可ナリ、見於禮記、檀弓ニ子夏孔子ニ問テ、曰ク、父母ノ讐ニ居ル、之ヲ如何ン、子曰ク、苫ニ寢イテ干ヲ枕ニスト、仕ヘズメ而ノ聞フ、與ニ天下ト共ニセズ、諸ニ市朝ニ遇ヘハ兵ヲ反サズメ而ノ、讐スルナカラシム、之ヲ讐スレハ則チ死ス、

◎〔講義〕右ハ讐ヲ復レ讐ハ禮經ニヨレハ、則チ義ハ共ニ天ヲ戴イタ、法令ヲ徵スルトスルハ則チ人ヲ殺スモノハ亦タ殺死ス、禮法二事ハ皆王敎ノ端ニメ此ノ異ナルニ、必スト禮法ノ二ツヲ論ジ辨スルヲトル、宜シク尚書都省ニ集マリ議シ聞奏セシムベキナリ、以上ハ敕旨、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ノ韓愈議メ曰フ、伏メ以ナモフ子ノ父ノ讐ヲ復スルハ春秋ニモ見ヘ、禮記ニモ見エ、又周官ニモ見タリ、又諸子史ニモ見エテ勝フ數フ可カラズ、然レ共未タ非トメ而メ父ノ讐ヲ復ハアルベクメ而メ律ニ復讐ノ條ナシ、因テ文ニ背ク、復讐ヲ許セハ、則チ人將ニ復セハ、亦令ハ父ノ讐トナス、乃チ其端緒ヲ執テ而メ之ヲ行フモノナキナリ、故ニ之ヲ律ニ詳カニスルニ便ナラ而メ行フ而已、經ノ明ニスル所ノモノハ、有司ノ役人カ恣ホシイマヽニスル所ナリ、其義理ヲ經書ニ丁寧ニシ而メ其文面ヲ法律ニ抑制ヨクセイスルモノナリ、文又有司ノ成案ヲ裁制スル可キナリ、

按メ而メ行フ而已、經ノ明ニスル所ノモノハ、有司ノ役人カ恣ホシイマヽニスル所ナリ、其義理ヲ經書ニ丁寧ニシ而メ其文面ヲ法律ニ深沒スルヲ得セシムルナリ、並ニ法吏ヲ一悖ニ法律ニ斷決メ而メ經術ノ士ヲ欲ス、律ニ其條ナキ所以ナリ、周官

ニ曰ク凡ソ人ヲ殺メ而メ義スルモノハ、讐スルナカラシム、是ハ人ヲ殺スモノガ已ムヲ得ザルトナス而メ之ヲ讐スレハ、則官ノ爲メニ死スルモノナリ、縱令ハ其父カ賊ヲ殺ナリ、其子何ンソ之ヲ讐トスベケンヤ、義ハ宜ナリ、明ケシ、人ヲ殺メ而メ其宜ヲ得ザルモノハ、子讐ナリ、其子何ンソ之ヲ讐トスベケンヤ、縱令ハ其父カ賊ヲ殺メ而メ其宜ヲ得ザルモノハ、子讐ナリ、故ニ其賊ヲ殺ス、故ニ義アルモノハ、讐スルナリ、其義アルモノハ、讐スルナカラシム、是ハ人ヲ殺スモノガ已ムヲ得ザルトナス而メ之ヲ讐スレハ、則官ノ爲メニ死スルモノナリ、縱令ハ其父カ賊ヲ殺ナリ、其子何ンソ之ヲ讐トスベケンヤ、縱令ハ劍道ノ爭端ニ讐メ其術足ラズメ而メ遂ニ負ケタリ、是レ孝子ノ爲メニ讐ヲ復スルヿヲ得ルモノナリ、公羊傳ニ曰フ父カ誅ヲ受ケベキナキニ上タル人ガ、誠懼ヲ以テ之ヲ復讐ヲ言フヲ引クモノハ一ナリ、公羊傳ニ曰フ父カ誅ヲ受ケベキナキニ上タル人ガ、誠懼ヲ以テ之ヲ復讐ヲ言フヲ引クモノハ其子ハ讐ヲ復スルモノナリ、梁悅カ父ノ讐ヲ復スルヿヲ言フヲ引クモノハ其子ハ讐ヲ復スルモノナリ、或ハ官ノ爲メニ誅セラルヿヲ言フヲ引クモノハ、百姓ノ相殺スモノニアラザルナリ、經ノ復讐ニ當ラザルヿヲ言フヲ引クモノナリ、誅トハ上ヨリ下ニ施フ、凡ソ辭ニ犯スヲ誅ト謂ハ、孤稚ニ經メ斷ス二、又周官ニ稱スル所ノモノハ當レリ、引クモノハ今ニ行フ可カラズ、分

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

訪議群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講義〕今陛下意ヲ典章ニ垂レ及ボシ、定制ヲ立テ、思ヒ、有司ノ法ヲ守ルヲ惜ミ、孝子ノ心ヲ憐ミ、敢テ自ラ專ニセザルヿヲ示シ、群下ニ訪議ス、蚊旨ノ制ヲ定メントノ欲スルヲ、百姓ノ相讐スルヿヲ、而メ其事カラハ各〻異ナリ、或ハ百姓ノ相讐スルヿヲ、梁悅カ父ノ讐ヲ復スルヿヲ、或ハ官ノ爲メニ誅セラルヿヲ、孤稚ニ經メ斷ス二、又周官ニ稱スル所ノモノハ當レリ、引クモノハ今ニ行フ可カラズ、分告テ、則チ犯スヲ誅ト謂ハ、孤稚ニ經メ斷ス二、又周官ニ稱スル所ノモノハ、今ニ議スベキモノハ、今ニ復讐ノ名ハ同シト雖モ、

訪議群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講義〕今陛下意ヲ典章ニ垂レ及ボシ、定制ヲ立テ、思ヒ、有司ノ法ヲ守ルヲ惜ミ、孝子ノ心ヲ憐ミ、敢テ自ラ專ニセザルヿヲ示シ、群下ニ訪議ス、蚊旨ノ制ヲ定メントノ欲スルヲ、百姓ノ相讐スルヿヲ、而メ其事カラハ各〻異ナリ、或ハ百姓ノ相讐スルヿヲ、梁悅カ父ノ讐ヲ復スルヿヲ、或ハ官ノ爲メニ誅セラルヿヲ、孤稚ニ經メ斷ス二、又周官ニ稱スル所ノモノハ當レリ、引クモノハ今ニ行フ可カラズ、分告テ、則チ犯スヲ誅ト謂ハ、孤稚ニ經メ斷ス二、又周官ニ稱スル所ノモノハ、今ニ議スベキモノハ、今ニ復讐ノ名ハ同シト雖モ、

カルカ如キハ、而メ獻人ノ便ナルヲ伺フ、恐ラクハ反テ其害ヲ受ク、勢ノ行ヒ難キハ、則チ事洩レン、事洩レハ自ラ官ニ言フ能ハズ、未タ以テ斷ヲ能ハザルニ處ルアリ、凡ソ所ノ讐ヲ復スルアルモノハ、若シ其事カラハ則チ之ヲ殺スト雖モ、然ラハ則チ一例ニスベカラズ、宜シク其制ヲ定メテ、具サニメ、尚書省ニ申セ、尚書省

法〕經ニ明ニスル所ノモノハ、據ル可キノ文ナリ、經士ノ議ニ引クモノハ、時ニ臨ムノ用也、篇尾集議奏聞ニ跟ス、然レトモ經義明ナリト雖モ、今ヲ著ス豈ニ律ニ脫スベケンヤ、而メ律ニ其文ナシ、妙ハ無ノ字ノ處ヨリ、律ノ意ヲ探リ出ス、以テ經ヲ援ヒキ酌議スルノ因ヲ起ス、即チ制ヲ定メ律ヲ補フノ線ヲ伏ス、理ノ細ナル毛ノ如ク心ノ細ナル髮ノゴトシ、

〔評曰〕其義ヲ經ニ取ラシメンヿヲ欲ス、行文簡錬精挾、陸宣公奏疏ニ近シ、柳子厚ノ駁スル所ハ誅ト經ト並ヒ行フ可カラザルニアリ、昌黎カ議スル所ハ、經ト律ト以テ參用ス可キヲ見ル、皆世教ニ功アルノ文ナリ、

禘祫議題意

〔唐ノ高祖父ノ名ハ虎、西魏ニ仕ヘ、隴西公ニ於テ封セラル、大祖トナス、曾祖名ハ天錫、世祖、昭皇帝トナス、高祖名ハ熙、獻祖トナス、議ハ論ト大抵同シ、然レトモ併セテ而メ結撰ノ大議ハ小議ハ、在世還ニ昭一穆ヲ宗トナスモ、亦タ之カ如シ、餘ハ則チ親盡レハ、迭ニ毀テハ、唐初メ之ニ仍リ、中宗ニ至テ、始メテ昭皇帝ハ始メテ唐公ニ封セラレ、高祖ノ自ラ出スルヿヲ以テ、太祖ノ廟ヲ東都ニ立テ、名ケテ興聖ト曰フ、猶ホ殷周ノ契稷ヲ祖トスルカ如シ、之ヲ義ニ揆ルニ、尚未タ盡ク乖ムカズ、開元十年ニ及ンテ、又昭皇帝ノ祖父ヲ以テ、蓋メ獻懿ト曰フ、猶ホ殷周ノ契稷ヲ祖トスルカ如シ、故ニ議者紛紛トメ各其說ヲ執テ、一定ノ見ナシ、但シ禘祫ノ時ニ當テ、甚ハタ舉ルアレハ、敢テ莫キ耳、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群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

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輙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解釋〕屢經禘祫三年祫ハ一祫五年ニ一禘禘祫ハ小大ナリ孔穎達カ曰ク祫ハ小或ハ則チ禘ナリ其昭穆チ序スルチトル之チ禘ト謂フ其群祖ニ合フチ郊取ル之チ祫ト謂フ經傳禘チ稱ナスル一ナラズ禮記ノ祭法ニ有虞氏ハ黃帝ニ禘ノ而ノ郊ニ祫ノ其祖ノ自ラ出ル所チ祭リ禘ノ五日ノ內チ限リ聞フ

◉〔講義〕右ハ禘祫ノ議ニ付今月十六日ノ勅旨ニ宜シク百僚チメ議ノ五日ノ內チ獻

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講義〕五クニ

柳冕カ議ニ、献懿ノ二祖ハ、宜シク別ニ廟ヲ京師ニ立ツベシト、臣又以爲ラク不可ナリ、祧ヲ去ルトキハ則チ平生新廟ノ祭ヲ亨レバ、禘ノ時ニハ其ノ非ト名ツク可キ所ナク、然シナガラ禘祭ヲ廢スレバ、一句ヲ總ニ於テ、故ニ臣博ク前ヨリ聞キコンタル所ハ、殷周禮從而變ス、以上衆議ハ殷祭ヲ廢スルニ比スレバ、禮モ亦タ順ナラズヤ、景皇帝一時暫ラク屈スト雖ヘドモ、其當ニ復タ之ヲ伸ベ、以上其説ヲ申明シ、

柳冕カ説ヲ曰フ、帝嚳ハ玄囂ノ子、黄帝ノ曾孫ナリ、黄帝ハ有熊國ノ君少典ノ子ナリ、后稷名ハ棄、棄母ヲ姜嫄ト曰フ、帝嚳ノ元妃ナリ、黄帝ノ遠ケレバ、復タ之ヲ祭ラ、故ニ玄囂ノ子ニ、故ニ太祖ハ東向ノ位ヲ正クスルヲ得テ、子孫ハ昭穆ノ列ニ從フ、蓋シ禮ニ稱スル所ノモノハ、再ヒ廟ヲ立テ、一時ノ宜ヲ紀メ、後代ニ傳フルヲ法ニハ非ザルナリ、殷周ノ自ラ出ツル所ノ祖ハ、再ヒ廟ヲ立テ、伸孫之尊ヲ、廢祖之祭ヲ、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了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文法〕群議殊ナリト雖モ、廢祭ヲ議歸スルハ則チ一ナリ、韓公之ヲ駁ス、皆人謂フ高古奇怪、獨リ禮ノ文、休

リ、故ニ玄王ト曰フ、帝嚳ノ子ナリ、后稷名ハ棄、棄母ヲ姜嫄ト曰フ、帝嚳ノ元妃ナリ、黄帝ノ曾孫ナリ、黄帝ハ有熊國ノ君少典ノ子ナリ、故ニ太祖ハ東向ノ位ヲ正クスルヲ得テ、子孫ハ昭穆ノ列ニ從フ、蓋シ禮ニ稱スル所ノモノハ、再ヒ廟ヲ立テ、一時ノ宜ヲ紀メ、後代ニ傳フルヲ法ニハ非ザルナリ、殷周ノ自ラ出ツル所ノ祖ハ、再ヒ廟ヲ立テ、伸孫之尊ヲ、廢祖之祭ヲ、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了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文法〕群議殊ナリト雖モ、廢祭ヲ議歸スルハ則チ一ナリ、韓公之ヲ駁ス、皆人謂フ高古奇怪、獨リ禮ノ文、休ハ經疏ニ通スル此ノ如シ、

〔評〕眞四山云フ、韓公ノ本意ヲ按スルニ、獻祖ハ始祖、其主當ニ初室ニ居ベキ、百世ニ遷サルベシ、而ノ獻祖太祖以下各ミ其ノ享、唯ミ懿祖與ラズ、而ノ獻祖太祖以下、皆昭穆ヲ叙ス、南北前ニ相向フ、謂ハユル則チ獻祖室ニ祭ル、室自ラ牽キタリ、相降殺セズ、謂ハユル、伸ノ祭ハ至テ多キモノナリ、禘祫ハ則チ獻祖太祖以下、皆昭穆ヲ叙ス、南北前ニ相向フ、謂ハユル則チ獻祖ハ孫ヲ以テ牽ク、孫ハ祖ヲ以テ屈ス、而ノ風ス、諸儒ノ及ハザル所、故ニ其議スル所、獨リ深ク夫ノ孝子慈孫ノ本意ヲ忘レス、但其文字簡嚴ナル者ニ立ツ、景皇帝ノ遠カニ曉ラズ、故ニ懿ノ獻ト之ヲ推ス、殷ノ禮ニ乖ルトキハ、其之ヲ黜ク、懿ノ獻ハ當ニ祧スベカラザルナシ、臣子ヲ以テ而ノ列祖ヲ進退スルニアラズ、但合祭ノ時、當ニ暫ク太祖ノ享、唯ミ懿祖與ラズ、而ノ獻祖太祖以下各ミ其ノ室ニ祭ル、室自ラ牽キタリ、相降殺セズ、謂ハユル、伸ノ祭ハ至テ多キモノナリ、禘祫ハ則チ獻祖太祖以下、皆昭穆ヲ叙ス、南北前ニ相向フ、謂ハユル則チ獻祖ハ孫ヲ以テ牽ク、孫ハ祖ヲ以テ屈ス、而ノ風ス、諸儒ノ及ハザル所、故ニ其議スル所、獨リ深ク夫ノ孝子慈孫ノ本意ヲ忘レス、但其文字簡嚴ナル者ニ立ツ、景皇帝ノ遠カニ曉ラズ、故ニ懿ノ獻ト之ヲ推ス、殷ノ禮ニ乖ルトキハ、其之ヲ黜ク、懿ノ獻ハ當ニ祧スベカラザルナシ、臣子ヲ以テ而ノ列祖ヲ進退スルニアラズ、但合祭ノ時、當ニ暫ク太祖

カ此ノ深切著明ナルモノアランヤ、眞西山極メテ之ヲ賞ス、

爭臣論

〔題意〕陽城ハ、乃チ求メテ集賢ノ寫書吏トナル、官書ヲ繕ミ之ヲ讀ミ、晝夜出テザル六年、乃チ通セザル所ナシ、進士ニ第スルノ後チ、去テ中條山ニ隱ル、李泌入テ相タリ、薦メテ著作郎トナル、後チ德宗東巡シ、召メ諫議大夫トナス、城未タ至ラズ、人皆風采ヲ想望ス、謂フ能ク死ヲ以テ職ヲ率ス、既ニ入テ官ニ拜ス、久シク猶ホ未タ建白アラズ、文公故ニ此論ヲ作テ、之ヲ譏切ス、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无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解釋〕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退之力メテ陳言ヲ去ル、榮字變メ見ルヲ可シ、夫子凶者也。恒ノ六五ニ其德ヲ恒ニス、貞フメ而メ婦人ハ吉ニメ、夫子ハ凶ナルモノナリ、匪躬之故。陽子既ニ出ルノ時此ノ如シ、曠官之刺興。正子通ニ官職ニ稱ハズ曠官ト曰フ、志不可則。而尤不終无也。蠱上九ノ象ニ曰ク、志則ツトル可キナリ、蹇ノ六二ノ象ニ曰ク、終ニ尤メナキナリ、今陽子。一本陽子ノ下實一匹夫ノ四字アリ、樓迂齋云フ、今陽子句最モカラアリ、匹夫ヲ以テ諫官トナス、天下ノ望ミ如何トナス、牛羊遂而已矣。孟子萬章下他ノ字添ヘ字ヲ減ス、前言ヲ變換ス、便チ陳腐セザルヲ看ル、

〔講義〕或人カ諫議大夫ノ陽城ヲ愈ニ問ヘラク、以テ陽城ハ有道ノ士トナス可キ乎哉、學問ハ廣ク涉リテ而メ聞知カ多シ、學ヲ好ミ求メテ集賢ノ書寫吏トナリ、官書ヲ繕テ之ヲ讀ミ、六年通セザル所ナシト、而メ名聞ヲ世界ノ人ニ求メ、蕭陶セラレテ、而メ善良ナルモノ幾千人、閭里ニ柳谷ト云フ所ニ居ルニ、晉ノ鄙人カ陽城ノ德ニ薰ヒアレハ詣テ決ス、夫レヲ大臣李泌ト云フ人カ聞カレテ而メ之ヲ天子ニ薦メ、故ニ天子ハ以テ諫議太夫トナス、眞元四年ノ冬ナリ、人皆以テ華美トナス、然ルニ陽子ハ色喜ハズ、諫議ノ位ニ居ル、五年ナレ共、其德ヲ視ルニ草野ニアルト同キナリ、彼レ豈ニ富貴ニナツタカラトテ、其本心ヲ移ヘンヤ、富貴ヲ以テ其聞ヲ求メザルノ初志ヲ改メズ、有道ノ士ニアラザレハ能ハズ、愈カ之レニ應シテ曰ク、是レ易ニ謂ハユル、其德ヲ恒ニス、貞シ、婦人ハ吉ニシテ、夫子ハ凶ナリ、言ハ乃チ婦人ノ道ニシテ夫子ノ宜キ所ニアラザルナリ、明白ニ陽子ヲ比シテ婦人ト作セリ、此レ孔明巾幗ヲ以テ仲達ヲ婦人ニ比スルノ激法ナリ、夫レ婦人ナルモノハ貴トナク賤トナク其ノ德操ヲ恒ニシ貞節ヲ鑒スモノナリ、(夫子ハ男子ヲ云フ)カナルモノガ、惡ンゾ有道ノ

士トナスヲ得ンヤ、易ニ在テ蠱ノ上九ニハ王侯ニ事ヘズシテ其事ヲ高尚ニスト云ヒ、蹇ノ六二ニハ則チ王臣蹇蹇タルハ、躬ノ故デハナイト曰フ、夫レ居ル所ノ時カ一トツテナクシテ而シテ踏ム所ノ德ガ同シカラザルヲ以テニアラズヤ、仕ルハ原トヒカ者トハチガフ、蠱ノ上九ガ無用ノ地ニ居テ而シテ躬ノ節ヲ致シ、蹇ノ六二ノ王臣ノ位ニ在ルヲ以テ而シテ事ヘザルノ心ヲ高クスルカ若クナラハ、則チ冒進オカシスムノ患生シ、曠官ノ刺リカ興ル、志カ則ル可カラズシテ、而シテ尤カメガ終ニ無クンバアラザルナリ、蠱ノ上九ノ象ニ曰ク、志則ル可シ、蹇ノ六二ノ象ニ曰ク、終ニ尤メナシト、言ハ隱者カ仕ルノ事ヲナシ、役人カ隱ルノ志ヲ遂ハ、言ハ主ナリ、是雙闕文法ナリ、今陽子實ニ一匹夫ノ志ヲ守ラハ、兩ノ者カ俱ニ非ナリ、〔法〕蠱ハ實ニ惡シテ重ナモイフカ、熟セナイトセズ、天子カ之ヲ待アシフカ加ヘズト爲サズ、隨分待アシフカ如ルヲハ、越人ノ東ノハテニ居テ、秦人ノ西ノハテノ肥瘠（コイヤセ）ヲ視カ若クニメ、一向知ラヌ顔メ、忽然（ボンヤリ）トメ肥タトテ喜ヒモセズ、瘠タトテ戚（カレ）ヒモセズ其心ニ何トモ思ハヌ、頓若ナシト云フナリ、而シテ其役目ヲ問ヘバ則チ曰ク、諫議ナリト、其祿ヲ問ヘハ則チ曰ク下大夫ノ秩ナリト、其政ノ得失ヲ聞ケハ、則チ曰ク、我レハ知ラザルナリト、有道ノ士ハ固カラ是ノ樣ナルモノカ、言ハ陽子諫位ニ居テ、而シテ諫メズ、是ハ其職ニ在テ自分ノ見コミ通リニテギヌトキハ、官ノ守リカアルモノハ、其職ヲ得ザレハ則チ去ル、是ハ其職ニ在テ自分ノ見コミ通リニテギヌトキハ則チ其諫職ヲ去ルト、今陽子ハ其言ヲ言ヒ得ラル貴メトスルモノハ、其言ヲ言ハザルト、其言ヲ得ラレヌ則チ當サニ諫ムベシ、若シ諫テ聽カレザルナリ、是レ位ヲ去ラザルベシ、久シク位ニ在テ而シテ諫メズ、是レ位ヲ去ラザルヲハ則チ當サニ去ルベシ、陽子既ニ言資アレ、而シテ諫メザルノ理アルナシ、是レ位ヲ去ラザルヲハ、則チ其職ヲ去ルト、今陽子ハ其言ヲ言ヒ得ラレヌ則チ當サニ諫ムベシ、若シ諫テ聽カレザルヲ以テ之ヲ激動ス、陽子ハタ祿ガチシサニ仕フルヲ貧ノタメニ仕フルヲ、是レ亦タ致テ其職ヲ曠フセズ、秩祿ノ如キハ、卑ヒクシ且ツ貧キカ爲メナラズ、而シテ時アツテカ貧ノタメニ仕フルヲ、是ガ祿仕ズルモアリ、仕ルヲ謂フナリ、然レ亡宜シク辭キ、惟ミ打テ辭退メ而シテ卑ヒクスルモノ官ニ居リ、當祿ノ官ヲ辭退メ而シテ夜廻ヲスルモノヽ若クナル、當祿ノ官ヲ辭退メ而シテ現在ノ貧ヲ活路ヲ求ムル、抱關ハ門番也擊柝ハ柏木ヲ撃キ、孔子ノ聖ハ人デモ當ニ委吏トナリ、嘗テ乘田トナル、ケレ亦タ致テ其職ヲ曠フセズ、委吏ト乘田トナレバ必ス牛羊ガ生チ遂グルヲ耳、然ルニ陽子ノ秩祿ノ如キハ、卑ヒクシ且ツ貧ニシテ而シテ仕テ道ヲ行フノ計ヲナサズ、仕ルト雖モ亦タ諫職ニ居ルベカラズ、〔法〕厚祿ヲ辭セザルヲ以テ之ヲ激ス、此段ト上段ト、又首段ニ因テ而シテ之ニ推シ及ホス、

或曰、否、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

逸乎哉。◎〔解釋〕書曰、周書ノ君陳ノ篇ニアリ、非陽子之所宜行呂祖謙曰ク陽子ノ職ハ諫官ニ在テ、而メ宰相ノ職ニアラズ、故ニ公詳カニ之ヲ辨ス、孜孜矻矻勞極マルナリ、故禹過家門不入禹九年ノ洪水ヲ治ム、三タビ家門ヲ過クレドモ入ラズ、孔席不暖暖。而墨突不黔。淮南子脩務訓ニ、孔子ニ黔突ナク、墨子ニ暖席ナシト、突ハ竈ナリ、班固カ淮南ノ語ヲ用テ而メ偶未タ之ヲ檢ザルナリ、◎〔講義〕ソコデ或人カ曰フニハ、否イナト公ノ語ヲ抑ヘテ而メ公ノ語ヲ折シク故ニ此ノ若キニ非ルナリ、夫カノ陽子ハ其上ニ在ルモノヲ恐ム、又人ノ家來トナツテ其君ノ過チヲ招ク（アケ）テ而メ以テ自分ノ名ト陳ニ書經ノ君陳ニ曰ク爾カ有ヲ惡ム、故ニ諫メ且ツ議スト雖モ、人ヲ入テメ得ノ后（キミ）ニ內ヌ樣ニナス、其証據

以テ人ノ過ヲ招ク、怨ノ本ナリ、惟ミ善人能ク殺ス、陽子將ル不ル得ル爲ル善人乎哉。貞元十一年、判度使ヲ受ク齊其レ有ラン乎、ト云云、齊人國武子ノ過ヲ諫ル、延齡ハ姦臣陸贄ハ罪ナシト論ス、時ニ朝夕且ニ相ト以テ守ル、延齡ハ當ニ白麻ヲ取テ之ヲ壞ルベシト、庭ニ斐延齡陸贄ヲ讒ス、陽城諸諫官ヲ率テ闕ヲ以テ延齡ヲ相トセントス、城曰ク設シ延齡ヲ以テ相トナサハ、當ニ白麻ヲ取テ之ヲ壞ルベシト、庭ニ慟哭ス、遂ニ城ヲ沮ム、國子司業ニ左遷ス、後又道州刺史ニ貶ス、

◎〔講義〕陵シ、カンヲ欲セズ、而メ計アメイ、テ以テ直トナスモノヲ惡ム、吾子ノ論ノ若キハ、直ナルハ則チ國武子ノ齊ニ殺レタル所以ナリ、吾子モ其レ亦聞ケリヤ、」愈曰ク、君子其ノ位ニ居レハ則チ其ノ官ニ死ナンヲ思フ、自己ニ指ス、我ハ將サニ以テ道ヲ明ラカニスベシ、延齡卒ニ相タラズ、夫レ國家ノ政ヲ爲メ而メ人ニ如フルニ非ルナリ、且ツ國武子ハ善人ヲ得ル能ハズ、而メ國家ニ靈言スルヲ聞フ、其ノ善人能ク靈言ヲ受クト、其聞テ而メ能ク之ヲ吹ルヲ聞フ、

諱辯

〔題意〕辯ハ判別ナリ、亦タ論休一部ナリ、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長ケザルヲ謗ル、文公特ニ諱辯ノ一篇ヲ著ハス、醫史ニ公カ傳ニ云フ、李賀父ノ名ハ晉肅ニメ進士ニ應セズ、而メ愈賀カ爲タニ諱辯ヲ作リ、進士ニ舉ケシム、蓋シ是ヲ以テ公アリトイフ、此篇ヲ指スナリ、

〔評〕四タヒ問ヒ四タヒ答フ、首尾關應、此篇ノ作法ハ應ニ過秦辯亡王命六代ノ諸論ニ本ツキ得來ルベシ、後チ斐延齡陸贄ヲ逐フ、城延英閣ヲ守テ上言ス、帝延齡ヲ相トセント欲ス、城人ニ謂テ曰フ、果メ用ラハ吾將ニ白麻ヲ取リ之ヲ裂キ、延ニ與スベシ、延齡卒ニ相タラズ、夫レ國家ノ最モ重キハ、相ニ任スルニ如クハナシ、城力爭メ而メ陸贄以テ保全ヲ得タリ、延齡顯然トメ政ヲ執フル能ハザルニ非サルナリ、則チ城此ヨリ前キ言ハス、正ニ其事ノ大ナルモノヲ擇ンテ之ヲ言フ、執リ口ニ精シキ以テ脂章ノ流ニ入ルヲ得ス、此義須ラク分別メ之ヲ觀ルベシト、

〔文法〕端ヲ更ラタメ一議論ヲ生ス、尤モ人情ヲ見ル、當ニ聖賢時人ノ一語、眞ニ名世ノ見、名世ノ言、ヲ看ルベシ、兩路夾攻、愈ヲ擊テ愈ヲ聚シ、每段一ノ且字ヲ用ユ、故ニ進歩ヲナス、波瀾ヲナス、之ヲ名テ兩路夾擊法トナス、

愈與ヘ李賀ニ書ヲ勸賀舉進士ニ賀舉進士ニ有レ名ヲ與レ賀爭レ名ヲ者毀レ之ヲ曰ク賀父ノ名ハ晉肅ト。賀不レ舉ル進士ニ爲レ是ト。勸ル之ヲ舉ル者爲レ非ト。聽者不レ察ル也。和而唱ル之ヲ。同然一辭。皇甫湜曰ク。若シ不レ明白ニ子與レ賀且ツ得レ罪ヲ。愈曰ク。然リ。律曰ク。二名不レ偏諱ル。釋ル之ヲ者曰ク。謂ル若シ禹與レ雨ト。若シ言ヒ徵不レ稱セ在言ヒ在不レ稱セ徵是也。律曰ク。不レ諱ル嫌名ヲ。釋ル之ヲ者曰ク。謂ル若シ禹與レ雨ト。丘與レ邱ト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レ犯ス二名律乎。爲レ犯ス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レ得レ舉ル進士ニ。若シ父名仁。子不レ得レ爲レ人乎。夫レ諱ル始ル於何時ニ。作ル法制ヲ以テ教ヘ天下ニ者。非ル周公孔子ニ歟。周公作レ詩ヲ不レ諱ル。孔子不レ偏諱ル二名ヲ。春秋不レ譏ル不レ諱ル嫌名ヲ。康王釗之孫。實爲レ昭王ト。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レ諱ル。昔周之時有レ騏期。漢之時有レ杜度。此其子宜ニ如何諱ル。將ル諱ル其ノ嫌ヲ。遂ニ諱ル其ノ姓ヲ乎。將ル不レ諱ル其ノ嫌者乎。

◎〔解釋〕丘與レ邱之類是也　邱ハ去鳩ノ切、烏邱ハ草ノ名、詩ノ音義ニ江東呼テ烏邱ト、爾雅蒼注ニ華ニ似テ而メ小、實ハ江東呼テ烏邱ト、曲禮ニ嫌名ヲ諱マズ、二名ハ偏諱セズ、注ニ其避ケ難キカ爲メナリ、嫌名ハ聲相近キヲ謂フ、禹ト雨ト是ノコトキナリ、偏ニ二名ハ二諱セザルヲ謂フナリ、孔子ノ母ノ名ハ徵在、在ヲ言ヘハ徵ヲ稱セズ、徵ヲ謂ヘハ在ヲ稱セズ、周公作レ詩不レ諱ル。謂フ文王名ハ昌、武王名ハ發、皆ク昌發ニ關カ私ヲ諱マザルコトキハ、孔子不レ偏諱ル二名ヲ。宋微スルニ足ラズ、又其ノ所ニアリト曰フカコトシ、春秋不レ譏ル不レ諱ル嫌名ヲ。衛ノ桓公名ハ完ノ若シ、康王釗之孫。實爲レ昭王ト。周ノ康王名釗、釗音照、曾子不レ諱ル。昔昔者吾友ト曰フカ若シ、周之時有レ騏期。漢之時有レ杜度。杜操字ハ伯度、曹魏時ノ人、其名武帝曹操ニ同シキヲ以テ、故ニ因テ其字ヲ以テ之ヲ呼フ、又其伯字ヲ去リ、只呼テ杜度トナスト云フ、

◎〔講義〕曾テ韓愈カ李賀ト云フ人ニ書ヲ輸カミヲ贈リ與ヘテ、李賀ニ進士ニ舉ケラレンヲ、唐書ニ李賀字ハ長吉、系ハ鄭王ノ後ニ出ツ、七歲ニシテ辭章ヲ能ク

ス、韓愈皇甫湜始メ聞テ来タ信セズ、其家ヲ過ク、賀知章ト日ヘリ高軒過ルトナス、二人相驚ク、是ヨリ名ヲ知ラルトアリ、蓋シ進士ニ舉ケラルヽニ何シソ州人ノ勸ムルヲ待タン、必ス父ノ諱ニ疑ヒアルニ非ス、ソコデ李賀ガ進士ニ舉ラレテ名アリ、蓋シ州縣ノ中ノ名ガ應舉ノ數ニ在リ、進士ト成ルニ非ス、ソコデ李賀ガ爭フモノガ、其ノ已レニ勝タルヲ是トナス、之ニ舉ラレンヿヲ恐ル故ニ爭フナリ、李賀ヲ毀リテ曰ク李賀ガ父ノ名ハ晉� ノ是字ト對ス、非字上聲ナレハ、賀ハ進士ニ舉ラレザル人私意ノ言ノ聽クモノガ一向ニ察シテ、倡ヘル樣ニナリマシタ、故ニ甲ヨリ乙ト同然ノトキ皆和メ而シテ又其上和スルモノガ先ニ立チ

上層引證翻駁ノ賀カ當ニ進士ニ舉クラルヽヲ得ヘキヲ總言スヽ賀ニ代ツテ辨スル此ヽニ至テ已ニ舉層ル、凡ソ父母ニ事フル、曾參ノ如クナルヽヲ得ハ、以テ譏リ無カルベシ、〔法〕上文曾參ヲ收ム、人公トナルヽ孔子ヲ收サム、今世ノ士ハ周公孔子ノ如ナルヽヲ得ハ、亦タ以テ行止フムヘシ、是ヨリ上等ノ人ハアルマシ、〔法〕上文ノ周公

知ラズ、何ソ況ヤ外人ヲヤ、澣チメ之カ爲メニ遠傳カ忠節ニメル能ハザル所以ノモノハ此ナリ、〔法〕志ノ字甚タ細ナリ、下文皆此ヨリ斷ス、是ヨリ遠カ戚立節ニ異ナキ者ノ、夫レ遠カ

肉ニ死スルガイヤナラバ、何ソ苦ミテ、纔カ天下ニ比スレバ、尺寸ホ而メ降ラサレン乎、時ニ巡愛ノ妾地ヲ出守シテ、其愛シテ以テ奴ノ士

食ラハシテ、以テ賊ト抗對ハリアヒメ而メ

アニ食ハシム、遠モ亦タ其奴ヲ殺ス、其ノ蛇圍守ノ時ハ、兵卒ノ輕キ者ノ蟻子アリノ援ケナク、蛇蟻子ノ

所ノモノハ、國ト主ト耳、ノミ而ルニ賊カ語リ衆聞カスニ國ハ亡ヒ主ノ亡ヒ主滅フスルヲ以テ、必ス國亡ヒ主滅フスルヲ以テ信トナノ

ナシ、遠救援ノ至ラズメ而メ賊ノ來ル益ミ衆聞キカチ以テ、必ス國亡ヒ主滅フスルヲ以テ信トナノ

キ、モハヤ國亡ヒ主滅スレハ、外ニハ待ツ能ナフ日ヲ而メ猶ヘ而メ死ヲ以テ守ル、人相ヒ食リテ將ニ由盡

ントスカロ、イカホド愚ナロカ、人ト雖モ、亦タ能ナ日ヲ數ヘ而メ死セン處ナル、人ヲ知レリ、此ニ

テ之ヲ視レハ、遠ノ死ヌルヲ長ケタリ、亦タ明ナリ、言ハ日ヲ計テ而メ守ル所ノ地ハ、是レ其ノ

死スル所ノ處ナルヲ知ル、他ノ詔ミアルカナキ、守リシ時死ヲ畏レサル所以テ、其執ヘラル亦キ

モモ必ス死ノ長ルヲ、心ナキ愚カナルモノト雖ン

求ムルモノアラン、至テ斷ス、爲ニ忍ヒズ、嗚呼ア、而ルヲ遠ノ賢ニ而メ之

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訴遠。此而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後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

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甄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洲。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

〔解釋〕臟腑（肝、心、脾、肺、腎、五臟トナス、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ヲ六腑トナス、）雙廟（時ニ詔メ巡ヲ揚州ノ大都督ニ遠ヲ淄州ノ大都督ニ贈リ、廣ヲ睢陽ニ立テ、歲時祭ヲ致シ雙廟ト號ス、）射佛寺浮圖（浮圖ハ塔ナリ、或曰フ浮屠、或曰フ母馱、或曰フ沒陀ト、皆佛陀ノ轉語、或ハ七級、或ハ九級、十三級ニ至ル、其五級ハ俗ニ之ヲ錐子ト謂フ、而メ止ム、）上甄（甄ハ瓦ナリ、）南八（八ハ雲カ行ナリ、）

〔講義〕

城ニ入リシ故ニ城ニヨルナリト、又城ノ陷リシハ遠カ分テル而メ守リ、城ノ陷リシハ遠カ分テル始メ、賊カ遠カ分シ所ノ處ヨリ遠ニ歸メ滌ヲ之ヲ爲メニ傳ヲ立ツル能ハ遠ニ以テ、卵ヲ遠ニ歸メ滌ヲ之ヲ爲メニ傳ヲ立ツル能ハ

臟腑必ラス先ツ其病ヲ受ル者アリ、繩ヲ兩人ニテ引ツ張ハツテ而メ之ヲ絕チ切レハ、其絕チ切レ

ルトコロ必ズ絕チ切レルトコロアリ、是引張ノ卵ニアラズ、繩ノ自然ニ弱キトコロアレバナ

リ、其ヲ觀ルモノガ、其先キ切タルトコロヲ見テ、從テ而メ切レタル繩ヲ持タル人ヲ咎ムルハ、其

レ亦タ理ニ達セザルナリ、城下テモ必ス陷ルモノカ、巡遠ノ成就スル所ノ如キ此ノ如ク卓卓トハ人ニ美名ヲ成ス樂マザルヿ、是ノ樣ナルモ異ナリ志ヲ立ツル儼然タルモ、猶ホ人ノ話ノ就ニ根シ來ル、上文ハ許遠ヲ單論シ此下二公ヲ併セ論シ欲ス、故二字上ノ功名ヲ成ノ句ニ小人ノ議論ヲ好サ借テ、感慨ヲ發出ス、過渡ノ法ヲ作ス、閣筆ヲ知ンヤ、寧ムシロ能ク人ノ卒ニ救ハザルヲ知レリ、然レ𪜈人ノ救ハザルヲ當テヤ以テ城ヲ築テヽ而メ逆シメ遁ルヽモ、苟イヤシクモ此城ヲ守ル能ハザルヲ之ヲ知レリ、其救ナクメ而メ將ニ窮セントスルニ之ヲト雖𪜈、何ノ益ガアラカヤ、益ノナキヿハ能ク及ンスト欲ス、其創キツキ殘ソコナハレタルモノヤ又ハ餓ウエ羸ツカレ其之ヲ講究スル精シカラン、是當時必ス二公ノ賢ナル餘リノ兵ヲ帥イテ去ラシモノヲ去テ大郡ニ之ヲ守ルベシ、當ニ睢陽ノ小邑ヲ守テ以テ自ラ固ムベカラスト謂イ、而メ之ヲ論ス、一城ヲ守テ天下ヲ捍フセキ、千百盡ルニナンナントスルノ士卒ヲシテ以テ百萬日逆シケキノ師ニ戰ヒ、江淮ヲ保障ナリ之ヲ職スベケンヤ、是ノ時ニ當テ、城ヲ棄テ、東ニ走ラシメ、巡遠ヲ以テ爲ラ亡ビザル江淮ハ保障ナリ、何ソ輕ンシク棄テ、江淮ヲ食盡ク、城ヲ棄テヽ、其賊ヲ阻ハミ遏ヲ、天下ノ功アリ、何ソ輕ンシク棄テ、江淮ヲ食盡ク、城ヲ棄テヽ、其賊ヲ阻ハミ遏ヲ、天下ノ功ヲヤ、唯陽久シク圍マレテ

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講義〕〔張籍カ曰フニハ〔法〕是上郡張籍ニ應ス、常山蛇法トナス、嘗テ于ツ嵩ト云フモノアリ、少クメ巡ニ依ルヲ必ス悉サン、其平生ヲ知ル必ス悉サン、籍大歷中、和州ノ烏江縣ニ於テ嵩ヲ見ル、嵩時ニ年六十餘ナラン、以巡初メ嘗テ臨渙縣ノ尉ヲ得タリ、此段疑ラクハ錯誤カ事ヲ起スニ及ンテ、嵩常ニ圃中ニアリ、其時ノ事ヲ知ルモノ巡ニ從テ臨渙尉トナル、又學ハヲ好ンメテ讀マサル所ナシ、籍初メ嘗テ臨渙縣ノ尉ヲ得タリ、嵩巡カ奇才ヲ見ルナリ、是説トコロアリ、然ラハ嵩巡カ博學之ヲ説キ以テ巡カ兵ヲ起ノ初メ巡ニ從テ臨渙尉トナル、巡カ長ケ七尺餘、鬚髯神ノ如シ、嘗テ嵩カ漢書ヲ讀ムヲ見ル嵩ヘ尼ニ謂テカナフ、何爲ハ小ナリ、粗ホ巡遠カ事ヲ問ヘ尼細テ曰フ能ハ讀ムヲ見ル、嵩カ曰ク、吾レ盡メ一書ニ字ニ錯ヲ讀ム、三遍驚ニテ以爲ラノ讀ムヲ試ムルニ盡ク誦セサルナシ、嵩又架シケレ以テ試ムルフニ疑フナシ、嵩巡ニ從フ久シ、其著作精敏尤モ人ノ及フ所ニアラズ、巡因テ一見メ睢陽ヲ守リシ時ニ士卒萬人モニアマリ、城中ノ居人戶モ亦タ且サニ數萬人ノ及フ所ニアラズ、巡因テ一見メ姓名ヲ問ヒ、其後識ラザルモノナシ、但城中ノ居人ノ及フ所ニ亦タ巡カ常ニ書ヲ讀ヲ見ズ、但テ學ヲ好テ讀ヲ所ニ非ス、文章ヲ爲ルニ紙筆ヲ操テ立トコロニ書シ、未タ嘗テ草ヲ起サラス、但シ書敏ヲ強記ノ人ノ及フレ讀ミ、文ヲ爲ルノミナラズ、其尋常應接ノ間モ强記ナラザルモノ、之ヲ神間ノコトシ、更ニ人ノ及フ所ニアラズ、巡怒レ髯髯ヲ輒チ張ル、激メラレテ而メ之ヲ敬也、泣テ而ノ之ヲ賊ス、衆泣テ見ル能ハズ、巡ヲ哀ミ、且ツ自ラ哀ムナリ、巡戮ニ就ク時、顏色孚澣タカレズ、陽ヒテ而メ之ヲ泣ハ、巡カ事ヲ知ルモノ、以上皆ナ嵩カ言シ所

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

◎〔解釋〕法曹（事物紀原ニ漢公府掾史ニ賊曹掾アリ、刑ヲ主トス、隋以後功曹ト同シ、唐ニ參軍事トナス、）敵以下（楚語ニ敵以下ヨリ則ち臂アリ、注ニ敵體アリ、）

◎〔講義〕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江陵ノ法曹ヨリ、詔ノ國子博士ニ拜セラレル、其時始テ翰林ニアリテ、職親シク人ニ見ス、公余ニ坐シテ賜ヒ、且ツ曰ク吾レ先生カ某ヲ入手デ、涉タサレズ、自親ヘ、ソレ故ニ繁忙ヲ極メタリ、且ツ翰林ノ地ハ禁裏ノ内ナレハ容易ダヤスク進退カデキヌ、今ハ我カ爲メニ先生カ詩書ヲ膠寫メ一通トナシテ以テ來レト、愈再拜シテ其懇情ヲ謝シ、吾カ家ヘ退イテ詩書若干篇ヲ錄メ、日ト時トヲ擇ンテ以テ獻上ス、（法）十分ニ敬ヲ致スヲ敘シ得テ、下文ノ溯筆ト、親筆ト、ハ衣服ノ下着シタギリ、トダフイトト云フコトナリ、）サテ詩書ヲ獻上セシカ、ソコデ數月ニナリテ來テ愈ニ言フ、ノガ又曰フニハ、先生ハ相國ニ詩書ヲ獻上セシカ、ソコデ數月ニナリテ來テ愈ニ言フ、ノガ又曰フニハ、イカニモ獻上ノアリ、其モコニハ、相國ノ余カ文ヲ徵メセバ余敢テ匿カクサズメ獻上ナスモノニ、讒ヲ相國カ曰フニハ、韓愈カ曰フ、是レ讒者ノ言ナリ、先生其レ之ヲ慎メ、其ノ宰相ニ倣高ナコリタカ德宗ノ朝ニアルノ得テ、其時同ジク南以テ遷サレタルス愈之ニ直ニ應ヘテ曰フニハ、愈御史トナリテ卑ヲ德宗ノ朝ニ得テ、其時同ジク南以テ遷サレタルス、ナモノ凡ソ三人ナリ、公ト張籍ト李方叔ト三人、然ル相國ニ獨リ愈スタケ一番先キハ、或ハ立テ收メ用テヱラテ退クチ、ナセシハ、相國ノ賜モノ大ナリ、且ツ其上百官ノ相國ニ進見シハ相國ノ禮余ヲ待スルモノ多シ、然ルニ、而ルニ愈タケハ辱カタシナノ人百官ヨリ以下、其學業ヲ以テ相國ノ左ヤ右ニドウカメ徹通セント欲スルモノ過タリ、四海九州皆憚リ畏レテ而メ之ヲ敢テ果スナキモ、獨リ愈ハ辱ク坐語ヲ賜ハル、禮ノ過タルヲ、愈辱ク先ツ索メラレシハ、相國ノ知ルヲ至レリ、先ツ收用セラルヽ、賜モノ大ナル、辱クレシ、知テルノ報酬ノ至スヘキ、マシテ三ノ者ハ、我ヽ宰相ヨリ之ヲ受ルニ於テ之ヲ受ルモ、宜シクニ儆ベカラズ、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治。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人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辭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

◎〔解釋〕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魏策ニ龐蔥太子ハ邯鄲ニ質タリ、魏王ニ謂テ曰ク、市ノ虎ナキ明ケシ、然リ而シテ三人言テ而メ虎ヲナス、今邯鄲ハ大梁ヲ法ルヤ市ニ遠シ、而メ臣ヲ設ルモノ三人ニ過タリ、願クハ王之ヲ察ヨ、又秦策ニ甘茂カ曰ク昔シ曾子殺ニ處ル、人曾參ト名族ヲ同フスルモノアリ）

知。若。相。容。進。聰。興。有。言。遂。而。
冤。及。者。謂。而。明。天。虎。信。
矣。愈。翰。愈。爲。則。子。聽。故。
既。必。林。曰。聽。視。謀。者。今。
而。曰。不。子。哉。不。所。庸。我。
讒。韓。知。前。雖。以。曾。夫。
言。愈。也。被。進。恐。也。施。之。
果。亦。後。言。而。公。政。參。
不。人。之。於。爲。正。於。殺。人。
行。耳。誘。一。於。人。之。
彼。我。相。亦。則。天。
敖。於。今。莫。邇。而。以。
宰。翰。李。之。讒。階。
相。林。公。聽。邪。太。聽。
又。者。又。矣。敖。平。
敖。宰。相。我。大。之。
翰。相。子。何。則。治。伯。
林。不。其。懼。有。聽。之。
其。知。危。而。以。聰。傷。
將。也。哉。愼。容。而。視。世。
何。今。愈。既。而。明。是。徐。
求。一。必。不。合。之。命。人。而。今。
然。處。誘。上。讒。正。也。自。解。
吾。而。我。乃。曾。於。今。言。李。者。敦。三。賢。曰。人疑信

進士。相。及。者。謂。爲。則。子。聽。視。所。庸。我。夫。之。
愈。翰。曰。子。哉。不。以。也。
必。林。曰。不。被。言。而。公。政。參。
而。曰。不。子。哉。不。以。施。曾。
果。亦。後。言。而。公。政。參。
不。人。之。於。爲。正。於。殺。人。之。
行。耳。誘。一。於。人。之。
彼。我。相。亦。則。天。
敖。於。今。莫。邇。而。以。
宰。翰。李。之。讒。階。
相。林。公。聽。邪。太。聽。
又。者。又。矣。敖。平。
敖。宰。相。我。大。之。
翰。相。子。何。則。治。伯。
林。不。其。懼。有。聽。之。
其。知。危。而。以。聰。傷。
將。也。哉。愼。容。而。視。世。
何。今。愈。既。而。明。是。徐。
求。一。必。不。合。之。命。人。而。今。
然。處。誘。上。讒。正。也。自。解。
吾。而。我。乃。曾。於。今。言。李。者。敦。三。賢。曰。人疑信

進士。相。及。者。謂。而。明。天。子。聽。者。所。庸。我。夫。之。
愈。翰。曰。子。哉。不。以。也。曾。
必。林。曰。不。被。言。而。公。政。參。
而。曰。不。子。哉。不。以。施。曾。
果。亦。後。言。而。公。政。參。
不。人。之。於。爲。正。於。殺。人。之。
行。耳。誘。一。於。人。之。
彼。我。相。亦。則。天。
敖。於。今。莫。邇。而。以。
宰。翰。李。之。讒。階。
相。林。公。聽。邪。太。聽。
又。者。又。矣。敖。平。
敖。宰。相。我。大。之。
翰。相。子。何。則。治。伯。
林。不。其。懼。有。聽。之。
其。知。危。而。以。聰。傷。
將。也。哉。愼。容。而。視。世。
何。今。愈。既。而。明。是。徐。
求。一。必。不。合。之。命。人。而。今。
然。處。誘。上。讒。正。也。自。解。
吾。而。我。乃。曾。於。今。言。李。者。敦。三。賢。曰。人疑信

孔子遠佞人

孔子曰。遠佞人。信曰。須臾殺。曾子曰。殺人。子之母。若曰。殺人。曾子

宰相知ラザルナリ、單ニ一人ニ傲ルハマタ韓愈モ亦タ人耳、彼レ宰相ニ傲リ、又タ翰林ニ傲ラハ、會言シ、若シモ愈ノ事ニ及バズ必ズ曰ハン韓愈モ亦タ人耳、彼レ宰相ニ傲リ、又タ翰林ニ傲ラハ、其レ將タ何ナル人ニ逢テ便チ傲ラン、則是レハ譏ニ出ルコトハ言ヲ待タズ、此理ノ甚ハタ明ナルナリ、吾乃チ今日ニ知リヌト、正ニ二相合處スル時ニアツテ、以テ辭セズノ自ラ白ナル可キナリ、既ニノ而ノ譏言果ノ行ハレズトナリ、結ビ得テ住ト、マル、

◎〔文法〕三タビ愈何ヲ懼レテ而ノ慎マンノ語ヲ見テ、是一叶一應、極メテ針線アリ、故ニ之ヲ名ケテ針線ノ法トナス、

〔評曰〕先ツ譏言ノ畏ルヽ、仍ホ譏者ノ畏ルヽニ足ラサルヲ說キ、次ニ譏言ノ畏ルヽ可キヲ說キ、末段自ラ歎シ自ラ解ス、仍ホ譏者ノ畏ルヽニ足ラサルヲ見ル、此レ譏ヲ懲リヲ畏ルノ辭、已ムヲ得ズノ而ノ託ノ寬解ナシ、以テ自ラ慰ムナリ、然レドモ誠至テ物ヲ動ス、究テ何リ韓公ニ損セン、彼ノ人ヲ譖スルモノハ、徒ニ其鬼ノ如ク蜮ノ如キヲ見ル而リ、

唐宋八大家文講義卷二終

唐宋八大家文講義卷三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石川鴻齋講義

日本　土田淡堂校正

上宰相書

韓愈退之著

〔題意〕大篇大旨ハ人材ヲ長育シ英才ヲ教育スルハ、乃チ宰相ノ責、已カレハ、以テ古ノ君子相ルノ道ヲ盡メ、必ズ自ラ進ルヲ以テ嫌トナサズ、事ク可クノ則チ學ケ日、天下隱逸ノ士ヲ招キ致シ歸スル所ヲ知ラシムル所以ナリト謂フニ過キザル耳、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

曰、載載也、沉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

〔解釋〕前鄉士進士唐、武德ノ初メ諸州明經俊秀ト號ス、州縣試取、格ニ合ス者、毎年十月、方物ニ隨ヒ入貢ス、撫言ニ曰ク、周ノ諸侯賢ヲ天子ニ貢ス、之ヲ大學ニ升セテ造士ト曰フ、大樂正造士ノ秀タル者ヲ論ス、以テ王ニ告ヲ而ノ諸ヲ司馬ニ升セ進士ト曰フ、又云フ隋大業中、始テ進士ノ科ヲ設ル、此蓋シ科ヲ設ルノ始ナリ光範門下長樂門ノ正門ナリ、相公閣下時ノ宰相趙景玄、盧邁、錫我百朋注ニ曰ク五貝朋トナス、漢ノ食貨志ニ五種アリ、大貝、壯貝、玄貝、小貝、不成貝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孟子、盡心上、父母俱ニ存シ、兄弟故ヘナキ、一ノ樂ナリ、仰テ天ニ愧チズ、俯メ人ニ愧ヂズ、二ノ樂ナリ、天下ノ英才ヲ得テ之ヲ教育ス、三ノ樂ナリ、

〔講義〕文公三年ヒ宰相ニ上ル、其ノ初メ上ル所ノ文ナリ、時ニ公年二十八、正月二十七日、前ノ鄉貢進士ト國史補ニ進士第ヲ得ル者之レヲ前進士ト謂フ、乃チ韓愈カ閣下ニ獻ズ、詩ノ序ニ曰フ、著著者裝ハ材ヲ謂ヲ長樂門ノ正門ノ光範門下ニ伏メ、再拜メ書ヲ相公方ノ閣下ニ獻ズ、詩ノ序ヲ引テ、下文詩ヲ解ノ引ルヲ樂ムナリ、君子能ク人材ヲ長育スレハ、則チ天下之ヲ喜ブナス、詩ニ曰フ、著著タルモノハ、我彼ノ中阿ニアリ、既ニ君子ヲ見レハ樂ミテ且ツ儀アリ、其詩ヲ說ク、著著タル者トハ、盛ナルナリ、我ハ微草ナリ、阿ハ大陵ナリ、言ハ君子ノ人材ヲ長育スル大陵ノ微草ナリ、著著トメ盛ナラシムルカ若シト、既ニ君子ヲ見レハ樂ミテ且儀アリト云フモノハ、天下カ其君子ヲ美ムルノ辭ナリ、(法)一タヒ詩ヲ釋テ長育ノ教(シ)シヲ謂フ、其三章ニ曰ク、既ニ君子ヲ見レハ我ニ百朋ヲ錫フ、既ク、百朋トハ之ヲ多トスルノ辭ナリ、言ハ君子既ニ人材ヲ長育ス、又當ニ之ヲ爵命シ、之ニ厚祿ヲ錫フテ以テ之ヲ寵愛尊貴ニスベシト爾(シカ)云フ、(法)二タヒ詩ヲ釋テ、長育スル所以ハ、之ニ爵祿ヲ以スルヲ謂フ、其卒章ニ曰ク、汎汎(ハンハン)タル、楊舟(ヤナギハ)沈モ載(ノセス)、既ニ之君子ヲ見レハ、我心則チ休ミスト、既ク、載ハ載ナリ、猶ホ之ヲ載(ノス)ト言フカコトシ、沈浮ハ物ナリ、言ハ君子ノ人才ニ於ケルヤ、取ラザル所ナキ、舟ノ物ヲ載スル沈浮皆之ヲ載スルカコトシトシカ云フ、沈浮ハ物ナリ、言ハ君子ノ人才ニ於ケルヤ、取ラザル所ナキ、舟ノ物ヲ載スル沈浮皆之ヲ載スルカコトシトシカ云フ、沈浮ハ猶ホ輕重ノコトシ、既ニ君子ヲ見レハ、我心則チ休スト云フモノハ、言ハ此ノ若ナレハ則チ天下之ヲ英トスルヲ謂フ、故ニ君子ノ人ニ於ケルヤ、既ニ之ヲ長育スルナリ、(法)三タヒ詩ヲ釋テ、長育スル所以ハ、道オナキニアルヲ謂フ、故ニ君子ノ人ニ於テ道ヲ(コ)ス所ナカルベシ、(法)上ニ解ケ所ノ三音ノ意ヲ總テ曰ク、君子ニ三ノ樂アリ、天下ニ王タル當ニ之ニ爵命シ寵貴ニスル所以ノ者ハ此ニアルヲ言フ、孟子ニ曰ク、天下ノ英才ヲ得テ之ヲ長育スルヲ樂ムト、又孟子ヲ引テ、但、天下ノ英才ヲ教育スルヲ樂ムト、此レ聖人賢士ノ極言至論セシ所、古今ノ宜シク法トスルベキ所ノモノナリ、(法)總テ上ヲ結テ下ヲ起ス、給ラハ則チ誰レカ天下ノ英才ヲ教育セン、將タ吾カ君ト吾カ相トニアラズヤ、(法)其權アリ、幸ニ今天下事ナク、小大ノ官、各々其職アリ、錢穀甲兵ノ問(ムル)ヲ云フナリ、故ニ道ヲ論シ、邦ヲ修(オサムル)ノ暇アルトキハ、此ノ人材ヲ長育スルコトヲ捨テハ、宜シクコレヨリ大ナルモノカルベシ、(且ツ其時アリ、以上宰相當ニ人材ヲ長育シ、英才ヲ教育スベキヲ言フ、

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瀆於死而益固、得其所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中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

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解釋）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孟子盡心上雞鳴而起孜孜焉者舜之徒也一畝之宮（禮記儒行ノ篇ニ宮ハ牆垣ナリ）濱於死

（講義）是日リハ已ノ材當ニ育スルノ所ノ列ニアルベキヲ言フ是カ則チ公ノ上書スルノ緣起ナリ、ソゴテ公カ言ハル、ニハ例ヘバ今人アリ、生レテ二十八年ト公自ラ暗ニ言フ而メ其名ハ農工商賈ノ版籍ニ著ハサズ、其業体ハ則チ書ヲ讀ミ文ヲ著ハシ、堯舜ノ道ヲ慕ヒ、其學アツテ且ツ甚タ正シ、其著ハス所ハ皆六經ノ旨ニメ、楊朱墨翟佛釋老子ノ學ハ、其心ニ入ル所ナシ、其學アツテ且ツ甚タ正シ、其著ハス所ハ皆六經ノ旨ニメ、楊朱墨翟佛釋老子ノ學ハ、其心ニ入ル所ナシ、其作ル邪道ヲ抑壓（オサヘツケ）シ正路ニ左袒（クミ）シ、時俗ノ疑惑スル所老佛ノ邪道ヲ辨シ、窮厄ノ地ニ居リ、儉約ノ節ヲ守リテ、亦タ時ニハ世ノ事ヲ感激シ、自己ノ不過怨懟ノ人ニ異ナル奇性ノ辨アツテ以テ知ラレン、亦タ教化ノ道ニハ悖ラズ、妖淫諛佞ハ其胸中ヨリ出ス所ナシ、其文アツテ又其ハタ正シ、因タヒ禮部ニテ別キ上ラレテ、漸ヤク乃チ一タヒハ得ルモ、三タヒ吏部ニ選ハレテ、卒ニ何ニモ成スナシ、九品ノ輕位モ其レ希望スベクンヤ、又一畝ホドノ宮舍モ其レ傾フ可クンヤ、トテモ認ミニ叶ハヌカ、故ニ遑遑（イトマナキ）乎トメ奔走メモ四海廣シト雖ヒ身ヲ歸スル所ナシ、恤恤（ウレウレ）乎トメ憂テモ食ヲ得ズ、寒氣ニナルモ、衣裳ヲ得ズ、已ニ死ニ近ク、而レヒ志ヲ守ルヿハ益々固（カタ）クシ、其志ヲ得ルノ所ノモノハ、爭フテ愈ノ不過ヲ笑ヘハ、怨ナキ時サントスルモ、本ト志ス所ノ藥テヽ而メ新規ナル活路ヲ是レ圖ル、老農老圃ヲ求メテ而メ師匠トス其所ヲ得サルヲ以テ、中夜ニ涕泗（ナミダ）ガ頤（オトガヒ）ニ交ハリ落ツル、其亦タ可ナリ、以上已ノ材長育敦育ヲ受ケ而メ成ル可キヲ言フ、（法）文勢頓住メ、又手ニ隨テ波ヲ起ス、

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古之人有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

（講義）抑ハ又ハ古ヲ聞ク君子ノ相タルヤ、一夫デモ其安ンスル所ヲ獲ザレハ、已レカ推メ見レハ而メ一夫ヲ溝ニ十年ノ學ンデ以テ其身ヲ修メ、二十年ノ學ンデ以テ其身ヲ修メ、二十年ノ學ンデ以テ其身ヲ修メ、二

而メ是レ人新レ其レ惟皇ノ極ナカリ福者爵祿ヲ謂フナリ抑(ソモ)々又聞ク古ノ人自ラ進ムル者ハ總ナリトセハ汝ヲ則チ之ニ福ヲ錫フ人ノ謂ヒルナ

アレモ而レモ君子ハ之ニ逆ハズ予カ好ム所ハ德ナリ以上洪範ヲ引テ察官ヲ作ス言ハ古ロスリ自ハラ進ムルノ人ナリ以下ハ以間ク上ノ官ヲ設ケ職ヲ制スル

ナリ抑今ノ慕ヒテ而テ其身トナスル富貴ニ下ノ已トニ修メ誠ラザル立テ也、蓋シ將ニ其能ヲ求メテ而メ之ニ屈ルモノハ苟

テ不明ナ而ヲ埋メンテ利祿心ヲ沒メ而メ其名譽ヲ榮ルヲ然トスハル則チ上ナリ蓋シ將ニ已ノ餘ル所ヲ推シ及ボシ人ヲ求ム

テモ其足ラザルヲ濟(スク)ハン其ノ位ヲ求ルニ於ケル下ノ位ヲ求ムルニ於ケル

ケスル交(コモ)々互ニ相求テ而ハメ必ス其致ス上ニ一難ニカスルヲ耳苟モ是ヲ以ハメ而メ心トナセハ則チ自ラ駭道ハ

必ス其下ニ難カラズ下ノ道ハメ必ス上ニ難ニカスルヲ耳苟モ是ヲ以ハメ而メ心トナセハ則チ自ラ駭道ハ

ヌカラケトノ何ニテモ謂ニルホド進ニ嫌キヲフ自ハナイシ進ムヲ可クメ而メ進ム必ス自ラ推メ進ダトニ求テ雖ニムルトナ

等シ、駭クベク進ムベク、各々其道ヲ行フナリ、何ノ嫌カ之レアラン、

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間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猨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彫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通達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

◉〔解釋〕今天下不由吏部、事物紀原、選部トナシ、魏始テ吏部ト曰フ、後漢名ニ澤獸ナリ、司馬相如上林賦ニ沈牛麋(シュビ)ハ水牛ニ似タリ、爾雅ニ麋ハ牡、麐ハ牝、猨狖之與居猨ハ猴ニ似テ而メ大、能ク嘯フク、狖ハ黑猿ナリ、亦タ能ニ少クル、禮部事物紀原ニ唐虞秩宗、周官宗伯、皆今ノ禮部ノ任ナリ、後周ニ禮部ト曰リ、始マリ、職事ヲ言ハズ、隋以テ儀曹ヲ典トル、其名命字文周ニ出ル、

枯槁、史記屈原カ傳ニ形容枯槁スト、洋洋、自得ノ貌、峨峨、盛大ノ貌、于于、行ク貌、

◉〔講義〕抑(ソモ)々又聞ク上ノ下ノ天下ニ加ヘンヘズノ遂ニ之ノ上ノ主四

ナリ抑(ソモ)々又聞ク上ノ下ノ天下ニ加ヘンヘズノ遂ニ之ノ上ノ主四

ナリ勸賞ハ必ス徧(アマネク)ク隅(スミ)カラ人ノ爲ニ所ニ因テ而テ化スルニ其化ス可キノ道ヲ得レハ則チ

從フ、チ段段進マザレハ、萬ニ一ツモ得ルコトアラズ、ト聞カバ、彼ノ隱林ノ者ハ、惟タ恐ラクハ山ニ入ルノ深カラズ、林ノ密ナラザルノ恐ルル、是ハ其形ノ響ヤ、聲ノ影カ、味ハ其ノ人ニ知レルトメナリ、世間ノ人ニ知レルトメナリ、其ノ人ニ知レルトメナリ、孝試カ其ノ長ズル所ヲ盡ス能ハサルモノ故ニ以テ人材ヲ長養教育スベシ、上必ス其自ラ學ブ待タズ、下モ亦自ラ進ム者ニ用ヒルベシ、汲汲トシテ人ヲ求ム

ルヿ難カラザルナリ、然ルニ水ノ中マテ及ハザルヤ、蓋シ尋常尺寸ノ間耳、尋ハ八尺、常ハ一丈六尺ナリ、只近キヲ斥メ言フナリ、其間ニ高山ヤ大陵ヤ、嘘塗ヤ絶險アツテ之ノ怪物ノ間隔スルナキ耳、遇合ナキト難ニ、蓋フ所多カラズ(法)譬喩ハ宏闊ノ科ニ應スル「然レニ怪物ガ窮溷ノト、窮ハ困難スルヿ個ハ惚身ニ水ケガナク溷ルトナリ、自ラ振ハントト欲ルモ能ハザルナリ、水ノ所マデ吾身ヲ致(イタス)シトスレドモ、ツマラヌモノ、猶顛(カヘリ)ナトノ笑トナルモノガ、蓋シ濱十ニ八九分ハ笑ハルトミレハ天池ノ濱大江九分ハ笑ハレザルノ位置ニイタルト云フヿ也、十ニ八九分ハ笑ハルトナリ、

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講義〕ヤソコデ力者カ、其窮ヲ憐ミ可憫フヒンニ思ヒテ而メ之ヲ運轉セハ、蓋シ一タヒ足ヲ投スルホトノ骨折ナリ、人ノ提ケ拔カルトニ過フ、亦タ甚タ力ヲナシヤスシ、然レ𪜈是怪物カ其衆ヲ(ヲク)ノモノニ異タルヲ自慢ヲスルヤ、且ツ其上ニ倪フシ吾レハ沙泥ノ中ニテ爛死(ヌタレシ)ニスル𪜈、吾レハ憐ノ顧フヲ樂ミトメシモ首ヲ俛フシ耳ヲ搖カメ又ハ尾ヲ搖カシ、憐ヲ乞フノ態ヲ爲サヽルヲ以テ有力者之ニ遇フテ、オアリ當ニ熟視(ジクシ)スルモ視ルナリ、故ニ其死ス、生ヲ

ヲ知テ、且ツ之ニ鳴號ノ笑トナルモノモ亦タ命ナリ」行止ハ人ノ爲ス所ニアラズ、亦タ命ニ出ツ(法)命ニ在ルヲ知ル可カラザルヿヤ、固カラ一タヒ鳴號ス」首ヲ仰キテ一タヒ鳴號ハ首ヲ仰クルハ首ヲ俛フセ耳ナリ、今又有力者ナリ、其怪物ノ前ニ當ルニ、聊イサヽカ試ミニ相反スルヿヤ、其窮ヲ憐ミ可カラザルヿヤ、其怪物ノ前ニ當ルニ、聊イサヽカ試ミニ相反スルハ

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

（解釋）都不通曉　時ヲ相テ而メ行フノ事ヲ知ラズ、鄙鈍タル所以ナリ、卒無所成　暫ラク御史ト陽山ニ貶セラレ、俄ニ江陵ノ掾ニ遷ル、

（講義）十二月九日、將仕郎ノ守江陵府ノ閣下ニ上ル、愈幼少ヨリ鄙鈍ニメ時ノ事ニ於テハ、何ニモ彼カモ都テ通曉セズ、サテ守行二字ヲ訓カンメ卑官名ノ下ニ守字ヲ附ルハ、身分カ卑フメ重キ役ヲ兼ヌルトキハ守字ヲ附シ、又身分高フンメ卑官ナルトキハ行字ヲ附ス、將仕郎ハ賤官ナリ、江陵法曹參軍ハ重キ役フナリ、故ニ守字ヲ知ラズ、身分ツ、前後推メ知ルベシ、サテ文章ト云フハ愈ハ時ヲ相テ而メ行フノコトヲ云フ字ニテ刀カナノ切レザル故ニ鄙シク鈍タル所以ナリ、鈍ハ鈍刀ナモド云フガゴトシ、下面ノ助テ說ノ訓ニ遷フモ皆此ニ本クナリ、且ツ家貧乏ニメ以テ自ラ活路ヲ求ラムルニ足ラズ、因テ學ニ應シ官ヲ覓（モトム）ルモ助メスレバ、退ク京師カニ尺入ニリ、此卒ニ至テ二十年、源命（フシアヒ）ヲ不幸ニメ助メスレバ、退ク京師カニ尺入ニリ、此卒ニ至テ二十年、源命（フシアヒ）ヲ不幸ニメ助メスレバ、退ク京師カニ尺入ニリ、此卒ニハ何ニモ成就スル所ナシ、暫ク御史ト爲テ、即チ陽山ニ貶セラレ、俄ニ江陵ノ掾ニ因テ、遂ニ經傳史記百家ノ說ニ反復シ、是其好ム所ナキイフ、事業ニ遷ルチ究窮ニシ、訓義ニ沈潛シ、是其辭ヲ

領チ具有ス、且ツ賢チ尚ミテ而メ能ニ興ミシ、人チ識ルノ眼ヒアリ、窮チ真テ而メ風チ悼ム、人チ
擢フノ心アリ、江ヨリ以西ハ、既ニ化メ而メ行ハレヌ、是一方ニアツテ之ヲ行フ既ニ致アリ、貞元
五年李巽江西ノ觀察使ト、順宗立テ兵部侍郎十五年、今者入テ内職ヲ守リ、朝廷大臣ト汲ヲルノ日
天下ニ行フ可キノ位アリ、仕ニアル十五年、天子新タニ位ニ即テ理化ニ汲タルノ日ニ當リ、是年八月憲宗位ニ即ク、閣下ハ既ニ之ヲ聽ケテ、宜シク必ス施シ設クベシ、又當ニ以テ之ヲ振フノ力アリ、猶ホ齊桓叔
向復タ出ルカゴトシ、然ルニ輦轂ノ歌、聽明ノ言、左右ニ發セザレハ、則チ後レテ而シテ之ヲ振フモノアルナシ、論テ獻ス
ヒ發ス、吾口ヨリ謂メ而メ人ノ耳ニ聽シムル所ナキニ過ギ、時俗ノ好ナ以テ諷メ而メ之ヲ聽ケシメ、庶幾クハ
以ス、所因厄悲愁チ欲スルモ皆語スル所ナキニ過テ、時俗ノ好ナ以テ諷メ而メ之ヲ聽ケシメ、庶幾クハ
一知己チ得ンチ欲スル耳、知シ覽觀チ賜ハヽ、亦タ采ル可キアラン、是識者ニアリ、殿尊チ干瀆(カン
ヽ)メ伏メ惶恐チ增ス、愈再拜、是章古人文法チ者ク、故ニ余モ亦タ之チ論セズ、

〔評曰〕力チ古文ニ得テ、世故ニ逢迎スルニ於テ、自ラ通曉セズ、知己ノ振拔ナ望ムアラザルチ得ズ、格律謹嚴、光燄騰上、第(ダイ)一李巽所劣ニメ而メ知己チ以テ之チ望ム、亦タ之チ人ル
チ知ルト謂フ可カラズ、

與少室李拾遺書

〔題意〕渤中掛ノ室ニ濯ル、時ニ書チ以テ之チ徵ス、渤字ハ
郎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卒ノ之ナ薦ム、韶ノ右拾遺ノ以テ召ス、是ニ於テ河南尹杜兼使
遺リ、詔帶チ持シ、山ニ即キ教ク促カス、渤上書メ謝ス、昔シ居羊肌位三雄、除萬鍾アリ
居羊ヨリ貴キナ知ル、然ルニ妄リニ施サシム可カラズ、彼レハ賢ナリ、猶ホ能クヒ已チ得ン
君チ愛ス、臣榮チ盛テ以テ欲スル所ナナサント欲スト雖モ、居羊ニ慚ルナキチ忘
乎、拜セズ、洛陽ノ令韓愈書チ遺テ云云、渤心ニ其書チ善シ始テ出テ
東都ニ家ス、元和九年、起テ著作郎トナリ、大和中、太子賓客ニ終ス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教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久聞、自即大位以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與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强梁之兇、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

〔解釋〕景星　天官書ニ景星ハ德星ナリ、其狀常ナシ、有道
食經ニ雄鳳出ツ、鳳皇　嘗鳳、亦瑞鳥ト曰フ、鳴ハ百鳥ノ長タリ、傳ニ曰ク天下道無レハ則チ隱ル、黃帝ノ時鳳凰阿閣ニ集フ、少昊氏ノ
時、鳳凰至ル、唐堯時鳳凰來朝ス、周ノ時蛟山ニ鳴ク、故ニ
鄉黨ノ鳥トナス、或ハ聖鳥仁鳥靈鳥トナス、祥瑞ナリ

〔講義〕十二月某日愈頓首ス、伏ノ承(ウケタマハル)ニ天恩ニテ河南尹杜
兼ニ詔メ、拾遺公ニ敎ク諭シ之ヲ起シム、朝廷ノ士ハ頸ヲ引ノバシ東ノ方ヲ望ミ、景星ヤ
鳳凰ノ始テ見ルヤ、爭フテ先キニ覩ルヲ快トス、方今天子仁聖ニメ小大ノ事ハ皆宰相ニ出テ、
關ニ聞クスルヲ樂テ、明ク叙メ引ク作ス、方今天子仁聖ニメ小大ノ事ハ皆宰相ニ出テ、
言ヲ得ザルナリ、勤儉ノ聲、寬大ノ政ハ幽閨ノ婦女、草野ノ小人マデ、皆聞キ飽ヘテ而メ之ヲ
宜フキ所ニ、乙ケ古ノ世ニ通セズ、請フ先生ニ問ハン、世ハ太平ニ非ズメ而メ至ルモノアリ、年穀熟衍
實ナレハ、太平自然ニ立トコロニ致ス、其上加ルニ又人力ニ非ズメ而メ拘纍トラ(レトナル)
符貺委至シ、紀綱ヲ干犯スルノ姦モ戰ハズ、銷鑠縮栗メ風ヲ迎ルテ而メ委伏スルカ若キ、是亦タ若王承宗ハ德棣ニ向州
ヲ獻ス、强梁(ワルゾロキ)ノ兇モ

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悚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倘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賢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講義〕昔シ孔子ハ爲ス可カラザルヲ知テモ而ノ之ヲ爲ノ已マズ、足迹諸侯ノ國ニ接レリ、然ルニ衰君ハ爲ス可キノ而ノ固ク距クハ、即チ仁義ノ者ド守リヲ異ニスルナリ、爲ス可キノ時ニハ、自ラ深山ニ遁レテ、闕門ニ詣テ、闕セサル可カラズ、想フニ拾遺公盛德ノ闕遺アルヲ、東ヲ車ニ就キ、惠然トシテ背テ來リ、名ハ將來ニノ亟レナリ、蓋積スル所ヲ舒ノテ以テ主上盛德ノ闕遺アルヲ、東ヲ車ニ就キ、惠然トシテ背テ來リ、名ハ將來ニノ亟レナリ、可カラズ、又竊ニ聞ク、頃刻ニハ朝廷ノ闕遺ニハ必ス拾遺公ヲ起ス、拾遺公ヲ起サント、若シ使者往テ詔ニ應サセザル則チ河南ノ尹杜兼必ス繼テ行カン、拾遺徵君若シ至ラズンバ、必ス高秩ヲ加ヘン、是ノ如キハ則チ初メノ少ヲ辭ノ多キニ就ク、然ラハ則チ已ヲ處スルモノ未タ眷ナラズ、法ヲ用ヒ妙、善人ハ斯ニ其類ヲ進ムレバ、皆拾遺公ヲ起テ詔ニ應セハ、嚴穴ノ士モ亦タ起テ出タリ、是レ亦タ殿、故ニ拾遺公ヲ斯人ノ施ニ與カワサワシムルナリ、是レ天子ノ惠利ヲ被ラザラシメハ、其害細ナリト爲ス、士出テザレハ則チ衆善人ハ其施爲ニ預カラズ、人庶ノ惠利ヲ被ラザラシメハ、其害細ナリト爲ス、君子ナ

ヒ女ノ、而メ心ヲ留テ論載スル之ヲ詳ス

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宣牽連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窮、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竢

◉〔解釋〕謹テ足下ノ論載スル所ヲ詳カニシ、之ヲ校ルニ濟カ若キモノハ、固ヨリ當ニ附ヲ得ベシ、史法ハ忠節ヲ以テ賞シ、其先人ノ事ヲ載セテ、之ヲ天下ニ徹シ、其父ト俱ニ天下ノ當ニ自ラレテ連州ノ太守逢ヲ以テ文學ノ條ト爲ス、乃チ其先人ノ事ヲ載セテ、之ヲ天子ニ徹シ、其父ト俱ニ第四品ヲ追爵ノ赫然トシテ人ヲ驚ス、逢ト其父ト俱ニ當ニ賞ヲ得ベシ、能ク父ノ善ヲ揚ク、則チ其善ヲ道フ者ハ、則チ天下皆惡ヲ去テ善ヲ爲ス、春秋ハ君子善人ヲ美ス、夫レ苟クモ能ク人ノ善ヲ道フ者ハ、其ノ安スル所ヲ得ン、其功實ニ大ナリ、足下濟父子一体ニ宜シク牽連ノ書スル可キ者ナリ、足下勉メテ其節ヲ終始セシメテ、倶ニ德ヲ有ツ者ハ、是歲月餘末路ヲ保テ、故ニ倶ニ立行ノ人ヲ史ニ書スル可キ者ナリ、自ラ勉メテ以テ世ニ傳ハルノ地ヲ爲スベシ、濟カ亦ハ四十ヲ期フ、府ニ書ノ已マサル也、則チ大書特書シテ、屢書ノ不一ナル也、乃チ二案ヲ添テ三案ヲ作ス、元カ書主トスル所ノ二甄ニアリ、公カ安生トスル所ノ作、章法整潔ヲ特タル所、父子ト因テ二甄ヲ得ルニアリ、文闕係アリ、公史館ニアル時ノ作ニ因テ射ス

ニシテ超然ヲ時ケ人ノ情デ得ルト同キ二テ佛氏ノ法ヲ樂信メ福田利錄ヲ樂ルニ非ルナリ、佛家ハ福田ヲ復ルカ如シト云フ(法)

繼ク上人ノ妄傳ス所以ノ故ナキト言フ、情ノ字信奉下同カラズ、法ノ字道理ト同カラズ分明段々一字

非道地共ニ語ル可キナキト言フ、又之ト語レハ蓋シ解セズ

遁ニ放テ

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講義) 凡ソコテ佛氏ヲ崇信セザルノ証ヲ引キ、孔子ノ曰ク、丘ノ聽ル久シト、自ラ立ル、自ラ法度アリ、聖賢ノ事業ハ、皆サニ方冊ニアリ、愧ヲ敬フズ、可ク師トスベシ、當ニ信奉スベキモノハ此ニアリ、此道ヤ以テ至ル、慶字積善ヲ受ケ、殃字ハ積惡ヲ承ク、愈カ福利ヲ求ルモノハ此アリ何(ナン)テ聖人ノ道ヲ去テ、先王ノ法ヲ捨テ、弟子ノ君子進退據ル所アリ、之ヲ釋氏ノ福ヲ求メテ、回ハ邪ナリ、詩ニ云ハズヤ、豈君子ノ君子ノ道ヲ求メサルヲ、釋氏ノ福ヲ求ムルヲ待タズ、其法ヲ信奉セザル所以ナリ、詩ニ云フ、傳ニ又曰ク、威ノ爲ニ惕(オソレ)ズ、利ノ爲(ナメ)ニ疚(ヤマシカラ)ズ(法)又ハ語ヲ引テ下文ヲ起ス、是レ亦接轉換ノ巧妙(ナトヒ)釋氏能ク人ノ爲メニ禍福ヲ爲スモ、道ヲ守ル君子ノ懼ル所ニアレ

左傳昭二十年ニアリ、

(講義) 凡ソコテ佛氏ヲ崇信セザルノ已ヲ行ヒ身ヲ立ル、自ラ法度アリ、聖賢ノ事業ハ、皆サニ方冊ニアリ、敬フズ、可ク師トスベシ、當ニ信奉スベキモノハ此ニアリ、此道ヤ以テ至ル、慶字積善ヲ受ケ、殃字ハ積惡ヲ承ク、愈カ福利ヲ求ルモノハ此アリ何(ナン)テ聖人ノ道ヲ去テ、先王ノ法ヲ捨テ、弟子ノ君子進退據ル所アリ、之ヲ釋氏ノ福ヲ求メテ、回ハ邪ナリ、詩ニ云ハズヤ、豈君子ノ君子ノ道ヲ求メサルヲ、釋氏ノ福ヲ求ムルヲ待タズ、其法ヲ信奉セザル所以

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解釋〕三綱自成道ニ三綱トハ何ノ謂ソヤ君臣父子夫婦ヲ謂フナリ九法

舊ノ洪範ニ曰天乃チ禹ニ洪範九疇ヲ與フ彝倫攸ヲ叙スル所初ニ曰五行次二ニ曰敬五事次三ニ曰農ハ八政ヲ用ユ次四ニ曰協ニ五紀ヲ用ユ次五ニ曰建テ皇極ヲ用ユ次六ニ曰乂ヲ三德ヲ用ユ次七ニ曰明ニ稽疑ヲ用ユ次八ニ曰念テ庶徵ヲ用ユ次九ニ曰嚮ニ五福ヲ用ユ威六極ヲ用ユ次四年齊ヲ驟ヲ除ク

皆聖人之

孟子公孫丑下ニアリ

挾書之律

漢

●〔講義〕且其上愈カ釋氏ヲ助クズメ而メ之ヲ排(ハイ)ヘル者ハ其レ亦說アリ下篇ヲ明ク眞ニ大起大落ノ文ナリ孟子云フ今ノ天下楊ニ之ヲ而メ聖賢ノ道ガ明ナラザレハ則チ三綱淪(シン)テ而メ九法カ斁(ヤブレ)禮樂モ崩レ而メ夷狄橫ナリ是楊墨ヲ以テ夷狄ニ當テ下文佛氏影對ス幾何ニメカ而テ食獸タラサラン故ニ孟子曰ク古ヘ楊墨ガ行ハレ正道廢メ百(マサ)ニ敗ル(法)又極子カ孟子ヲ闢ク楊墨ヲ闢ク(ツヒカ)リシニ孟子辭メ而メ之ヲ闢テ聖人ノ功ヲ贊スルヲ引テ証ト爲ス夫レ聖人ノ道ガ廓如タリト(ホウカクナル)ト

〔評曰〕此文乃ヲ原道ノ根抵、道字ヲ以テ骨子トナス、上中ハ既後ニ因テ佛法ヲ信奉ノ句ニ答フ、下中ハ大ニ佛ヲ闢ク利ヲ求メザルヲ言フ、來書ニ少シク釋氏ヲ信奉スルノ句ニ答フ、

所以ノ故ヲ明ニスル、道ヲ要ス、此等ノ文ヲ然讀セハ、識見ヲ增長シ、亦タ筆力ヲ增長ス、

與鄂州柳中丞書〔題意〕

元和十年正月、宣武等ノ十道ノ軍ニ命ノ吳元濟ヲ討ス、二月鄂岳ノ觀察使柳公綽ニ命ノ吳元濟ヲ討ス、公綽曰ク、朝廷我カ諸生兵州ノ刺史李聽ヲ殺テ、力ヲ併ス、自ラ行ント請フ、之ヲ許ス、

知ラザルヲ以テカ、即チ奏シ、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頓顙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挽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命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慨慷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蹤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我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戰鬪之危也哉、

◉〔解釋〕殘孽、行志ニ曰ク、殘孽ハ妖孽ナリ、左傳ノ杜ニ孽ハ、妖害ナリ、前漢五行志ニ謂フ、妖害ハ小禍、災邑ノ禍、○師ハ、五百人、旅ハ、五百人、○祭蹤死之士、所公綽ノ部ノ兵ノ中ニ、死ヲ以テ、我ハ武人ナリト、自ラ以テ、勇武ヲ以テ、自ラ尊大ニスルモノ、肩相摩ルモノ、地相屬ルモノ、誓ヒテ、前ニ進ムモノ、命ヲ走ラシメテ、馬ヲ來ラシメテ、賞給ヲ求ムルモノ、助寇ヲ爲シテ、聲勢ヲ增ス、而已ニ書生ノ句點ヲ解ス、閣下ハ、公綽ヲ指ス、書生ハ、句點ヲ解ス、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慨慷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蹤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我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戰鬪之危也哉、

◉〔講義〕淮右ノ殘孽ハ、淮右ノ殘孽ハ、吳元濟ノ黨ヲ、指ス、吳元濟ノ黨ハ、人ノ害ヲ爲ス、吳元濟カ未タ平ラカニセサルヲ、指ス、其黨ハ、其黨ノ字ハ、用ヒ、其黨ハ、其黨ノ字ハ、用ヒ、其黨ハ、其黨ノ字ハ、用ヒ

（故綴ス、帝左右ニ謂テ曰ク此人眸モ亦タ之ヲ異ル可シ、瞬ヲ當日兵ニ將タルノ時、嚴明ナル知ル可シ、）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題意）

（此書ハ前書ト同カラス前書ハ止（メ）書生館ク古ノ名將タルヲ以テ、諸侯到底セリ、此レハ中丞ノ復書ナリ得ルニ因テ、已ノ見ヲ以テ商確セントナス、敵ニ赴クニ勇ムヲ把テ起引話頭トナス）

愚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羆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衆、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亟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蹙蹐、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卒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新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敗亡之、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眞能引孤軍、軍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日、且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遠答、益增忻悚。

（解釋）蚊蚋蟻蟲、皆凶祥ヲ感ス、兇豎、凶人ナリ、豎ハ童僕ノ未タ冠セサルモノ、宋書周朗カ官名、煦濡、恩ヲ施ノ誤ナリ、煦ハ溫暖ナリ、濡ハ潤澤ナリ、不覺棄匕箸、曹操謂備曰ク、今天下ノ英雄ハ唯々使君ト操ト耳、備食ニ方テヒ箸ヲ失ス、一旦僥倖之利、備人偽ナリ、利ヲ求ムル時ノ浮利ナリ、

（講義）愚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羆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衆、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亟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蹙蹐、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卒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新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敗亡之、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眞能引孤軍、軍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日、且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遠答、益增忻悚。

（愚愚ニシテ事勢ノ地ハ（三州トハ甲光蔡ナリ）蚊蚋蟻蟲ノ衆ハ（蚊蚋蟻蟲ハ能ハス、常ニ念フニハ淮右ハ欠シク戰鬪ニ供リ疲弊ナリ以テ是皆）兇豎ハ（固ヨリ蚊蚋蟻蟲ノ衆ルナリ）煦濡ノ惠ニ感シ、童子ノ如キ童豎ノ手ヲ提テ、之ヲ堂上ニ坐セシメ、奉ヲ以テ帥トナシ、時ニ重賢吳元濟カ謀主タリ、兇豎ト云ヒ童豎ノ子ト云ヒ、之レ卑ムノ詞ナリ、（法）小寇ノ句ナリ、（法）小寇ノ句ナリ、（法）小寇ノ句

則不用命浮奇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斐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不宣

◉〔解釋〕怨曠孟子內篇外篇女子有怨曠之人也浮寄孤懸晉書范王傳王敦傳東軍進屯孤懸殊絕之地必得豪勇淮南子智勇人之所難也

◉〔講義〕夫兵衆人多用之則人力耳目所及皆出其意之外故曰兵貴神速蓋謂此也今日之兵用人之力多而用人之智少故曰浮奇孤懸形勢銷弱則人怨之故曰必得豪勇

◎〔文法〕前中丞相見已上五月裴度行營宜慰以行營之機宜適合乎采異愛之者可以夫實

◎〔評曰〕雄深雜健我欲讀韓公經濟文章宜先見此意

與孟東野書〔題意〕名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年五十始第于溧陽尉卒貞曜先生曰孟郊性介僻少合一見如故平處士李觀其詩下順之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

◉〔講義〕人生知己最難相遇

メ且ツ苦メリ、拮据甚タ雖シ、混混トシテ世ト相濁リ、今ノ世ニ處テ、終ワサルヲ得ス能クセト推移ルナヲ、獨リ其心古人ニ而メ之ニ從フ、古道ヲ行フ、只得ル此ノ如シ、足下ノ道、其吾ヲ惑マシムルナリ、惟々恐ム可シ、故ニ公ニ懸懸タルヲ知ル可シ、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唯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講義〕去年ノ春、汴州ノ亂ヲ脫レ、幸ニ死ナザルモ、歸スルニ所ナク、遂ニ此ニ來レリ、主人カ吾レト故アツテ、其鄙ヲ哀ミテ吾ヲ符離唯上ニ居キ、是時公張徐州ニ依ル、乃チ張建封ナリ、秋ニ及テ將ニ辭シ去ラントスレバ、因テ留ル、ニ職事トメ、此ニ在テ、將一年ナラントス、行字將字トナシ、府ノ官ニ職事ヲ以テ、默默トシテ、其志スル所ヲ行フ能ハズ、今年ノ秋ニ到テハ、聊カ復タ辭シ去ラン、江湖ハ予カ樂ナリ、亦タ懸懸タリ、足下ト終ヲ幸ヒ、乃チ公ニ在テ得バ、則チ公ニ在ルナリ、待タズ、即チ終身仕ヘザルモ、其樂ミ比スルナシ、故ニ幸トシテ、俗ニ跡ノ月ヲ數ヘテ、期ヲ後月ニアルモ、其樂ミ比スルナシ、故ニ幸トシテ、俗ニ跡ノ月ヲ數ヘテ、期ヲ後月ニアリ、李習之ハ字ナリ、張籍ハ和州ニ在テ、喪ニ居リ、家貧シ、籍字ハ文昌、和州烏江ノ人、恐クハ足下知ラザラン、故ニ此ニ具サニメ白フス、冀クハ足下一タヒ來テ相視ンヲ、若シ一タヒ來ラハ以テ三月ニ至ル、遠シ、速ニ之ヲ圖レ、吾ノ望ミナリ、東野本ト洛陽ノ人、時ニ湖州武康縣ニ居ル、官ハ從ツテ、時無錫ニ向フ、惟倖率皆疑ナラン、

◎〔文法〕此レ共ニ朝ニ老スレハ則チ暮ニ死ス、而メ樂ムヲ言フ、且ツ年朝ナ暮ニ死ス、暮ニ死ス、暮ニ死ス、

評曰、只、瀟瀟タル一二語、深情ヲ傳出ス、篇中三ノ樂字、一ノ幸字、一ノ懸懸字、天然ノ調和、

上襄陽于相公書〔題意〕名ハ頔、襄陽ノ大部督ト爲ル、驕恣不法、卒ニ以テ入朝ス、其子敍人ヲ殺ニ坐メ位ヲ失フ、自ラ囚死ス、故ニ

欠

MISSING

爾(シカ)云フモノハ、聖賢ノ能ハ多ソ農馬ノ知ハ嘉ナルカ故ナリ、今愈愚ニシテ且ツ賤シト雖モ、其文ニ從事スル、實ニ鄙ハラ且ツ久シキ中ハ則チ其王公ノ能ヲ賛ノ而ノ大君子ノ美ヲ稱スル儲越スト爲サズ、伏メ惟ルニ詳察セヨ、恐惶再拜、

〔評曰〕千公ヲ稱道スルハ實ニ情ニ過ダトナス、而ノ文ヲ論スルノ時、至當切要、眞ニ中ニ得ルアルニ非ザルモノハ、以テ形スルニ足ラザルナリ、

與衛中行書

〔題意〕衛中行公御史中丞愛ノ子、眞元九年進士、公始メ蘄晉ニ汴州ノ服闋封ニ徐州ニ從フ、二公薨テ卒ノ、而ノ軍皆亂ル、大受公、禍ヲ脫スルヲ喜ビ、懼ヲ以テ公ニ遊ル、公後東都ニ寓ス、此ノ書ヲ作リ之ニ與フト云フ、中行字ハ大受、與字答字ニ作ルベシ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

〔講義〕大受足下、書ヲ辱クス、賜モノタルヲ甚ハタ大ナリ、來書ヲ謂ス、然レドモ稱道ズルトコロ過ギ盛ナリト是ンハ衛中行公ノ德興ノ字ハ答字ノ誤ナル可シ、ソコデ公カ謙讓ノ言フニハ、謂ハ所之ヲ誘ヲ作リテ之ニ答ヘ、故ニ此書ヲ作リテ誘ヲ而ノ其ノ是ニ至ラシメントスルカ、敢テ當ラズ、然レドモ其中一二ケ條余カ思フ所ニ近似ノモノヲ擇テ而ノ寢カニ之ヲ取レバ、則チ來書ノ中ニ交友ニ於テハ、忠ニノ而ノ背面ニ反(ソム)カズトハ、是カ敢テ成ト曰ニハアラザルモ少シク近キニ似タリ、假如近ニアラザルモ亦其心ノ好ム所耳、又曰ク之ヲ行テ倦マズトハ則チ未ダ敢テ自ラ能タク謂ハザルナリ、敢テ當ラズ

致テ當ラズ、世中近似ナルモノ以テ亦タ爲ス、世ト云ニ玉テハ、昔聖賢ノ事ヲ、再タビ一驚セシメ其智能ヲ、又曰リ、力能ク任ルヲ知ル者ヲ、愈カ知キモノハ、又爲ンソ之ヲ能ハ、僕皆汴徐ノ人ニ衣食セリ、其後之汴徐二洲ニ、又隙間ノ下ヲ起ス、始メ從事ト爲レハ、日月入ル所アル、力ニ甚レハ、之貴ク衣服ヲ前時ニ比スルニ、入ル前所アニル、銀錢ヲ斥ス、豊約百倍ナレトモ、約ハ則チ僕ノ心ニ、或ハ此カ爲ニ汲汲ヲ其志ヲ、行ハント、實ニ末耳、此レ末タ遑カニ汲々タラス、其ノ仕進ニ忘レザルナリ、亦タ敢テ遽ニ世ニ敢フ將ニ小ヲ以テ

自ラ期セズ(法)已ニ事ト、ナスノ富貴ニ汲々ト答ス、

〔講義〕凡ソ禍福吉凶ノ來ルハ、我ニ在ラサルコトヲ、必ス其ノ由ル所ニテ以テ之ヲ取ル、凶有ナリ、小人則チ吉、小人則チ取ル、凶有ナリ、曰ク、君子ハ福ヲ得ル、恒ト爲ス、君子ハ則チ知ル、若シ道德ヲ以テ力ハ當ニ爲スベキ所ノ通ノ來ルハ吾カ心ニ接ス(法)已ニ上ノ理ハ、掘ルニ足ラズ、力ハ任トナシ、窮通ノ二意ヲ、總収ス、

他カ命ノ窮通我ヨリ之ヲ、一室ノ內ニ以テ自ラ娛ム、爲ス、二句ヲ取ス、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ル鹿馬ナク、因テ人ト絕ハ、足下吾カ復タル禍亂ヲ脫(ノカレシテ)

◎〔文法〕以ヲ娛ム自

世ノ而ノ言フ、然ルニ足下ノ曰ク命ノ窮通ハ我レヨリ之ヲ、前世ニ徵ノ而ノ之レヲ言ハ、則チ知ラン、前世ニ儻(ツトヲ)ノ而ノ通ナリ、則チ可ナリ、上ノ理ハ、若シ道德ヲ以テ力ハ當ニ爲スベキ所ノ通ノ來ルハ吾カ心ニ接ス(法)已ニ上ノ理ハ、掘ルニ足ラズ、力ハ任トナシ、窮通ノ二意ヲ、總収ス、

〔評曰〕得書ノ意、大率子公亟ニ疎位ヲ取リ以テ天下ヲ救フヲ勸ム當ニ誘ノ時命ト爲スベカラズ、公意世ヲ濟フハ本ト我カ素懷、然ルニ必ス疎位ヲ得ルト謂ヘハ、恐クハ流レテ道ヲ任ケテ詭遇スルノ途ニ入ラン、惟々其我ニ在ルナリ、豈ニ窮達ヲ知ル可カラザル、直ニ敢了當、支閑ヲ爲サズ、此公道ヲ敷信付セハ、則チ隨テ、皆天ヲ樂ミ命ヲ安スルノ時ニ在ルナリ、豈ニ窮達ヲ知ル可カラザル、此公道ヲ敷信キスル能ク篤

答崔立之書〔題意〕

立之ハ斯立、貞元四年ノ進士、公時ニ二タビ吏部ニ試ラレズ、斯立書ヲ以テ之ヲ勉ム、而ノ公書ヲ以テ之ヲ答ル、

復ラレズ、斯立公カ相知ノ深キニ屬スルノ故ニ吐露スル此ノ如シ、公時ニ年二十七、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顚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因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

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爲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

◎〔解釋〕顚頓狼狽（狽ハ狼ノ脚子ヲ生ス、或ハ一足ヲ欠ク、二足ハ相附メ而シテ行ク、離レハ則チ顚ル、故ニ狼狽ト謂フ、博學宏辭選擧科目）又黜於中書（署名、漢武帝中書ヲ置キ、尚書ノ事ヲ領ス、）顏忸怩（慙色ナリ、孟子萬章ノ下ニ曰ク、陶ト曰ク、孟子君子ノ所ヲ知テ而シテ失ヒ、是アテ忸怩タリ、）

◎〔講義〕斯立足下、僕ハ險ヲ見テ、止マル故ニ行ク、故ニ動テ見ル、能ハズ、顚頓狼狽、仕進ノ途ハ明ニ險アルヲ知テ而シテ失ヒ、是アテ忸怩タリ、其學フ所ノ者ハ、以テ再三黜ケラレ、困テモ矢張リ變スル、所ノ者ナリ、是レ高位ヲ挾マズ、權勢ヲ藉ラズ、道ヲ守ル故ナリ、然レトモ爲シ、道德ヲ貶損（ラシメ）ノ者ハ

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竢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使勍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我戚戚也、

容ル、小盡ニ喩フ、

必竢工人之剖　韓非子ニ楚人和氏璞ヲ楚山ノ下ニ得タリ、奉ジテ厲王ニ獻ス、王ヒ使ム、曰ク石ナリ、王和ヲ以テ誑トスルヲ而ノ其左足ヲ刖テ、而ノ璞ヲ楚山ノ下ニ哭ス、三日三夜、泣盡テ而ノ繼ニ血ヲ以ス、王之ヲ聞テ、人ヲ其右足ヲ刖ル、文王位ニ即ク、和乃チ其璞ヲ之ヲ獻ス、又曰ク、石ナリ、王和ヲ以テ誑トスルヲ而ノ其左ヲ刖ル、武王位ニ即ク、和又之ヲ獻ス、三日三夜、泣盡テ而ノ繼ニ血ヲ以ス、王之ヲ聞テ、人ヲ其璞ヲ剖テ、玉ヲ得タリ、遂ニ名ク之ヲ和氏璧ト曰フ、

【講義】夫レ謂フ所ノ宏辭ハ豈ニ今ノ博ノ徒ノ若キニ哉、

今ノ世ニ生レシメ、夫ノ斗筲ノ小人ヲ、其ノ道ノ小天ノ下ニ試ミルニ、顧ハスレモ亦タ翻ケレバ、其ノ自負スルヲ何如ンソヤ、少シ位ノ自負デクハアルマイト、夫ノ斗筲ノ人ハ、仕ヘザルモ、亦タ此日ノ得失ヲ以テ意ト爲サズ、試ニ臨スルヲ樂ヲ進ムヲ爲スト主司ハ、一身ヲ終ヲ

足ヲ刖テ、而ノ璞ヲ楚山ノ下ニ哭ス、三日三夜、泣盡テ而ノ繼ニ血ヲ以ス、王之ヲ聞テ、人ヲ其璞ヲ剖テ、玉ヲ得タリ、遂ニ名ク之ヲ和氏璧ト曰フ、

【講義】夫レ謂フ所ノ宏辭ハ豈ニ今ノ博ノ徒ノ若キニ哉、

今ノ世ニ生レシメ、夫ノ斗筲ノ人ハ、仕ヘザルモ、亦タ此日ノ得失ヲ以テ意ト爲サズ、試ニ臨スルヲ樂ヲ進ムヲ爲スト主司ハ、一身ヲ終ヲ

黜殺ス、故ニ凡ソ以テ僕ノ婆娑ヲ其官ニ進ムヲ爲ニ孤ヲ卷ハルモノハ、現前試ニ臨シ、文ニ利ヲ仕スルノ句ニ指メ、其大ニ其少ニ

ハレ、蓋シ以テ爲ニ見ル、吾ノ樂ヲ起スニ所スキ人ニ同セズ其他ノ可否ハ、自ラ計ル耳、上文ノ人ノ爲ニ熟セリ、誠ニ人句ニ待テ、而ノ後ノ知者

ハ、蓋シ以テ爲ニ見ル、吾ノ樂ヲ起スニ所スキ人ニ同セズ其他ノ可否ハ、自ラ計ル耳、上文ノ人ノ爲ニ熟セリ、誠ニ人句ニ待テ、而ノ後ノ知者

ハ、仕ヘザルモ、亦タ此日ノ得失ヲ以テ意ト爲サズ、試ニ臨スルヲ樂ヲ進ムヲ爲スト主司ハ、一身ヲ終ヲ

黜殺ス、故ニ凡ソ以テ僕ノ婆娑ヲ其官ニ進ムヲ爲ニ孤ヲ卷ハルモ、

ヲ發スル二字ヲ以テ、此ノ周匝ス、把テ、辨折ス、是レ結法、

〔評曰〕制科不遇、玉ヲ献シ足ヲ刖セラルヽヲ以テ、比スルヲ得ズ、能ク時限ヲ安濟シ、書ヲ著ハシ後ニ垂ル、大夫ノ本領、故ニ自ラ在ルナリ、胸中四律、此書ヲ借テ傾吐ス、蹴ミ去ル、萬霆其年蹟ヲ挽ル有ルヲ疑フ、○當時善ク進取スルヲ所、果メ科名ニアラン乎、ヘノ公ノ名ハ日月ト光ヲ並ブ、人ノ重スル所、

與崔群書〔題意〕

群(グン)ヲ敦(トン)時清河ノ人ナリ、貞元八年、進士ノ第ニ中(アタル)、時ニ宣(セン)州ノ判官トナル、而メ公ハ四門博士トナル、公時ニ徐(ジヨ)州ノ幕(メグ)ニアリ、貞元十二年、八月、崔衆(サイエン)ヲ以テ、宣歙(キヒ)ノ觀察使ト爲ル、群ト李愿(ハク)ト俱(トモ)ニ巡府(ハクフ)ニアリ、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拘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厚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爾、正非所以待足下者也、

〔解釋〕託於幕府（前道綱(ヤヒ)ノ書如(ヤヒ)ナ征(ヤヒ)ス、大ニ克(カチ)ナリ、帝就(ツイ)テ、大將軍ニ崔(ハク)中ニ拜(ハイ)ス因テ幕府ト曰フ、央記李牧(ボク)ガ傳ニ常ニ雁門ニ居ル、匈奴(キヤウド)ニ備フ、便宜(ベンギ)ヲ以テ吏ヲ置ク、市租(ソ)皆檄(スリハ)ヲ幕府ニ入ル、）

〔講義〕足下(アナタ)ト東都ニ離(ワカレ)シヨリ、凡ソ兩ダビ問フコトヲ枉(マゲテ)ダサル、是ハ二ヲカ問フ可キトコロト云ヲ知テト云フキミナリ、尋(ツイ)テトハ引キ續キテ問ハルヽ意ヲ含ケテ、モハヤ其意味ニ通スルナリ、宣州主人ハ崔衆(エン)ヲ斥ス、宣州ハ今ノ寧國府(ネイコクフ)時ニ崔群(サイグン)觀(クワン)察使ノ判官タリ、同列(レツ)ノ人ハ皆君子ナリ、鵬(ロウ)西ノ李愿(ハク)等ノコトシ、公カ愚(ヤウギ)之ヲ送ルノ序ニ亦タ云フ、當今淮驗(ハンカン)ノ賓客惟(ヨト)リ宣州賢多シ、之ヲ送ルノ序ニハ鵬(ロウ)西ノ李愿清河ノ崔群ヲ謂フナリ、ソコデ公カ崔群ヲ慰(ナグサ)メテ曰フニハタトヒ羈旅(キヨリ)ノ念(オモヒ)ハイタカルトモ、亦タシハラク以テ歸ル日ハ指テ風光ヲ樂ミ命ヲ知トハ固ヨリ前賢ノ所ナリ、況ヤ足下是前哲人ニ度越(コエ)ルヿ、百千輩ナルヲヤ、豈完出ル清涼高爽(サウ)ト云テ風當リ日當リ好ノ道ニ養生ノ道ニ當ル、其心ノ可シ、心ノ可シ、小ノ所以テ審(ツマビラカ)ニ備(ソナ)フ可キ所ノ以

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服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邪、疑也、合乎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

●〔講義〕乃チ相親疎ノ間ニ於テ、其後大愚ナケレハ、因テ復タ決捨（ケツシヤステ、シヤハフ）セズ、或ハ親メノハ、今更ニ情（クヤ）マント欲スト雖モ、不可ナルト如クナリ、凡諸ノ邊キモノハモ止（タ、）此ノ如シ、相與ニ骨肉兄弟ノ如クナリ、日月ハ久カラズト雖モ、黑白ノ分別スレバ、亦タ皆平平ニメ奇ナルヿナシ、心ノ仰キ服マル所、之カ言行ヲ考（ヲ）而メ瑕疵（キズトカシ）ヲ見ズ、明白淳粹ニメ、輝光日新ナルモノニ至テハ、惟（ヒトリ）晉カ崔君一人ノミ、出レ群（ダンサイヲ）抜ケ萃（アツマルニヌル）ハ、其チ陰（ハヒ）ク、其精麗（セイリン）巨細出入明暢、靈ク知ラズト雖モ、抑（ソモ）々其流チ波ルモノト謂フ可カラズ、此ヲ以テ而メ之ヲ推シ、此ヲ以テ而メ之ヲ度リテ、誠ニ足下ノ群ヲ出ルヤト謂フナカレ、交ハ聖人ノ書ハ讀マザル所ナ

記(キヒ)ス、其死生壽夭ニ任(マカ)スナカランヤ、是モ未タ知ル可カラザルナリ、此ノ二ノ者ハ天道(ニテ)ノ定ム可カラズ、人モトヨリ卿相ノ官、千乘ノ位ヲ得テ、皆定ム可カラズ、而メ陋巷(ロウコウ)糸蕘(サイカヒ)ナ甘ン(スル)モノアリ、陋巷ハイナカズマイ菜羹ハ野菜モノコトカノ異ナルアリ、況ヤ天下人ハ、皆ニ必スルイナリ、是ストテモ同シク是レ人ナリ、好惡ノ心ナ異ニスルハ理ノ必然ル所ナリ、又時ニ兼子得ルモ、何ノ害アメラ位ガ好惡人ノ小人ハ天ノ君子ノ意ナリ、況ヤ賢ニノ害而アメラ位ガ是莊子謂フ所ノ時アリ、崔君崔君、意ルナカレ、惟(ヒト)リ法(ノ)若シ部(ス)テ書記セサレハ、又兼得ナ望ム可カキ上位ナ得ザルニ因テ、天ヲ以テ慰勉(イヘン)ス、

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强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講義〕僕以テ自ラ全活(セング)スベキ者ナリ、官ニ從テ、東都ノ博士トナルヲ謂フ、轉(ウタ)困窮スル甚シ、以テ自ラ存スルナシ、自ラ伊潁(イエイ)之上ニ放(ホウイ)セントス、當ニ亦タ必スベシ、一ノ者ハ天道(ニテ)ノ定ム可カラザルナリ、此ノ二ノ者ハ天道(ニテ)ノ定ム可カラズ、人モトヨリ卿相ノ官、千乘ノ位ヲ得テ、皆定ム可カラズ、而メ陋巷(ロウコウ)糸蕘(サイカヒ)ナ甘ン(スル)モノアリ、陋巷ハイナカズマイ菜羹ハ野菜モノコトカノ異ナルアリ、況ヤ天下人ハ、皆ニ必スルイナリ、是ストテモ同シク是レ人ナリ、好惡人ノ心ナ異ニスルハ理ノ必然ル所ナリ、又時ニ兼子得ルモ、何ノ害アメラ位ガ是莊子謂フ所ノ時アリ、崔君崔君、意ルナカレ、惟(ヒト)リ法(ノ)若シ部(ス)テ書記セサレハ、又兼得ナ望ム可カキ上位ナ得ザルニ因テ、天ヲ以テ慰勉(イヘン)ス、僕以テ自ラ存スルナシ、自ラ伊潁(イエイ)之上ニ放(ホウイ)セントス、當ニ亦タ必スベシ、一ノ者ハ天道(ニテ)ノ定ム可カラズ、而メ陋巷(ロウコウ)糸蕘(サイカヒ)ナ甘ン(スル)モノアリ、陋巷ハイナカズマイ菜羹ハ野菜モノコトカノ異ナルアリ、況ヤ天下人ハ、皆ニ必スルイナリ、是ストテモ同シク是レ人ナリ、好惡人ノ心ナ異ニスルハ理ノ必然ル所ノ君子ノ意ナリ、況ヤ賢ニノ害而アメラ位ガ是莊子謂フ所ノ時アリ、崔君崔君、意ルナカレ、惟(ヒト)リ法(ノ)若シ部(ス)テ書記セサレハ、又兼得ナ望ム可カキ上位ナ得ザルニ因テ、天ヲ以テ慰勉(イヘン)ス、僕以テ自ラ全活(セング)スベキ者ナリ、官ニ從テ、東都ノ博士トナルヲ謂フ、轉(ウタ)困窮スル甚シ、以テ自ラ存スルナシ、自ラ伊潁(イエイ)之上ニ放(ホウイ)セントス、當ニ亦タ必スベシ、一ノ者ハ天道(ニテ)ノ定ム可カラズ、而メ陋巷(ロウコウ)糸蕘(サイカヒ)ナ甘ン(スル)モノアリ、陋巷ハイナカズマイ菜羹ハ野菜モノコトカノ異ナルアリ、況ヤ天下人ハ、皆ニ必スルイナリ、是ストテモ同シク是レ人ナリ、好惡人ノ心ナ異ニスルハ理ノ必然ル所ノ君子ノ意ナリ、況ヤ賢ニノ害而アメラ位ガ是莊子謂フ所ノ時アリ、崔君崔君、意ルナカレ、惟(ヒト)リ法(ノ)若シ部(ス)テ書記セサレハ、又兼得ナ望ム可カキ上位ナ得ザルニ因テ、天ヲ以テ慰勉(イヘン)ス、僕以テ自ラ全活(セング)スベキ者ナリ、官ニ從テ、東都ノ博士トナルヲ謂フ、轉(ウタ)困窮スル甚シ、以テ自ラ存スルナシ、自ラ伊潁(イエイ)之上ニ放(ホウイ)セントス、當ニ亦タ必スベシ、一ノ者ハ天道(ニテ)ノ定ム可カラズ、而メ陋巷(ロウコウ)糸蕘(サイカヒ)ナ甘ン(スル)モノアリ、陋巷ハイナカズマイ菜羹ハ野菜モノコトカノ異ナルアリ、況ヤ天下人ハ、皆ニ必スルイナリ、是ストテモ同シク是レ人ナリ、好惡人ノ心ナ異ニスルハ理ノ必然ル所ノ君子ノ意ナリ、況ヤ賢ニノ害而アメラ位ガ是莊子謂フ所ノ時アリ、崔君崔君、意ルナカレ、惟(ヒト)リ法(ノ)若シ部(ス)テ書記セサレハ、又兼得ナ望ム可カキ上位ナ得ザルニ因テ、天ヲ以テ慰勉(イヘン)ス、

僕以テ自ラ全活(セング)スベキ者ナリ、官ニ從テ、東都ノ博士トナルヲ謂フ、轉(ウタ)困窮スル甚シ、以テ自ラ存スルナシ、自ラ伊潁(イエイ)之上ニ放(ホウイ)セントス、當ニ亦タ必スベシ、一ノ者ハ天道(ニテ)ノ定ム可カラズ、而メ陋巷(ロウコウ)糸蕘(サイカヒ)ナ甘ン(スル)モノアリ、陋巷ハイナカズマイ菜羹ハ野菜モノコトカノ異ナルアリ、況ヤ天下人ハ、皆ニ必スルイナリ、是ストテモ同シク是レ人ナリ、好惡人ノ心ナ異ニスルハ理ノ必然ル所ノ君子ノ意ナリ、況ヤ賢ニノ害而アメラ位ガ是莊子謂フ所ノ時アリ、崔君崔君、意ルナカレ、惟(ヒト)リ法(ノ)若シ部(ス)テ書記セサレハ、又兼得ナ望ム可カキ上位ナ得ザルニ因テ、天ヲ以テ慰勉(イヘン)ス、僕以テ自ラ全活(セング)スベキ者ナリ、官ニ從テ、東都ノ博士トナルヲ謂フ、轉(ウタ)困窮スル甚シ、以テ自ラ存スルナシ、自ラ伊潁(イエイ)之上ニ放(ホウイ)セントス、當ニ亦タ必スベシ、一ノ者ハ天道(ニテ)ノ定ム可カラズ、而メ陋巷(ロウコウ)糸蕘(サイカヒ)ナ甘ン(スル)モノアリ、陋巷ハイナカズマイ菜羹ハ野菜モノコトカノ異ナルアリ、況ヤ天下人ハ、皆ニ必スルイナリ、是ストテモ同シク是レ人ナリ、好惡人ノ心ナ異ニスルハ理ノ必然ル所ノ君子ノ意ナリ、況ヤ賢ニノ害而アメラ位ガ是莊子謂フ所ノ時アリ、崔君崔君、意ルナカレ、惟(ヒト)リ法(ノ)若シ部(ス)テ書記セサレハ、又兼得ナ望ム可カキ上位ナ得ザルニ因テ、天ヲ以テ慰勉(イヘン)ス、

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强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講義〕

光ヲ喩フ、其言藹如也、盛●〔講義〕六月二十六日、愈李生足下ニ白ス、生ノ書辭ノ何ナルヲ問ハル、コトカ、ソノヤウニ欲セザラン、而ノ非ヤ〳〵シキナリ、能クヤツカレニ下ル、是レ與ニ言フベキモノ如キオカアツテ而ノ能ク人

ムナキノ四句ニ應ス、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猶於器耶、用與舍屬之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講義〕言氣ハ水ナリ、物ハ浮物ナリ、水大ニシテ物ノ浮フモノハ大小トモ畢コトヽ〳〵ク浮ブ、氣ノ言ニチケルモ高下ノモノト皆ヨロシ、氣字上水ト物字ニ祖ヨリ、水ノ盛ナレハ則チ言ノ短(ミチカキ)長(ナガキ)ト聲ノ高下ノモノトシ、氣ノ盛ナレハ則チ言ノ短(ミチカキ)長(ナガキ)ト聲ノ高下ノモノトシ、來ル、此ニ至テ在石源ニ遡フノ根ノ茂キモノハ其實遠ル、ノ四句ニ應ス、是ノ如キ自ラ古立言ノ位置ニ至ルト雖モ其致ヲ取ルニ自ラ成ル、ニヤ用ヒカシト謂ン乎、法、再タヒ一語ヲ繰メ顧下ス、メトヘバ成ルヲ下ノ曉論ヲ生ス、然リト雖モ、人ニ用ヒカシト取ラン、上文人ニ勝テ而メ人ニ取ラルヽノ句ヲ待ツ者ハ其レ器(カツ)ノ如シ、君子ハ然ラズ、心ヲ處(オ)キ定ムル道アリ、已ヲ行フ方(ミチ)アリ、用ラレハ則チ諸ヲ其徒ニ際ヘ、諸ヲ文施(ホドコシ)舍(ステラ)レハ則チ諸ヲ其徒ニ際ヘ、諸ヲ文ニ垂レ殘(ノコ)シ而メ後世ニ其レ亦タ樂ムナス、君子ノ學ハ道德ニ本ツキ、モト人ノ用ルト用ヒザルトヲ顧ミス、是ノ如キ者ハ蓋(マレ)ナリ、古ニ志シ誠ニ樂テ而メ之ヲ憐ミ、シカヽ〳〵ヤ、其レ樂ムニ足ル無ラン、古ニ志シアル人ヲ稱スルモノハ之ナリ、敢テ其褒(ホリ)コトヲ必ス今ニ遺(ノコ)ルヽ、言ハ今日古ニ志スモノ少シ、吾レ見ル古ニ志ス者ハ樂ムニ足ルト雖モ其貶(ヘン)スベキヲ貶スルニアラザルナリ、言ハ今日ニ遺(ノコ)ルヽ以テ悲ムニ足ルト爲ス、吾ガ志ニ志ス者アレハ、數々之ヲ稱メ、其自ラ志ス所ヲ成サンヲ勸ムル者ハ、世俗學ハ僅(タツト)ニ可カラズト謂テ、其ヲ必ズ此ニ從事セシムルノミ、敢テ吾ガ學ハ僅(タツト)ニ可カラズト謂テ、其ヲ必ズ此ニ從事セシムルナリ、其意ニ且フフ古文ハ今日ニ用ナシト、與リナキノ慨歎ナリ、愈ニ向フヲ生ノ言ハ、利ニ志サヾレハ、朝カ相爲(タメ)ニ之ヲ言フ到底志ノ字ヲ以テ結フ、

◎〔文法〕ヲ古以ヲ立助言

ト、次第歷歷トシテ自ラ甘苦ヲ道フ、明ナル端ハ火ヲ觀ルカ若シ、端ハ貫珠ノ如シ、百代ニ師宗ス、

〔評曰〕古ノ言ヲ立ルニ氣ヲ養フ所以ヲ期トナス、自ラ甘苦ヲ道フ、而メ之ヲ終ルニ氣ヲ養フヲ以テス、之ヲ遂ニ行キ、時出ノ源ニ游ブ、孟子云フ所ノ氣ヲ養フ上ル書、末段全ク此ノ處ヲ學ブ、而メ生平力ヲ得ル、後ヲ蘇明允歐陽公ハ各々則ナリ、

答劉正夫書〔題意〕此書賢尊給事ト謂フモノハ劉伯芻(スウ)ナリ、伯芻三子、寬夫(クワンフ)、崑夫(ガンフ)、名正夫ナルモノナシ、今且(シバラク)舊ニ從ク、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餞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

◎〔講義〕餞ハ進士ノ劉君ノ足下ニ白(モウス)ス、餞ハ送ト同シキコトヲ學フス、餞ハ送ト同シキコトヲ學フス、餞ハ送ト同シキコトヲ學フ

チ曰ハン其意ヲ師トシ、其辭ヲ師トセズ、其大旨ノ在ル所ヲ得テ用ヒテ結撰(ケツセン)スベキカ宜シク難(カタシ)クスベキカト曰ヘハ、是レ言ヲ信セテ直ニ書スルヲ易(カタシ)ラザルヲ以テ主トナス、是ノ如キ而已、謂テ所誠ヲ以テ答フル者ハ此ノ如キニ過ギズ固ノカラ其ノ(注)此ナ爲スヲ閑テ而メ其ノ後聖ノ彼ヲ接ス(ヲ)ト鈔(サン)シ得ザルヲ言(イフ)ナリ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視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大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亦同道而先進者、又嘗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講義)夫レ百物モ朝夕ノ間ニ見ル所ノモノ、人皆日チソイテ視ザルナリ、其異ナルモノハ尖レ文豈ニ是ニ異ナランヤ、文チツクルモ亦タ常ニ循(シタカ)ハザル者ナシ、獨リ司馬(ツカ)相如(シヤウジヨ)太史公、劉向(リウキヤウ)楊雄之カ最(サイ)タリ、人ノ爲スヲ閑テ則チ功チ用ユル深キモノハ、古ノ聖賢人チ以テ法ト爲(ナ)ス、其名チ收(チヤ)ムルヤ遠シ、後世ニ傳ハ自ラ樹立スルモノハ、當世(ソノトキ)ニハ怪(アヤシ)マルヽチナサズト雖モ、亦タ必ス後世ニ傳ハル

然ナレモ、功チ用ル深カラザルノ故ナリ、足下家中ノ百物ハ皆ソレ(ニ類(ルイ)テ而メ用ユルナリ、其ノ珍愛(メツラシクアイ)スル所ノモノハ必ス常ノ物ニアラズ、夫レ君子ノ文ニチケルモ豈(ア)ニ是ニ異ナランヤ、非常ノ物チ珍愛スルハ、人情皆然リ、宜(ムベ)ナリ後世ノ君子、必ス非常ノ文チツクル、能ク深ク探(サグツ)テ而メ力(ツ)メテ之チトリ、古ノ聖賢人チ以テ法トナスモノハ、未タ必ス是(セ)ナラズト雖モ(法)功チ用ル深キモノチ以テ、上文ノ三問三答ノ意チ收(チヤ)メテ下チ起ス」要若シ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ノ徒出ルアラハ、必ス此ニヨリテ常ニ循(シタカ)フノ徒ニヨラザルナリ、能スルモノハ則チ必ス此ニヨリテ、上文ノ司馬相如ノ段チ收ム、聖人ノ道ノ若キ、文チ用ヒザレハ則チ已(ヤ)マン(法)一句チ稱テ、方ニ聖賢ノ本領チツクス」用ヒハ則チ必ス其能スルモノチ尙(ヒサツト)マン、能スルモノハ他ニアラズ、能ク自ラ樹立スルノ句チ收ム」、文字アツテヨリコノカタ雖カフ文チ爲(ツク)ラザラン、然レモ常ニ其今ニ存スルモノハ、皆此ノ句チ以テ爲スノミ、已上言フ後進ト言ヘハ、皆此ノ說チ用ユ、平日アルモノナリ、文カツテ尊賢給事此レヲ以テ道ニメ而メ先進チ委(エダシナク)スルモノハ惟(ヒ)ダ此レ耳ナリ、愈カ足下ニチケル、同道ニメ而メ先進チ委(エダシナク)スルモノハ惟(ヒ)ダ此レ耳ナリ、愈カ足下ニチケル、同道ニメ而メ先進チ委(エダシナク)スルモノハ惟(ヒ)ダ此レ耳ナリ、名ハ伯翁(ヒスウ)既ニチケル厚賜チ辱クス、又安ンソ其ノアル所ノ如ト爲ス、當ニ答書スベキ所以チ叙得ン、足下以テ何ト進メテ以テ答チ爲サハルチ愈白ス、

◎(文法)三言準的、初メ平調ニ似タリ、中乃チ喩フニ異物チ以テ、公ノ言フ所ノ若キ、細カニ之チ繹(メツス)ルニ、其平ナリ、即チ其異ナク、聖賢ノ師トメ忽チ而メ其是ナ求ム自ラ樹立メ因循セサル者ニアラザレハ、其平ナリ、即チ其異ナ疑フ、細カニ之チ繹(メツス)ルニ

ズ、後世ノ雕琢(チウタク)ニ從事シ以テ仕ヲ求ムルハ非ルナリ、故ニ之ヲ分チ言フ、◎問ヒ、想フニ仕ヲ求ムルハ忘ルト能ハザルニ在ルカ、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解釋〕本深而末茂樹木ヲ以テ喩フ、形大而聲宏樂器ヲ以テ喩フ、不可以爲成人五官百骸ヲ以テ喩フ、◎〔講義〕愈尉遲(ウツチ)生足下ニ白(モフ)ス夫レ謂フ所ノ文ハ必ス諸ヲ其中ニ有ス、是ノ故ニ君子ハ其實ヲ慎シム、功ヲ用ルヿ此ニアリ、實ノ美惡ハ、其發スルヤ掩(オヽヒカヾス)ハレス當ニ慎ム可キ所以ナリ、本深クシテ而シテ末茂(シゲク)、是ハ樹木ノ根カ深ク堅(カタ)ケレハ末ノ枝葉カ茂(シゲク)盛ナリ、形カ大ニシテ而シテ聲宏(ヲヽイ)ナリ、是ハ樂器ノ鐘ナドヲ云フ、故ニ行峻(タカク)ニシテ而シテ言厲(ハケシ)ク、心醇ニシテ而シテ氣和ス、行ト心トハ實ト爲ス所以ノ者、文ハ言ノ精タリ、氣ハ言ヲ載セテ而シテ出ス、所以ナリ、其發ノ掩(ヲヽヒカヾス)ハレサル此ノ如シ、昭晰(シヤウセキ)ナル者ハ疑ハシキナシ、其心明白ナレハ辭模糊ナラズ、優游(イウユウ)ナルモノハ餘リアリ、其行寛舒ナレハ辭高促(キヨクソク)ナラズ、是レ美キモノナリ、體備ハラザレバ以テ成文ト爲ス可カラズ、是レ惡キモノナリ、愈ノ聞シ所ノ者ハ是ノ如シ、愈ニ問フモノアレバ、亦タ是ヲ以テ對ヌ、此外第二副ノ本領ナシ、(法)已上文ヲ爲ルノ法ヲ論ス、

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講義〕今吾子ノ爲ス所皆善シ、其文ヲ贊ス、謙謙(ケンケン)然トシテ足ラザルカ若ニシテ而シテ以テ愈ニ徵(チウセント)ス、又敢テ言(コト)ハニ愛ムアランヤ、來書ノ當ニ答フベキヲ叙ス抑(ソモ)々能ク言フ所ノ者ハ、皆古ノ道ナリ、上文ニ云フ所ノモノトコトシ、古ノ道ハ

以テ今ニトルニ足ラズ、吾子何ソ其ノ之ヲ愛スルヤ、賢公卿大夫、上ニ在テ肩ヲ比(ナラ)ベ、始進ノ賢士、下ニアツテ肩ヲ比ブ、彼レ其之ヲ得ルハ、必ス以テ之ヲ取ルヿアラン、此レ時ニ聽スルノ文、子仕ヲ欲センカ、其レ往テ問ハヽ、皆學フ可キナリ、時ニ聽スルノ人甚タ多シ、往テ學フ甚タ便ナリ、若シ獨リ是ニ愛スルアツテ、是ノ氣味ナリ、則チ愈ヤ嘗テ之ヲ學ヘリ、請フ今ヨリ繼テ以テ言ハン、(法)上ノ敢テ言ニ愛スンハト謂ンヤノ句ニ應ス、已上古文ノ異ナルヲ分チ言フ、◎〔文法〕結處一轉含蓄(ガンチク)アリ、自家ノ地位ヲ留ム、古學時ニ適セズ、公馮宿陳腐ノ習ト厭々之ヲ言フ、而シテ此必ス其實ヲ慎ム、

〔評曰〕之ハ必ス實ニ本ク、蓋シ曰ク實(カザ)リ飾ナシ自然ト飾ヲ致メ而シテ享カコトシ、若シ其實存セズンバ、水ニ根ナク、水ニ源ナキニ同シ、立ロニ其枯涸ヲ見ン而已、入手一段文ノ義ヲ論シ、已ニ盡ク、今ニ繼クヲ以テ言フ、引テ而シテ之ヲ別ニ文章ノ道アラン邪、易ノ賁(ヒ)ノ上九ニ、白ク賁(カザリ)皆(トル)ナシ、注ニ賁ハ飾ノ極、則チ萃偶(スイギ)ニ失ス、唯(ヨシ)能(ヨク)其實(ヒ)ヲ質白(シツハク)シ、過失ノ皆(トカ)ナシ、

答呂醫山人書〔題意〕

此書自ラ謂フ世ニ孔子ナクハ、當ニ弟子ノ列ニアルベカラズ、蓋シ山人衿旌(キヤウタン)ノ人ナリ、公ヲ貴ムルニ信陵ノ輩(ヒ)ヲ執ルガ如キ能ハザルヲ以テス、故ニ公其説ヲ盛ニシテ之ヲ折ク、蓋シ公ハ絶學ヲ倡明シ、師道ヲ以テ自ラ任スルナリ、呂醫(イ)ハ乃チ貧賤ヲ以テ人ニ驕(ヲゴ)リ、信陵ノ禮(ヒ)ヲ執ルカ如クナラシメント欲ス、自ラ是レ高低(テイ)ナ識ラザル的(テキ)ノ疑(ヲ)狂子、但(タヽ)諸ヲ時俗ニ習熟(シウジユク)シ、巧言ニ工ナルノ輩ニ較(クラブ)レハ、猶ホ模蔑ノ美愈アツテ存セリ、公先ツ信陵ノ作用ヲトツテ提破(ダイ)シ、因テ高ク自ラ位置シ、間ヲ設クルノ意ハ、皆後學ヲ曲成セント欲ス、聲勢ヲ以テ天下ヲ傾ルモノト測(ケイ)則アルヲ見得ズ、則チ醫ノ人ヲ疑(ギ)スル論ニ非ルヿ見ル可シ、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

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

〔解釋〕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史記に信陵君が傳に、安釐王位に即く、公子ナリ、魏に隱士アリ、侯嬴（コウエイ）ト曰フ、年七十、家貧フシテ大梁夷門ノ監ニトナル、公子之ヲ聞テ往テ請テ厚ク之ヲ遺（オク）ラントス、肯テ受ケズ、曰ク臣身ヲ修メ行ヲ潔（サカヨ）クスル數十年、終ニ監門ノ困スル故ヲ以テ、而ノ公子ノ財ヲ受ケズ、公子是ニ於テ乃チ置酒（ナシニ）メ大ニ賓客ヲ會ス、坐定ル、公子車騎ヲ從ヒ、左ヲ虛シテ、以テ公子ノ上坐ニ上載ノ讓ラズ、直ニ公子ノ自ラ夷門ニ侯生ヲ迎フ、侯生弊衣冠ヲ攝シ、直ニ公子ノ上坐ニ上載ノ讓ラズ、以テ公子ヲ觀ント欲ス、公子轡ヲ執ル愈々（イヨ）々驕シ、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六國ハ齊、楚、韓、魏、燕、趙ナリ、公子ハ孟嘗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等ヲ謂フ、

◎〔講義〕愈白ス、書ヲ奉（フク）ミ貴ル（オモ）ニ信陵ノ譽ヲ以（ヲモ）ヘラク昌黎（レイ）已（カ）レニ問フアルカ如キ能ハザル者ヲ以テセラル呂翠（イ）執（ト）ルハ即チ當ニ貴ヲ以テ曉キニ下ル魏ノ公子無忌（キ）ガ侯嬴（エイ）ナ禮セシ故事ノ如クナルベシ（法）通篇發議此ノ句ニアリ、天レ信陵ハ戰國ノ公子、士ヲ取ルノ聲勢（ホヒ）ヲ以テ天下ヲ傾ケント欲メ而メ然ル耳、信陵カ自ラ下ル所以（ユエン）ノ意ヲ推ハ自ラ度（ハカ）ルニ若シモ世界ニ孔子ナクハ、當ニ弟子ノ列ニアルベカラズ」自ラ言フ自ラ下ラザルル所以ノ者ハ、畢世（キヨセイ）師トナスベキノ人ナキヲ以テナリト、吾子（チイハ）始テ山ヨリ出テ、樸茂（ツボクイ）ノ美意アレ、恐クハ磨礱（マロウ）スルニ世ノ事ヲ以テセズ、時務成熟ノ方（ハシ）テ事ニ任スベシ、正字通ニ磨ハ石ヲ治ム、礱ハ盧容ノ切音、龍、左傳ニ趙文子室ヲ爲シ、其椽（エン）ヲ斲（ケヅリ）テ而メ之ヲ斲シ、大夫ハ之ヲ加フ、諸侯ハ之ヲ斲シ、密、石ヲ治ム、礱ハ盧容ノ切音、龍、左傳ニ趙文子室ヲ爲シ、其椽（エン）ヲ斲（ケヅリ）テ而メ之ヲ斲シ、大夫ハ之ヲ加フ、諸侯ハ之ヲ斲シ、大夫ハ之ヲ而メ斲ル、是ナリ、今子貴キ義ヲ忘レ、富ニ醴ヲ忘ル、是ナリ、今子貴キ義ヲ忘レ、富ニ醴ヲ忘ル、是ナリ、各自士ハ之ヲ首ス、其物義ニ備フルナリ、其等禮ニ從ナリ、今子貴キ義ヲ忘レ、富ニ醴ヲ忘ル、是ナリ、各自聖ハ世上ノ事ニ研究（ケンキウ）スルヲ云フナリ、又周後ノ文弊（ヘイ）ヨリ、百子書ヲ著ハシ、各自成熟メ方（ハシ）ニ名ツケテ、聖人ノ宗（ミナモト）ヲ亂（ミダ）シ、後生傳ヘテ以テ吾子ヲ觀ヌ、其レ已ニ成熟セルカ、以テ古學友タチ、ストナサント、其レ未ダ成熟セザルカ、將ニ以テ其成熟スルト否（シカセ）ザルトヲ試ミ、師友ノ分ナリ、不如ハ不似ナリ、言ハ問ヲ設テ師友ヲ定メントス、蓋ヲ山人ニ請フニ非ルナリ、六國ノ公子ノ道ヲ市トスルアルノモノハ、蓋シ道ノ爲メ耳、信陵カ士ヲ取ルカ如キニアラザルナリ、欲シ、賓主ノ道ヲ把（トツ）テ、個（コ）ノ賓客ニ當テ做（ナ）スヲ以テ天下ヲ傾ケ、賓主ノ道カ轡ヲ執（トル）ヲ爲サザルノ故ヲ言フ、方今天下入仕、

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眞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薰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解釋〕惟以進士明經、漢始テ明經ヲ以テ進ヲ射ル、人ナトルニ經ニ通スル、多ノ科ヲ置ク、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薰之、齊語殷公將ニ管仲ヲ殺サントス、齊ノ使者之ヲ生ス、齊ノ使ニ予ヘシム、齊ノ使ヒ受テ而メ以テ退ク、至ルコロヒ、之ヲ三繫（キン）ス、註ニ香ヲ以テ身ニ繫（カケル）ヲ薰（キン）ト爲ル、或ハ濯（タク）ニ爲ル、

◎〔講義〕以テスル耳、世ハ子孫ト云フ、是レ今時ハ山ホト可リ出ルモノアル「鮮（スクナシ）、故ニ吾子ノ如キ山タシモノハ、其人ナイ、トム子、皆時俗ニ習熟シ、語言ニ工（タクミ）ニ形勢ヲ識テ、善ク人主ノ意ヲ候（カヒ）フ、全ク是レ阿曲（チモチリ）メ以テ人ニ事ルノ伎倆（ギリヤウ）賀樸ノ美意アルモノ鮮シ、故ニ天下カ靡靡（ケイハク）トメ日ニ衰壞（スイクワイ）ニ入ル、恐ラクハ復タ振起（シンキ）セザラン、務（ツトメ）テ、足下（チイ）ノ如キ死ニ趨（ナモム）ケ、利害去就ヲフリムヒテミザルノ人ヲ朝廷ニ進メテ以テ爭（アラソ）フニハアラザルナリ、故ニ足下ノ如キハ信陵ヲ以テ吾ニ比スルヲ得ザル知識ナキト謂フ之カ弊（ヘイ）ヲ救ハント欲スル耳、當今公卿ノ間、足下ノ聚（ハイ）ノ如キ文學蓋シ時弊ヲ救フニ堪ヘタルニアリ、間ヲ設クルノ成熟ト否ヤトヲ指ス、知識ハ世事ヲ指ス、言ハ山人ノ用フ可キ處ハ、全ク樸茂ノ美意アツテ以テ安ンジ、問フアルニ因テ即チ貴ルニ相ヒ師トスルヲ以テスルノ非ヲ言フ、然ル足下破（ヤブ）タル衣ヲ繫（ツナ）キ、容ノ笏（カザリ）ハ人ヲ動カスニ足ラズ、僅（ワヅカ）々左右ノ先容（サキフレ）モナク、卒然ト來タ賓主ノ道ヲ盡サズト雖ル、愈ナキセノト謂フ、

可カラズ、凡人ト蓋(チガ)ヒ、形迹(ナイセキ)ノ外ニ襲(カン)賓ス、足下天下ニ行クモ、此レ眞ニ侯カ汲汲トメ足下ニ求ムル所ノモノナリ、蓋シ山人ハ死ニチカキ者ノ足ラザルヲ我ニ貴ブ、足下ノ中(アタ)ラズト雖モ、其ノ河南ノ以テ人ニ事フルヲ願ミザルノ本領(ドキヤウ)アルヲ以テナリ、譏ハ未タ而メ之ヲ忘ルモノヲ以テ、其朝廷ニ立ツノ氣節ヲ知ル、方ニ將ニ足下ヲ座セ、遂ニ朝廷ニ入ツノ氣節ヲ知ル、少シク安堵(アンド)メ躁(サウ)ケナ、トメ明カ遂メント欲ス(法)已上山人已ヲ過貴ス、

◎〔文法〕一山人耳ニメ而メ躁進ニ汲汲ス、且ツ信段ノ故例メ以テ公ヲ貴ム、怨フニ其胸中一種輕傲ノ其胸中之氣(サイ)ヲ以ス、未ニ至テ已ヲ虞(ムナシ)ス可シ、其人ヲ容(イレ)ルノ量ヲ收(チサ)メ出ス、氣象蒼潤(サウケツ)之ヲ裁(サイ)スル能ハザルナリ、書中之ヲ讃テ快ヲ增ス、年致橫絕、怒馬ノ羈繩(キセツ)ス可カラザルカ如シ、

◎〔評曰〕或ハ擒(シメル)或ハ縱(ユルメル)、末段即チ已ヲ貴ムルヲ以テ、其朝ニ立ツ氣節ヲトス、眼界同シカラズ、總テ山人ノ狂簡ナ裁(チヨ)テ而メ進ムルニ道ヲ以セントスル、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題意〕郎中名ハ虞(ケン)侯喜字ハ叔迢(シケイ)上谷ノ人ルニ公既ニ已ニ虞ニ薦(ス)ム、十八年陸傪(リクサン)主司權德輿ニ佐タリ、一年喜登第ス、喊ニ知已ト謂フ可シ、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掩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携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迍邅坎坷、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

〔解釋〕迍邅(ジンセン)坎坷(カンカ)　易ニ迍如邅如、疏ニ云フ、迍ハ是レ邅也、邅ハ是レ迍也、同シ王肅ノ云フ、迍邅(トンナン)邅迍(クハイ)ハ是レ難ニ進退シカタキ貌ナリ、坎坷(カンカ)ハ是レ難ニ進退シカタキ貌ナリ、

〔講義〕右其人ト是ハ書首ニ準ス故ニ右其人侯喜ノ四字ヲ寫メ一行トナス、

◎〔講義〕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迍邅坎坷、易ニ迍如邅如、疏ニ云フ、迍ハ是レ難也、邅ハ是レ迍也、同シ王肅ノ云フ、迍邅(トンナン)邅迍(クハイ)ハ是レ難ニ進退シカタキ貌ナリ、坎坷(カンカ)ハ是レ難ニ進退シカタキ貌ナリ、

〔文法〕勃勃(ボツ〳〵)然ト復タ仕進ノ路アリ」推引(ツイイン)ノ間、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眞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